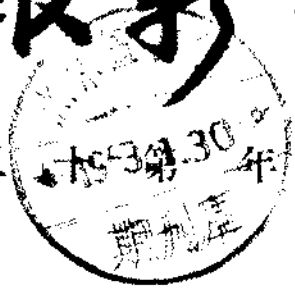


小 說 新 報

老 蘭



第 七 期 二 十 三 年 第 三 十 二 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貢 少 芹 主 任

上 海 國 華 書 局 印 行

恭賀

定閱
報諸君
新禧

上海
國華書局
敬祝

小說新報社 通告

定報單

逕覆者閱

貴社通告藉悉小說新報第八年繼續出版茲寄奉大洋

角

分至希

察收預定自第 年 期起

份按期寄至

省

縣

小說新報社台照

啓

月

日

查收爲荷此請

元

敬啓者。敝報第七年第十二期新報現已出全。第八年又繼續出版。延賈少芹袁寒雲兩先生主任。並改良內容。增加材料。考究形式。精研印刷。務求較前七年所出之小說新報。格外有精彩。有趣味。茲爲優待。

定報諸君起見。廉價一千份。如於今年陰曆年內預訂本報全年十二期者。祇收大洋叁元。外

加郵費六角。預訂半年六期者。祇收大洋壹元六角。外加郵費三角。明年每份仍售大洋四元。不折

不扣外贈。送值洋兩元之古畫冊本用副。

惠顧諸君之盛意。倘蒙定閱。請將下方之定單。裁下。詳細填明。台銜住址。連同報款郵費。一併惠

寄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所定之報。自當按期奉上。決不愆期。此告即頌。

台綏

小說新報社謹啓

價目表	冊數	定價
郵資	冊	元
本國	四冊	二元二角
日本	五冊	三元二角
外國	九冊	六元二角
郵資	冊	元
本國	四冊	一元二角
日本	五冊	一元八角
外國	九冊	三元二角

此係較天荒廉價辦法。諸君欲購從速。郵票代洋九五折。扣算。惟須以一分至一角者爲限。外國郵票不收。

小說新報

第七期
第十二期

目錄

●封面
元·王若冰·花鳥·真蹟

◎畫集

惲·南·田·花·卉·真蹟 (三)

惲·南·田·花·卉·真蹟 (四)

蔣·南·沙·花·卉·真蹟 (三)

蔣·南·沙·花·卉·真蹟 (四)

武·豔·親·王·喜·彩·鳳·旗·裝·倩·影

新·選·花·國·副·總·統·楚·娟·倩·影

海·上·名·花·錢·寶·珠·老·六·倩·影

天·津·名·花·榮·喜·班·倩·影

◎說海

滑·稽·說·自·罵·與·自·贊

奇·情·說·不·自·由·底·自·由·婚·姻

社·會·說·江·北·人

奇·情·說·婚·姻·的·讓·步

小·說·悟·猛·省

小·說·悟·猛·省

目
錄

(寄 塵)
(盧 父)
(箇 儂)
(碧 梧)
(后 哲)

社·會·說·歸·舟·一·席·話

社·會·說·幾·幕·影·片

滑·稽·說·黛·玉·再·世

寓·言·說·華·夫·司·脫·令·之·遺·囑

寫·實·說·新·年·憶·語

滑·稽·說·菲·菜·與·被·頭

以上短篇小說十一種

社·會·說·塵·海·燃·犀·錄 (續)

最·新·說·事·芝·蘭·緣 (續)

章·回·說·一·零·八·再·稿·未·寄·到 (續)

滑·稽·說·珠·江·風·月·傳 (續)

社·會·說·以上長篇小說四種

◎筆記

寒·花·草·堂·筆·記

◎史蹟

◎風俗

◎讀史屢言

◎風俗

◎風俗

(瀨江濁物)

(慶霖)

(賊菌)

(民哀)

(明道)

(哲身)

(少芹)

(定夷)

(雙熱)

(盧父)

(癩蟻)

(蠹魚)

新。輜。軒。誌。

(眠雲)

◎思潮

上。海。婦。女。的。解。剖。

(冰心女士)

◎劇譚

戲。劇。閒。論。

(春風)

◎豔藻

詩

豔。文。

憐。心。外。集。

(天目)

豔。聯。

贈。海。上。各。校。書。聯。語。

(冷落少年)

◎諧藪

諧。文。

哀。蟻。員。文。

(賊菌)

嫖。去。來。辭。

(一明)

今。日。議。員。之。西。廂。記。

(蘭言)

諧。詩。

七。陽。內。閣。吟。

(賊菌)

諧。訊。

女。客。串。聲。中。之。趣。聞。

(退庵)

諧。談。

花。萼。樓。諧。乘。

(民哀)

◎文苑

詩

東。李。觀。瀾。

(石泉)

自。箴。晚。步。漁。樵。牧。耕。

(石泉)

歌

放。燈。歌。

(東園)

新。年。新。樂。府。

(東園)

◎報餘

談。薈。紀。瑤。玲。玳。軒。主。人。

(民哀)

詩。話。小。瘦。紅。閣。詩。話。

(癯媛)

聯。話。還。自。笑。廬。諧。聯。叢。話。

(丹初)

花。間。小。語。

(丹初)

◎補白

名。目。繁。多。不。及。備。載。

(老匏)

道集

懺題

快購

第一

流小

說大

家李

涵秋

先生

新著

社會

滑稽

小說

活 出 現 版 形 了

海內第一流小說大家江都李涵秋先生。所出版的單行本小說。着實不少。可都是在報紙上登載過的。却不會有過新著的出版物。因為先生筆墨甚忙。沒有那些閒工夫。積日累月慢慢去做的原故。哈哈。本局却有這種幸福。買到先生最近新著的社會滑稽長篇白話活現形小說了。先生一生著作。專以描寫社會上種種奇形怪狀。為最擅勝場。這是人人曉得的。至於滑稽小說。却未曾見過。如今先生以談諧遊戲的妙筆。描摹世界上魍魎魍魎的情形。處處叫人捧腹。句句令人解頰。趣味。加倍有精彩。而且不會在報紙上登過。尤屬破天荒的著作。諸君但將本書命名活現形三個字瞧一下子。可發笑不發笑。全書都二十餘萬言。計十六回。分訂四大厚冊。每回俱有圖畫。篇首冠以李涵秋先生最近半身玉照一幀。凡讀先生著作而未睹先生半形者。得此可以如處一堂。外加贈極精美的錦匣一隻。定價大洋二元。現已於陰歷十一月初十日出書。並為尊重名著及優待閱者諸君起見。特發行廉價一千部。期以十二月二十為止。廉價期內。凡惠顧者。概照定價六折。祇收大洋一元二角。郵費每部二角。時日有限。購者從速。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啓

閱者諸君注意

請定第八年小說新報

寒雲少芹

改加定

良增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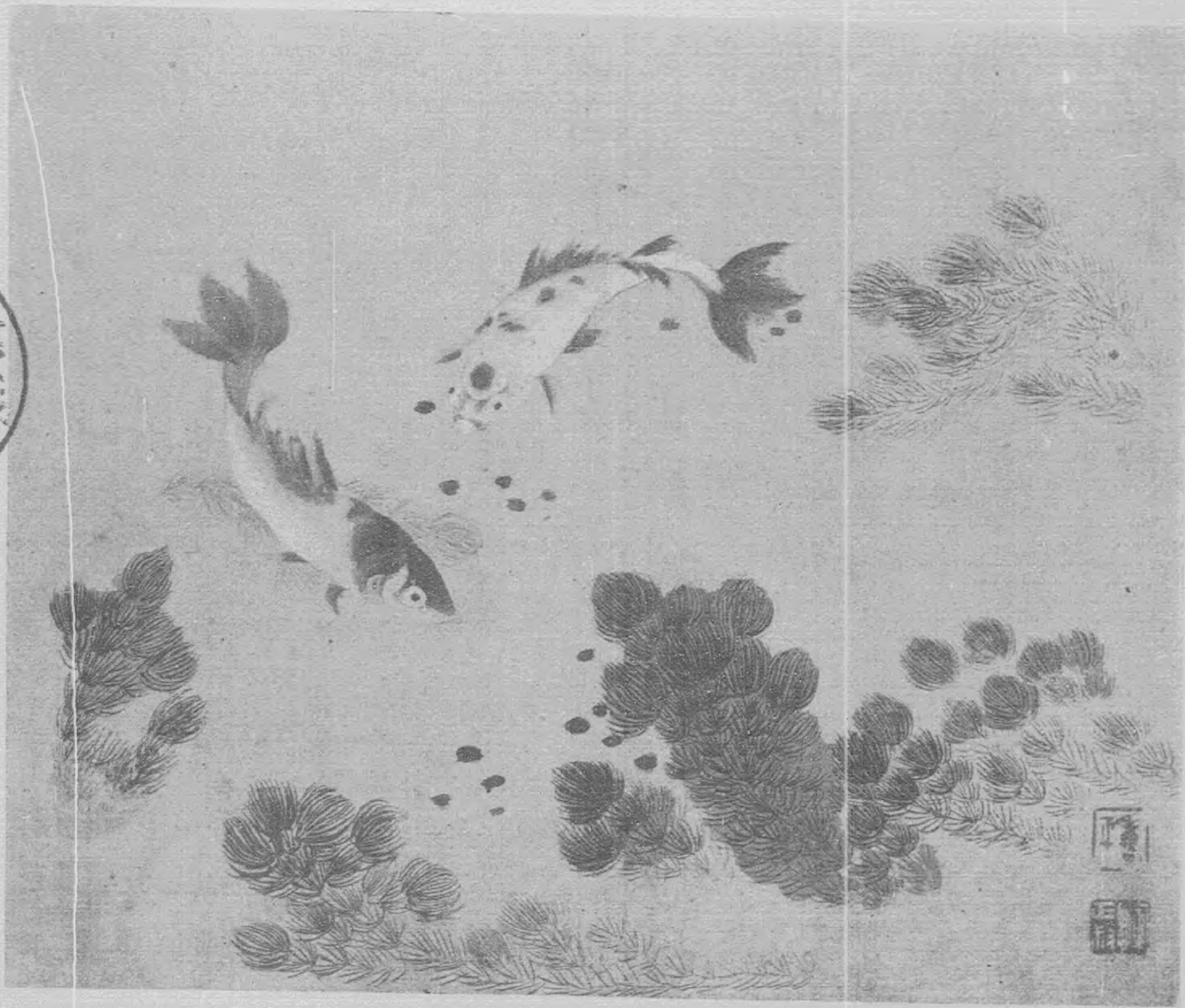
內材低

容料廉

主任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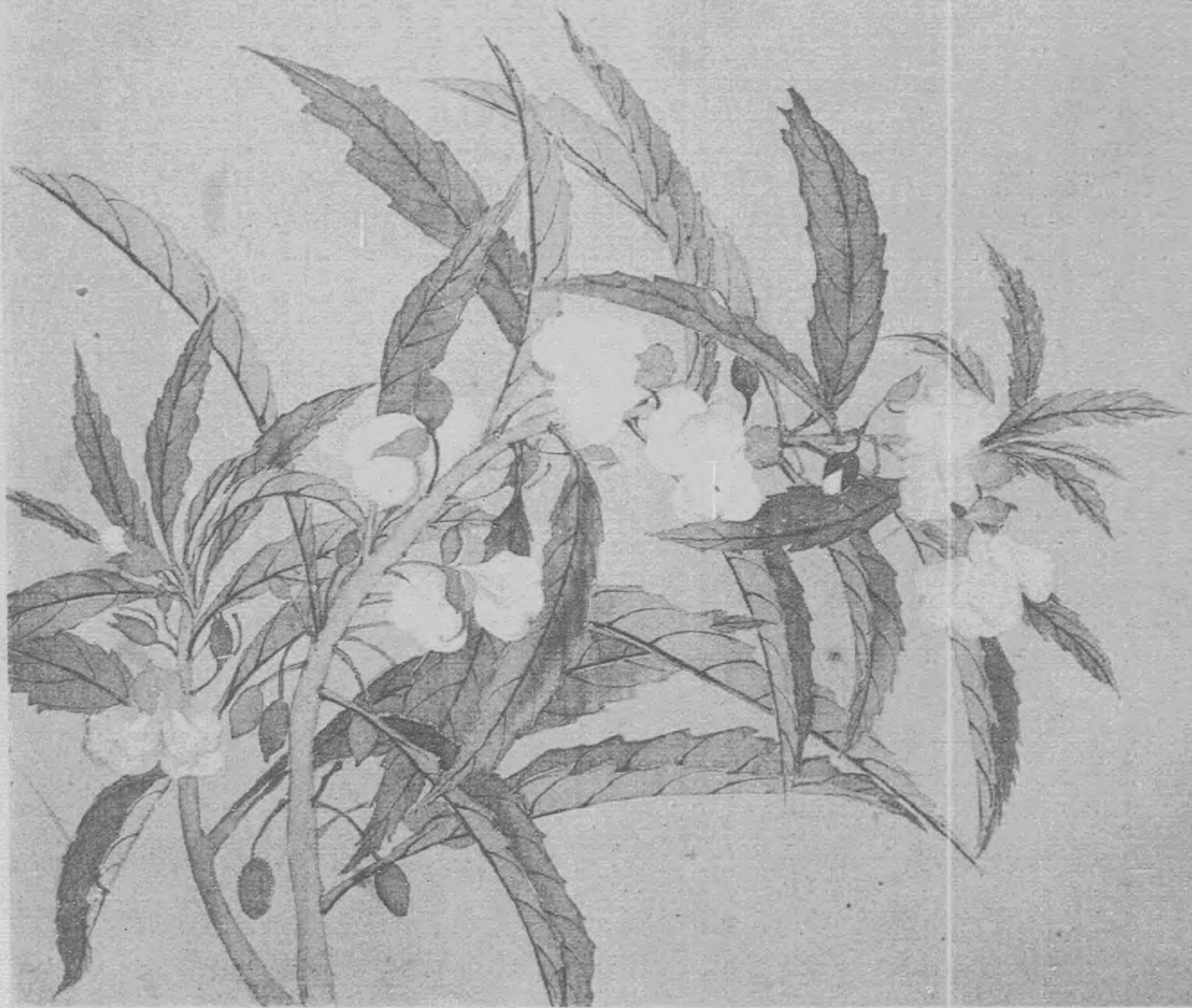
第七年第十期小說新報。現在出至第十期了。所有十一期十一期兩冊。準於陰歷十二月十五日一律出書。決無貽誤。因為本報發行日期。向以陰歷為標準。間有出版遲延。係候諸大著述家稿件寄到。是以稍遲時日。但至年終。總一律出齊。決不致遷至次年。而始行結束者。想閱報諸君。所當共見共聞也。刻下第七年新報。行將出全。而第八年又繼續出版（仍以陰歷為準）。查本報自發行以來。無不力求完備。藉副 惠顧諸君之盛意。是以隨 文字 界潮流為變遷。歷年以來。逐漸改良。承蒙 諸君讚許。謂為 海內老牌出版物。同人等得此榮譽。決計精益求精。到底不懈。茲由第八年起。敦聘滬上袁寒雲先生與貢少芹先生為本報主任。並添聘當代各大文豪為特約撰述。改良內容。加增材料。考究形式。精研印刷。務求較前七年之本報。格外有精彩有趣。味更優待。定報諸君。特提出廉價券一千紙。如於今年陰歷年內。預定明年本報全年十二期者。祇收大洋三元。外加郵費六角。預定明年本報半年六期者。祇收大洋一元六角。外加郵費三角。過此廉價時期。定全年報。概售四元。定半年報。概售二元二角。（外加郵費）此係破天荒廉價辦法。並無贈品。凡匯兌不週之處。可以郵票代洋。惟須以九五折計算。但以一分至一角者為限。諸君以極廉之價。購買第一流好雜誌。不可失此機會也。券紙無多。時日有限。購者從速。

上海四馬路小說新報社謹啓



吳興陸氏珍藏





吳興陸氏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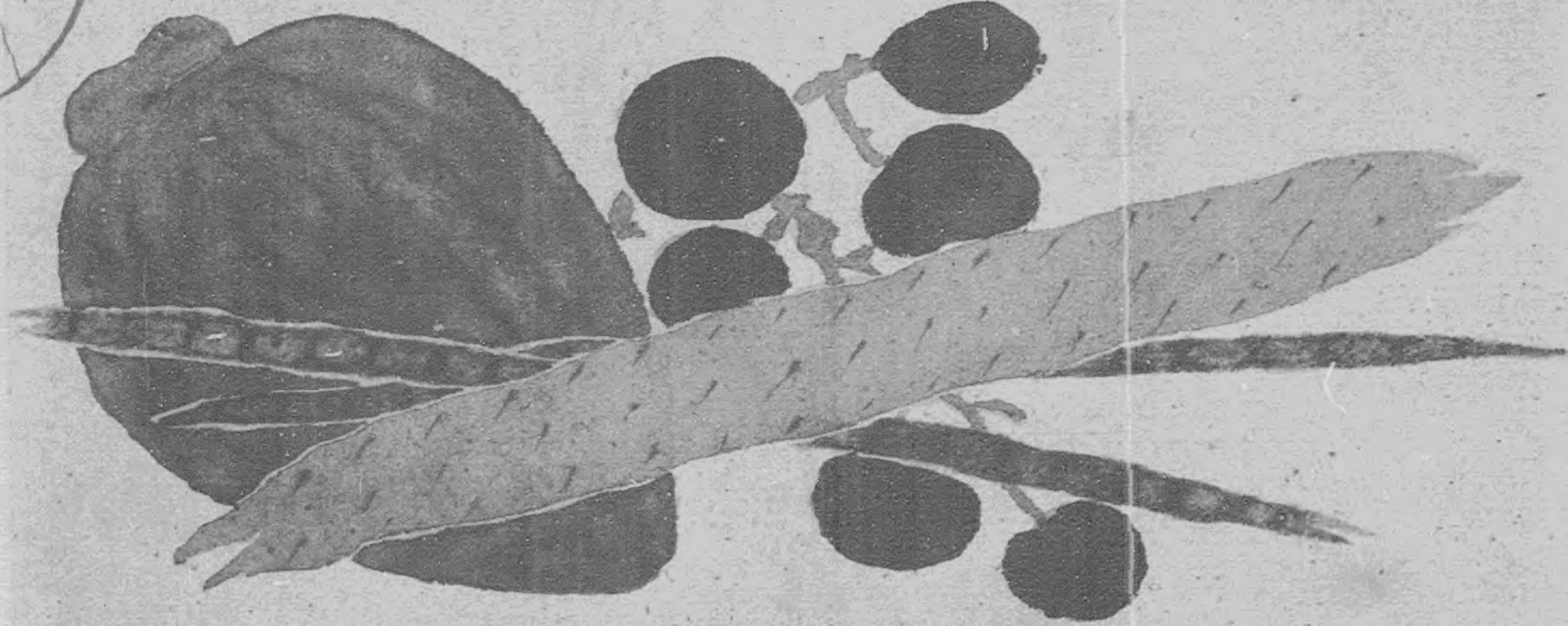
衣果鳥庭
下意身空
架風

南西生

丁巳圖

徐昌楚

逸趣



吳興陸氏珍藏

魚中

流民

借以

寫生

水族

中以

此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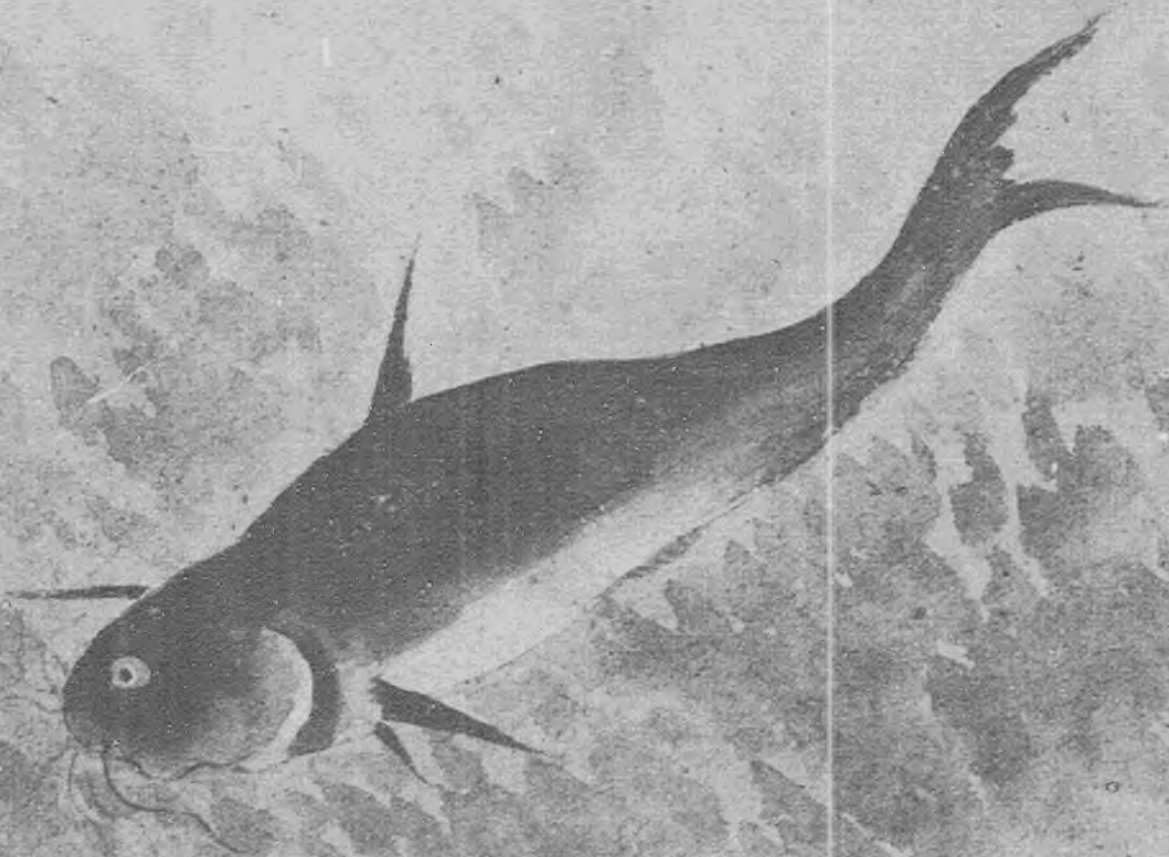
最下

者也

以示

庚子夏日避暑山莊以畫中寫魚紙
寫生自怡不堪持贈也

西谷老人蔣廷錫



武 親 王 喜 彩 鳳 旗 裝 倩 影



余 仲 雄 先 生 持 贈

新選花國副總統
楚娟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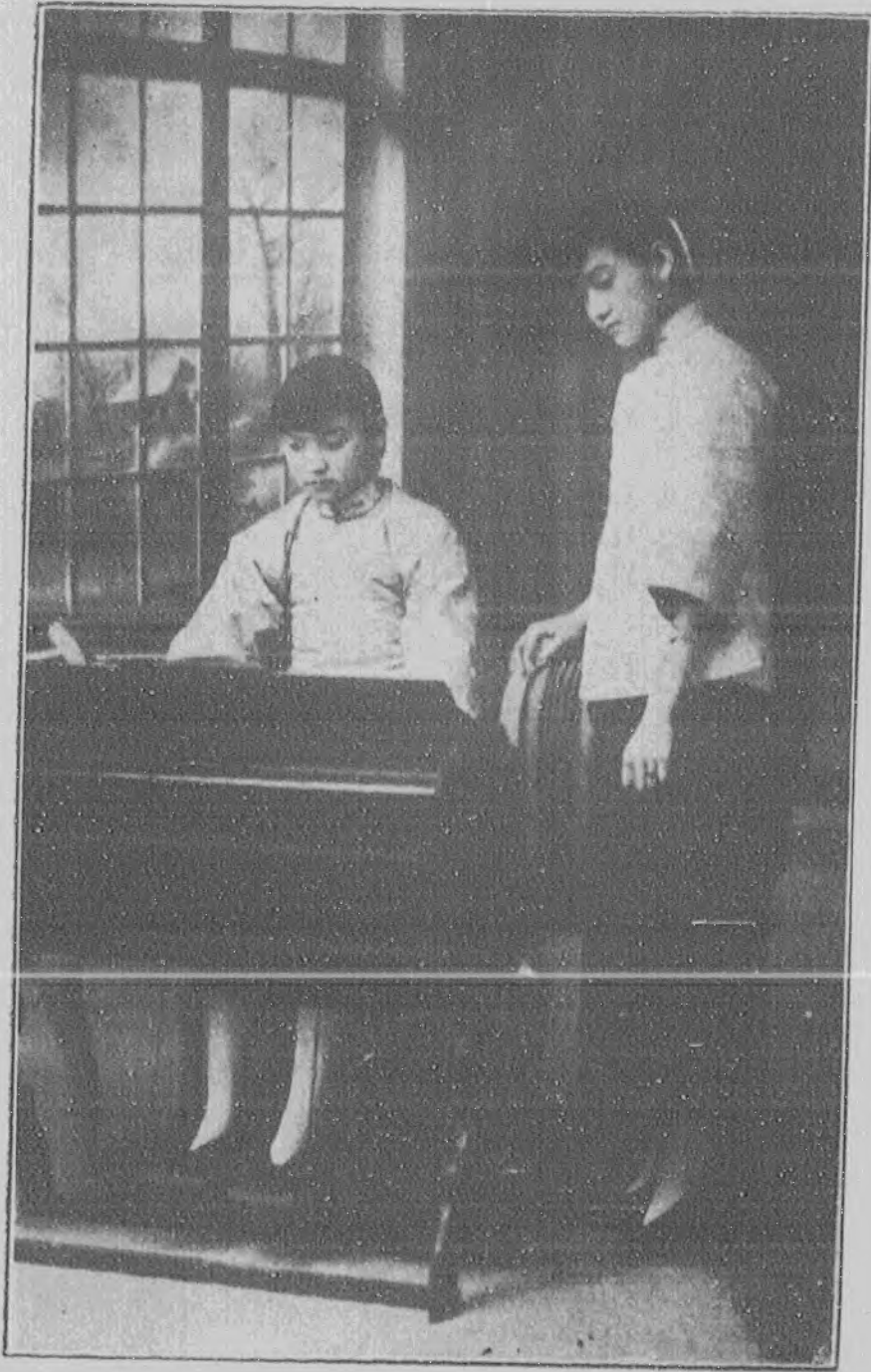


花 名 海 上



六 老 珠 寶 錢

天津名花
榮喜班倩影



海談

海鳴

增加繪圖
社會小說
好青年
三版
出書

李涵秋先生人人知道他是小說界中第一流人物看過好青年小說的更人人承認這書是先生著述中第一部傑作即未見過這書的也都久已聞名了所以初版再版不到半年銷數已達萬冊確乎是轟動全國的著名鉅作至于情節之緊湊結構之整齊設非文章老手決不能恰到好處而命意之高超宗旨之正大不愧好青年三字自特價截止以來書早售罄而購者仍紛沓來并有要求格外便宜者權迎者既如此多所以趕緊三版並添排乙種副本內容一律殊覺美觀每回專請趙藕生先生法繪圖像各一幀尤覺增進趣味今甲乙兩種俱已出版甲種定價仍舊二元八角乙種定價祇售二元今徇顧客要求因為預約期促未曾普及意欲仍照預約辦法但本書業已出版且已寬過五天實屬難以遵命萬不獲已祇得發售特價五百部照碼概售六折既酬顧客之向隅又表敝局之歉忱凡愛讀李先生文章者幸請從速勿再自失便宜機會也外埠郵費每部均加二角半郵票十足通用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
中國華書局

滑稽小說

白罵與自贊



這一天夜裏我正睡在床上做夢。夢見和一位朋友討論小說問題。因為黨派不同。所以意見不同。因為意見不同。所以不得不爭論起來。我說道：『你們的作品真是無聊。真是劣貨。真是下等……』我還連篇累牘的說了一頓。那朋友道：『你批評我的作品。怎樣。你可有甚麼證據。我道：『我不知道。甚麼是證據。我憑我的眼光看起來。說你怎樣。便是怎樣。我朋友聽了。這句話。禁不住跳起來。將我打了一記耳光。我被他這一打。驚醒轉來。方知剛才的事。乃是一場大夢。看看時候。已是早晨九點鐘了。太陽射進玻璃窗裏。照在帳子上。房裏的光線很充足。我再也睡不着。心裏想這一場夢。還有些生氣。恨不得將我的朋友找來。和他拚一拚命。剛在這時。』

候我妻子拿着一份上海早報來給我。看說道：『今天小說欄內登的第一篇小說是『瘋人與醫生』。我一聽這個題目。便氣得鐵青了臉。將報接過來。看也不看。擲在地上。心裏想道：『這篇瘋人與醫生。不是我夢中的那位朋友做的。麼是我前天在他家裏看見過的。雖然沒有看完。只看了小半篇。就這小半篇中間。已經疵病百出了。文字既不通意思。又不好。而且還有讀不下去的句子。和識不來的字。這樣的作品。本來毫無價值。不足批評。不過這早報上居然替他登了出來。到有些奇怪。這樣糊塗的編輯人。非大罵不可。咳。完了文學。墮落到這個地步。還有甚麼話可說呢。你試看這個題目。已先不通了。何況文字。甚麼叫『瘋人與醫生』。我真不懂。』

我當時大罵了一回一面着衣起床心裏還是懷恨未釋索性從地上將那張報紙拾起來放在火爐裏燒了。

吃了早飯剛欲出門只見另一位朋友來訪我開口第一句便說道你今天那篇大作真好佩服佩服我道是那篇呢登在甚麼地方是甚麼題目那朋友道便是登在今天的上海早報上題目是『瘋人與醫生』我道奇怪似乎我不會做過這篇小說我朋友道確是你做的下面是署了你的名字倘然你不曾做那便是冒名了我一聞冒名二字越發生氣恨不得將冒名的人揪來一頓打恰好這時候朋友已從衣袋裏摸出那份上海早報來給我我看我接過來看時只見第一篇小說的題目果然是『瘋人與醫生』下面果然署了我的名字我先吃了一

驚子細看那文字才恍然大悟我前幾天曾做了這篇小說題目是『瘋人歟醫生歟』這篇便是那篇不過編輯先生代我改了一個題目而且改得和夢中朋友的小說偶然相同了哈哈這篇小說便是我的著作那麼早晨錯罵了我當時心裏如此想一面對我朋友道不錯這篇小說確是我的著作只因我近來做得多不過連自己也忘記了我朋友道這篇小說好極了連題目也好我道不敢當但這個題目確費了心思做成的既能包括全篇的大意字數又不多我朋友道不錯題目固好那內容更好意思既深文字又極流暢我道這也不敢當但是據我的眼光看起來目前的作家能做到如此的作品真不多幾個我朋友道這個自然我又道我們是老朋友所以也不客氣了老實說罷

我這篇著作便算不得全國第一也要算第二。第三我朋友道自然第一當時我也明知是第二。不過在他面前總應該謙虛一點那裏可以自居第一呢。

談了片刻我的朋友去了我第一件要辦的事便是要往外面去補買一份報不料出去的太晚馬路上賣報的人都說這時候買早報已嫌太遲況今日的海早報生意格外好一早便賣完了連報館裏也沒有我心裏暗想今天的上海早報爲甚麼生意格外好莫不是因爲登了我那篇『瘋人與醫生』的緣故麼如此想來雖然買不着報心裏到很快活而且越是買不到手越是快活究竟報是不能不補的明天費了兩角大洋託送報人代我補了一份報我心滿意足這是後話不提。

且說這天夜裏我又做夢夢見我再有一篇著作登出來正在拍掌自贊的時候忽見前夢中的朋友又來了說道朋友你那篇『瘋人與醫生』抄襲了我的題目你真不知羞我道這題目難道是你的專利品麼難道只許你不許我用麼說着我沈下臉色不理他那朋友不肯甘休硬要和我爲難連說不怕羞不怕羞……說的時候巴掌又打到我的面上來我正在躲讓時忽然驚醒了乃知又是一夢。這一段話我不知是自罵還是自贊只好給讀者自己去辨別罷。



歲闌佳話

(逸梅)

祝盆 熙朝樂事。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架松柴齊屋。舉火焚之。謂之祝盆。
 雞骨 北戶錄。南方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為卜。傳古法也。
 狼膏 周禮。獸人獻狼。取其膏。
 迎儺 乾淳歲時記。二十四日。市井迎儺。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
 降聖 宋史禮志。大中祥符元年。以聖祖十二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日為降聖節。

奇情
小說
不自由底自由婚姻

(盧父)

這一天伊從家中出來到伊底學校裏去授課。伊平日很用功很專心的研究學問現在雖然做了教師伊並不敢存了一毫驕傲和自足底心思伊對於學問仍是孜孜不倦底研究對於同事中有比伊學問更好底人伊總肯拿至誠至切底意態去講教人家伊除了學問之外還有一樁婚姻問題伊是主張破除頑固式底專制婚姻要締造伊自己底神聖戀愛的婚姻因此緣故伊今兒很變了常態了伊向來是極沉靜極和善底性質和態度但是今天底伊却和平時大不相同伊從家中到學校去這一條路上不曉得轉了多少念頭據伊自己對伊底同事說今兒好險我因心有所思千迴百轉底用

着腦力連馬路上電車汽車底聲音統沒有覺得就險些兒給一輛汽車碾死了伊講這話底時候伊那嬌豔明媚清雅靜秀底面上兀自一陣陣現出青白底顏色來伊底一顆鎮定端整底心拍撻拍撻底跳盪不息伊那同事聽了這話也立刻現出很驚惶底神色來不知不覺地發出一句很可笑底問話道那麼你可受了傷沒有阿呀呀了不得這汽車恁地可惡他問了這句自己就省悟了知道問得忒滑稽了他就掌不住自己失笑起來伊也笑了一笑道多謝你底關切要是我真個受了汽車底傷害怎麼還能毅……伊底話還沒講完他覺得很不好意思的忙笑了笑止顏厲色底說道咳我底好友你總該自己小心纔是你就有天大底爲難也不能在馬路上出神落智底傻想啊當他

說話底時候伊很瞧得出他底神情是出於非常底沈靜和真切像這等誠懇和真摯底神情就是他對於伊愛情底表示伊很感激很能體領受他底愛情況且伊聽了「天大爲難」這一句話益發觸動了伊底心事伊就禁不住一陣傷心幾乎要落下淚來他很愛伊很留心伊底神色和舉動見伊很悽惶怨望底樣子他就驚慌疑惑起來他不由問了一聲道「阿呀我底好友你怎麼變了這個樣子了你覺得怎樣呢不難過麼他這懇切底慰問益發使伊按捺不住那一股悲傷底意思但是伊不能將伊底事情宣布給他聽所以伊就立刻逃了出去

伊底爲難事情自己枉做了伊底好友却不能幫伊底忙兀自慚愧的了不得但是他怎能去調查伊底事情呢過了幾天他自己發了一樁很爲難底事情他正在自己底寢室內呆坐着想那意中人底事情但見房門開了一個當校役底送進一封信來他接來一看原來是他底父親寄來的他忙着把信拆開來望時便把他氣得直跳起來那信底大意是說替他定了一門親事女家姓周也是蘇州底世家女郎是學校出身現在也在商界中做事情他讀了這信當時氣憤極了立刻把他父親底信撕得碎紛紛地半晌說不出話來惡狠狠地瞧着地上那一堆碎紙發怔良久良久他又嘆了一聲道「這事情攪糟了糟透了這可怎麼好呢但他在不久的時期內又回過念頭來了他想

這倒底是父母做底事情自己無論怎樣不願也不能做出這等悖禮底行爲他很懊悔將這信撕去重新又俯下身去一塊一塊底拾將起來放到字紙籠中去於是他拿起筆來把心神定了一定靜靜的斟酌了一番卽刻寫了一封回信大致說自己已經有了意中人對於父母代定底婚姻礙難承認請他底父母將這樁事情打銷了寫好了信卽時寄了出去

是這般說但是他並沒有得那意中人底允許或承認本人做伊底丈夫的資格他這復信也似乎一想情願底樣子他信是這般寫了他又想到萬一他底父母寫信來問你底意中人是誰人這可怎樣答覆呢不又是一個難題目了麼他因此天天等那意中人快到學堂裏來可以進行他底希望無如他底希望完全失敗了

因爲在同一時候他從別方面打聽底消息說伊許字了一家姓虞底人家了他又接到他家來信果然不出他底意料果然是問他底意中人是誰又說婚事已定不能改變的了他接了這兩方面底信息恨得他發起狂來他從這一天起癡癡迷迷的像個瘋人一般他也不能上課了後來他底病勢重了校中趕緊派人送他回去他底父母都急得像甚麼似的查起他得病底原由夫妻倆這纔懊悔的了不得可惜遲了人家明公正氣底把女兒許給你如今怎好意思要人家悔婚呢

如今再說伊一方面怎麼這久總不到學校裏去呢伊從那一天別了伊底意中人回到家裏伊知道伊底父母都是極頑固剛愎底人伊決不能發表伊底意見伊又不能將心中苦處對

伊底意中人說明因爲他對於伊還沒有正式求婚底緣故了。

伊打從得知了父母給伊許嫁這個消息就急得幾天沒有吃飯伊底父母也不曉得伊究竟爲點什麼原來伊底婚事是在幾月前就定了伊底父母因爲伊是很孝順很服從底女兒況且他們素來主張「女子之嫁也母命之一底古訓並不徵求他底意見也且在他們理想上當做伊是很怕羞底女子所以一直也沒有告訴伊這等行爲算是野蠻極了却教伊怎不焦急呢伊急了幾天忽然給伊想出一條路子來伊有一個先生是位很慈祥底耶教徒向來很愛伊的伊每逢有什麼爲難事情一定要去請教這人這人也能教指一條正當明白底路子給伊走走伊此刻又記起這位先生來了伊便立

刻造了一個謊對伊父母說伊底先生有什麼要事寫信來叫伊去的伊的父母向來也佩服伊這先生自然應允了伊到杭州去找伊底先生伊找到了伊底先生就將伊底難處說出來請教一個對待方法伊底先生知道伊是一個很孝順很有志底女郎便勸伊先去徵求伊底意中人同意又激厲伊幾句話道我底好孩子你別怕臉嫩別耽心人家要拒却你底愛情你要拚你底性命全副精神和你四周底困難抗持務要達到你底目的別給那些困難征服你好孩子可憐底孩子你快快實行你底計畫去罷伊得了這段訓告心中發出一種很堅決很勇敢底力量伊也不敢停留只略略住了幾天就動身回伊底家裏去

伊在未得他底同意之先却也不肯孟浪和伊

底。父。母。交。涉。况。且。伊。底。心。中。還。有。兩。種。打。算。因。為。伊。知。道。自。己。臉。嫩。口。才。也。不。大。好。很。慮。着。見。了。他。底。面。說。不。出。話。來。所。以。決。計。用。信。函。底。方。法。去。打。探。他。底。意。見。伊。為。這。事。情。躊。躇。了。好。幾。天。又。把。這。信。底。稿。子。擱。了。兩。天。自。己。覺。得。情。詞。得。體。意。味。深。長。便。是。他。有。為。難。去。處。不。能。允。許。伊。底。要。求。時。也。一。定。可。以。直。捷。答。復。不。致。有。什。麼。阻。礙。的。了。咳。像。伊。這。等。用。心。是。多。麼。深。切。苦。惱。啊。伊。很。仔。細。很。鄭。重。底。把。這。信。發。了。出。去。便。眼。巴。巴。地。在。家。中。等。他。底。回。音。在。這。幾。天。之。內。伊。底。心。身。好。像。熱。鍋。上。底。螞。蟻。那。情。狀。好。不。難。過。咧。那。知。伊。等。了。幾。天。等。不。到。他。底。回。信。伊。非。常。奇。怪。又。很。疑。駭。因。為。伊。料。定。這。封。信。是。一。定。有。回。信。的。如。今。得。了。這。個。相。反。底。結。果。你。教。伊。怎。不。奇。駭。啊。

不自由底自由婚媾

到。後。來。伊。沒。有。方。法。了。伊。本。來。推。說。有。病。在。校。中。請。假。的。此。刻。假。期。也。滿。了。伊。底。父。母。也。要。催。伊。到。學。堂。裏。去。但。是。這。都。不。在。伊。底。心。上。伊。頂。要。緊。底。問。題。就。是。他。的。下。落。伊。因。此。即。刻。趕。到。學。堂。裏。去。伊。一。到。自。己。底。房。內。就。喚。個。校。役。來。問。了。一。聲。才。知。道。他。得。了。神。經。症。回。去。有。好。幾。天。了。伊。一。聽。這。話。就。發。起。怪。來。後。來。伊。又。聽。得。同。事。們。說。他。是。為。了。他。自。己。底。婚。姻。問。題。纔。發。起。癡。來。的。甚。至。有。許。多。人。猜。想。他。底。意。中。人。就。是。伊。伊。聽。了。這。話。突。然。觸。動。了。伊。底。心。事。伊。又。歡。喜。又。悲。傷。結。果。伊。也。發。了。神。經。病。了。他。和。伊。現。在。統。不。能。教。書。了。伊。也。由。伊。底。父。母。親。自。接。了。回。去。

這。時。候。伊。和。他。底。事。情。外。間。統。知。道。了。累。得。伊。底。父。親。大。怒。起。來。對。伊。底。母。親。說。這。孩。子。恁。地。

不識羞居然在外面私下和男人家來往這還了得麼伊底母親主張即刻揀個日子將伊嫁了過去就完了伊底父親却不以為然因為婚嫁之期照例是要男家作主的怎麼可以越俎代謀呢老夫妻倆正在爭執可巧伊底丈夫家也因兒子得了婚姻上底神經病想替他冲一冲喜因此託了人來和女家商量希望從速把這件婚姻大典提前舉行這一來却正合了女家底希望自然一說就成不到幾時兩家買賣式底婚姻正式成立了一對神經病底新人由兩家父母捉弄着做那拜堂合巹撒帳種種底頑固式儀制照這情形分明把一對新人當作傀儡兒在那游戲場中任人搬演

邊底喜娘們監犯也似底守着并且把一塊紅絹兒遮住伊底面孔伊在這傀儡式底動作底下一點自主權都沒有實在伊底神致已經模糊什麼都不覺得了當他發瘋也似底要去掀伊底蓋頭那班伴新底喜娘忙着攔住說時候還沒有到咧他很奇怪底問道伊是誰伊爲什麼把這紅絹包住了面孔伊不怕氣悶麼或許是伊犯了罪一句未完就給他父母喝住了據說他這話是不吉利的唉照道理說來他這話說得真不錯啊像這等傀儡式底新娘簡直和犯罪差不多

等了一回喜娘們將伊底蓋頭揭下了伊和他照了面兒兩人張眼一瞧忽地大呼起來兩個人抱在一堆都哭起來了他和伊底神經病立刻好了都復了個人底本性但是許多人駭

然。失。色。道。啊。呀。他。們。又。瘋。了。

伊。就。是。他。底。意。中。人。他。就。是。伊。底。意。中。人。這。事。
情。真。巧。可。真。是。他。和。伊。做。夢。也。料。度。不。到。底。事。
情。啊。一。個。月。後。他。和。伊。從。蜜。月。旅。行。回。來。仍。舊。
攜。手。兒。到。學。堂。裏。去。做。個。人。底。職。務。他。們。底。校。
長。和。同。事。們。都。開。會。歡。迎。校。長。用。很。簡。單。底。祝。
詞。演。說。兩。人。經。過。底。事。情。他。有。一。句。主。要。底。說。
話。道。兩。君。今。日。美。滿。底。結。果。就。是。從。前。苦。心。底。
報。應。唉。世。上。沒。有。負。人。底。苦。心。啊。

葵花

(金震)

落。寞。西。風。暗。淡。姿。倩。誰。譜。入。上。

林。枝。只。憐。一。點。丹。誠。在。不。爲。斜。

陽。影。更。移。

不自由底自由婚姻

玫瑰 (天仙子)

紅。拂。丰。神。渾。不。俗。咳。唾。隨。風。生。
馥。郁。送。春。三。月。更。留。春。情。默。默。
披。霧。縠。倒。盡。金。尊。頽。盡。玉。猩。
色。屏。風。遮。六。曲。啼。斷。鶯。聲。香。夢。
熟。雨。餘。夢。醒。粉。銷。痕。愁。可。掬。燒。
畫。燭。細。照。窗。前。雲。錦。簇。

歲闌佳話
(梅逸)

守歲 乾淳起居注。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門遣御藥。并後

苑官管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

交年 乾淳歲時記。二十四日謂之交年。

藏闔 遼史禮志。藏闔儀。至日北南臣僚常服入朝。皇帝御天祥殿。

臣僚依位賜坐。契丹南面。漢人北面。分朋行闔。或五或七籌。

賜膳入。食畢皆起。頃之復坐。行闔如初。晚賜茶三籌或五籌。

罷。教坊承應。若帝得闔。臣僚進酒。訖以次賜酒。太康二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始行是儀。是日不御朝。

社會小說 江北人

(箇儂)

姬世愚是個很忠誠的人。他的籍貫是靖江。下六圩鎮。他在上海某洋行做買辦外場很好。但凡和他有一面之雅的都恭維他。到十二分他自己也很得意。

未久那空前的歐戰平空崛起。這驚人的消息一佈。那一班做進出口買辦的恍如受了天空間的霹靂一般。震得目瞪口呆。姬世愚自受這打擊以後。那洋行大班及一般辦事洋員都奉着本國政府徵兵的命令回國充捍衛國家的健兒去了。世愚此時那買辦職務也就無形告卸了。

原來社會上的人們眼光極淺。對於在權勢上的大人先生。不惜貶去自己的人格。竭力奉承。一至那人失了勢。便忽地改換平日面孔。逐漸

生疎起來。世愚既在這炎涼世態底社會裏討生活。當然也逃不了這足恭冷淡的待遇。但是無論何人在得意當兒。並不覺得怎樣美滿。一至失意時候。便覺着件件都是難受。這也是人類自然的心理。其實榮辱得失。那在這無謂底事上分判呢。

世愚雖是個忠厚人。但也未能免俗。所以就滿腹悶憤。終是無笑逐顏開的面色。他的那些朋友。酒食徵逐的。和從前尊敬他的。現在都向他鬧着頑。在前喚他做姬先生。或姬世翁的。現在却改口喚他做「江北人」了。

起初世愚聽人喚他做「江北人」。很不自在。頗費了許多唇舌。後來也直索受了一天。又一天。時光好快。不覺已是一年。世愚受人的奚落。也有十二個月了。他無事在街上閑逛。忽然避

逅。着。他。的。契。友。顧。直。他。倆。不。期。而。遇。說。不。出。心。
 中。是。多。麼。歡。喜。顧。直。見。世。愚。的。容。貌。憔悴。服。飾。
 也。無。從。前。那。麼。入。時。便。知。他。底。境。遇。一。定。大。不。
 如。前。遂。開。口。問。道。世。愚。兄。近。來。可。好。世。愚。正。要。
 回。答。猛。不。防。斜。刺。裏。來。了。個。鮮。衣。美。服。底。少。年。
 那。少。年。將。右。手。向。世。愚。的。肩。上。一。拍。冷。着。臉。兒。
 笑。道。『江。北。人。你。往。那。裏。去。』
 顧。直。見。這。少。年。如。此。輕。薄。世。愚。並。不。動。怒。心。中。
 好。不。詫。異。暗。忖。道。『怎。麼。他。底。習。慣。人。格。竟。隨。
 着。境。遇。變。遷。了。』
 世。愚。即。回。首。向。那。少。年。道。『我。無。事。出。來。閑。逛。
 在。此。遇。着。這。位。朋。友。我。們。談。幾。句。心。不。便。奉。陪。
 停。會。兒。再。見。吧。那。少。年。點。了。點。頭。竟。自。去。了。
 世。愚。對。顧。直。先。嘆。了。口。氣。道。『唉。我。的。近。况。不。
 必。說。了。這。一。年。來。差。不。多。在。煩。惱。中。求。生。活。我。

本。想。有。小。局。面。的。事。兒。暫。且。就。着。無。如。業。少。人。
 多。事。極。難。謀。大。點。的。事。情。又。掄。不。着。小。點。的。事。
 情。又。做。不。慣。中。等。的。事。情。又。沒。有。位。置。現。在。我。
 雖。想。無。論。大。小。事。暫。做。着。再。說。無。如。託。人。謀。事。
 終。是。難。成。真。如。所。謂。『坐。轎。的。適。意。抬。轎。的。苦。
 了。』即。如。我。如。今。想。抬。轎。還。抬。不。着。的。呢。『……』
 顧。直。道。『老。友。你。不。要。自。餒。有。你。這。麼。樣。底。本。
 領。還。怕。沒。有。事。幹。嗎。你。如。肯。耐。煩。小。就。我。那。製。
 糖。廠。內。的。會。計。科。正。缺。個。副。科。長。現。在。尚。無。人。
 担。任。你。可。願。麼。』世。愚。聞。言。不。覺。大。喜。忙。答。
 道。『有。何。不。願。』
 從。此。世。愚。便。做。了。會。計。科。副。科。長。了。求。他。荐。事。
 的。恭。維。他。的。忽。然。的。又。回。復。了。那。『江。北。人』
 的。徽。號。也。忽。然。的。無。形。消。滅。了。

奇情小說 **婚姻的讓步** (碧梧)

葉迪先正在黃金買不來的青年時代滿腔的愛情有如一盆烈火火燄四射祇苦沒有個附着之處恰巧這一天他的朋友汪筱軒結婚他一早就跑去帮着照應雖無有甚麼重大的事但瑣碎的事情着實不少直忙得他手不停脚不住跑進跑出沒一刻兒安息一直忙到吃過中飯許多賀客因爲結婚的鐘點是在五點鐘坐着呆等未免無聊就各尋各的熟人到外面去散步他這纔有了空閒工夫想尋一個無人的所在休息一會他心裏想筱軒有間書房是在樓上平時必須是要好的朋友纔肯領到那裏今天這許多賓客雖說是非親即友但筱軒未必和他們都合得攏來決不會讓他們到那書房裏去作踐大約那裏必無多人的他想定主

意便一直登樓走到那書房的門首見一扇洋式房門半開半掩着裏面靜悄悄的並無一些聲響他心裏高興暗自誇贊料事不差當即推門進去向裏一看不料正有二人對坐在沙發上看書一個正是筱軒那一個却是女子他便向伊細看自管向筱軒笑道你到寫意得很今天甚是甚麼日子虧你還有耐心看書呢筱軒笑而不答却站起身來指着那女子向他道這是我表妹虞倩華女士接着又將他的姓名告訴了伊伊聽了連忙放下書站起身來很大的向他點了點頭他自然是恭敬還禮他這時纔得伊看個清楚見伊的年紀大約纔有二十一二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面貌也姣好得很最惹人注意的莫過于一雙眼睛兩個瞳子黑得和漆一般滴溜溜的亂轉眼光也很滿

足顯出伊是個活潑而聰慧的女子。身上穿的衣服雖不華燦，却很覺素雅。他看了伊這一遍，原不打緊，但心情却十分搖動起來。暗想：我看見過的女子，也不知有多少像這樣的好女子。却是第一次看見呢。我倒叫我不忍不多看一會，恨不得將眼光永遠注在伊的身上。又怕看出了神，給他們二人看破。怪我輕浮，說不得就硬硬心腸，鼓起勇氣，將射在伊身上的眼光移轉到彼軒的身上。這時彼軒請他們就座，三人隨即坐下閒談起來。他又曉得伊是某女校的高材生，再過一學期便可畢業。聽伊的談吐，很覺溫文，分明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不覺越發動了愛慕之心。閒談了好多一會，伊先走了出去。他又向彼軒打聽伊的家事。彼軒不答，先笑着問道：方纔飛來一隻呆雁，你可曾看見他聽這話

無頭無腦，一時會意不出。直望着彼軒道：甚麼叫做呆雁？從那裏飛來，又飛向那裏去了？彼軒噗哧笑出聲道：你問甚麼？叫做呆雁，麼？呆雁就是見了好看的女子，呆呆望着的意思。我猜這隻呆雁定是從樓下飛來，如今還歇在這裏，未曾飛去呢。他這纔會過意來，知道是打趣自己，不覺很難為情，低頭不響。彼軒道：這也怪你不得。祇怪我這表妹生得太好看了，也不知有多少少年男子見了伊，就變成呆雁。還有許多耐着性子和伊拉攏的，怎奈伊眼界太高，一律不放在眼裏。伊的脾氣本很高傲，不懂得甚麼叫做遷就。甚麼叫做敷衍。遇着不合意的人，就冷冰冰的連話也不多說。今天和你初次見面，居然談了這麼多一會，談得且很高興，大約很瞧得起你呢。他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又問伊家中

還。有。何。人。彼。軒。道。伊。家。中。人。口。很。少。伊。父。就。早。就。去。世。那。時。伊。纔。有。五。歲。家。道。本。不。豐。厚。虧。得。伊。的。母。親。就。是。我。的。姑。母。節。儉。持。家。衣。食。纔。能。無。缺。伊。本。無。兄。弟。姊。妹。所。以。伊。母。親。將。伊。當。做。兒。子。看。待。非。常。歡。喜。伊。先。是。自。己。教。伊。認。方。字。當。伊。十。歲。的。那。年。再。將。伊。送。入。學。堂。伊。天。資。本。聰。明。成。績。很。好。若。非。生。了。一。場。大。病。足。足。耽。擱。了。兩。年。未。曾。讀。書。現。在。在。這。學。校。裏。早。就。畢。業。了。他。又。問。道。伊。母。親。既。這。樣。喜。歡。伊。又。無。有。兒。子。大。約。早。已。替。伊。訂。下。了。滿。意。的。夫。婿。彼。軒。聽。他。問。這。話。料。到。他。定。有。用。意。就。微。微。一。笑。道。還。未。曾。呢。原。來。伊。母。親。的。意。思。早。想。替。伊。尋。個。有。錢。的。夫。婿。好。讓。伊。穿。吃。不。盡。享。一。番。厚。福。但。伊。畢。竟。讀。過。幾。年。書。頭。腦。很。爲。清。醒。嘗。說。富。家。子。弟。不。學。無。術。祇。知。拿。女。子。當。做。玩。具。高。興。時。拿。

來。玩。弄。日。久。厭。生。便。棄。置。一。旁。那。能。懂。得。愛。情。的。寶。貴。倘。嫁。給。這。種。人。爲。妻。未。必。能。個。享。福。不。過。白。白。的。犧。牲。了。一。生。退。一。步。說。縱。能。穿。的。綢。緞。吃。的。膏。粱。但。若。夫。婿。無。情。也。有。甚。麼。樂。趣。呢。因。此。伊。幾。次。三。番。向。伊。母。親。商。量。請。伊。母。親。不。必。性。急。讓。伊。自。己。去。物。色。重。在。人。的。問。題。金。錢。不。必。介。意。伊。母。親。聽。了。伊。的。話。覺。得。也。有。理。由。且。不。忍。違。拗。伊。致。伊。心。中。委。屈。所。以。就。曲。從。伊。的。意。思。不。再。忙。着。替。伊。結。親。了。他。聽。到。這。話。就。接。着。道。我。看。伊。落。落。大。方。必。然。老。于。交。際。交。際。場。中。優。美。的。少。年。不。知。多。少。難。道。伊。還。選。不。出。當。意。的。人。物。麼。彼。軒。道。我。方。纔。已。經。說。過。伊。的。眼。界。太。高。普。通。人。物。都。不。中。意。遲。到。如。今。還。是。個。閨。中。待。字。的。小。姑。呢。他。一。面。點。頭。一。面。慢。慢。的。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伊。的。意。中。必。須。怎。樣。的。

人纔能當意呢。彼軒道：「這個我可不曉得。伊並未會宣布過條件。不過據我的意思，倘要推測這人的心思，祇須留心這人的態度。雖不中不遠矣。所以，我以為伊倘願和這人親近，這人必已合了伊的心思。他聽了這話，心中着實動了一動。一會又道：「我和伊雖是初次見面，但已非常傾心于伊。覺得伊的容貌固是美麗，在美麗之中又含着凝靜的滋味。這真是難能可貴。談吐舉動也無一不合規矩。再聽了你所說的，伊平日的議論越發可曉得。伊是個思想高尚的女子。祇不曉的這樣美備無雙的好女子，誰來消受呢？」又頓了一頓，很懇切的向彼軒道：「我老實和你說，我見了伊這一面，我的心情已十分搖動。原不敢抱甚麼野心，祇想和伊做個朋友。不知你可能為我介紹麼？」彼軒道：「方纔我已

替你們介紹過了。呀！他道是，但是我怎能因有這一面之緣，就到伊的家裏去？必須你揀個日子替我正式介紹一次。那麼我纔能和伊接近。希望結為朋友，償我欽慕之忱。彼軒見他說得懇切，就連聲道好。彼軒和迪先本是老朋友，深曉得他是個愛惜名譽、崇重道德的少年。如今極想和倩華親近，必是爲愛慕之心所激動，決無甚麼邪僻的念頭。因此，婚期過後，便揀定一天，祇請他們二人來家小聚。迪先是不用說的，自然是一請就到倩華也。未曾推却。二人見面，因曾經見過一次，就覺親熱了許多。迪先拿出生平的本領，和伊拉攏，先竭力揄揚伊的才學，又說明自己仰慕之深，極願和伊做個朋友，以便學業上的討論。伊見他眉目清秀，舉止凝重，聽他的議論，可知

學問也。還不淺。便也願意和他接近。于是二人談得十分起勁。這一天盡歡而散。後來他每逢星期必去尋伊。祇是跑到伊家十次。到有八次。伊已經出去。他就想出個法子。預先和伊約定。然而到了臨時。伊談不多會。便須他去。不過在這不多幾句話的當中。他聽上去。分明含着無限的情意。使他牢記不忘。所以伊雖這樣匆忙。他毫不見怪。並暗自替伊設想。道伊真是個見理透達的女子。雖有情于我。但怕我時刻迷戀着伊。難免荒廢了學業。故而有意這般做作用。心如此之深。令我怎能不感激呢。這樣過了半年。伊待他的情形。似乎進步了許多。他對於伊。更是死心塌地。將滿腔的愛情。都灌注在伊的身上。時常獨自暗想。道從前我有一件非常疑慮的心事。就是這婚姻問題。我既然受過幾年。

的新教育。像那種舊式女子。當然不合我的意。不過時下一班的新女子。好的固然很多。但那祇學了些新派皮毛。便借着那幾個新名詞。實行自己的私慾的。却也不少。這一類的女子。又豈是我的佳耦。因此我以為這婚姻問題。真是最難解決的。不想如今竟然結識上伊。看來真是我的賢妻。因為若說伊是舊派。却決無那古板呆滯的神情。說伊是新派。又無有那浮躁飛揚的惡習。適得其平。再好沒有。為我終生大事計。應該早向伊求婚。免被他人捷足先登。纔好。祇是他。雖是這般想。但見着伊時。總覺無有勇氣。向伊開口。一天天遷延下去。直到如今。兩人還祇是朋友的關係呢。

倩華既是個凝重的女子。為何這等忙法呢。原來伊在未認識迪先之前。已結識上一位大學。

學生他姓王名叫公肅講起他們結識的緣由很覺得新穎有趣因爲並無有人介紹却是爲了學術的傾心進而結爲朋友的這回事是在兩年前了那時地方上開了個書畫展覽會搜羅的書畫很爲豐富這當中公肅的作品很有幾件且很得一般人的贊許伊本性喜圖畫也會用心研究過這會中也有伊的畫件開會的這天伊當然到會遍觀陳設的書畫各有各的妙處但總覺具名王公肅的作品含有一種天然的美趣爲他人所不可及的因此越看越愛越愛越看看出了神又生出一種奇想暗道看這人的筆致何等洒脱洒脱之中又含蓄着莊重的神味料想這人的品格必然也是這樣可惜不識這人是誰否則到要會會他和他談談呢伊正在這裏暗想不想旁邊有人問道女士

看這人的作品究竟怎樣伊掉頭看時見這說話的是一位少年就答道好極了這少年道那能算好不過是胡亂畫的伊聽了這話很覺奇怪且有些動氣就瞪了他一眼道難道你以爲不好麼這批評就失當了這少年曉得伊誤會笑着道自己的作品怎能自誇是好理應謙虛些伊又望了他一望道難道你正是王公肅先生不成公肅點頭道是伊很高興的和他談了幾句果覺他的神態恰如他的畫品因有這意外的奇遇以後便常常往來相處既久越發覺得情投意合兩人都在青年愛情正是熱烈就不知不覺戀愛起來但雙方都爲鄭重起見不敢輕言婚姻的事足足過了一年多他這纔相信伊的爲人十分高尚簡直沒有一些短處就向伊求婚但伊還覺這試驗的時期太短最好

再停一年半載。那時果能雙方合意，再說不遲。他雖迫不及待，但因伊所恃的理由充足也，祇好答應在這個時候，伊就遇見了迪先。伊覺迪先這人也是個良好的少年，和他比較簡直不差。上下不免又動了愛念，再見他那樣癡心，格外不忍將他拒絕。一寸心房之中，就印下他的小影。但伊也不肯爲了他，就冷落了公肅。祇好兩邊都敷衍着，一面平心靜氣觀察他們的爲人詳細的比較，等得着了比較的最後結果，再定奪畢竟嫁誰這一番用心，原也不能算錯啊。迪先原不曉得伊除了自己以外，還有一個候補的未婚夫，所以見伊那樣匆忙，毫不見怪。並替伊曲加解釋，不料天下的祕密事，沒有不揭穿的一天。伊和公肅的親熱情形，竟會落在迪先的眼裏。原來有一個星期的早晨，他怕伊出

去，一早起，身連忙吃了些點心，便趕到伊家中。見伊已打扮齊整，似乎是將要出去的模樣。但他佯作不知，談了不多一會，伊果然向他說，須到親戚家去叫他下星期日再來。他無可奈何，祇得告別出來。沒精打采的回到家裏，暗想，好不容易過了六天，纔到這個星期日，正好和伊暢談一番。偏偏伊又這等忙法，真個叫我氣悶煞了。忽又自問道：伊和我真有愛情麼？聽伊的言論和待我的情形，似乎和我很親切，但又爲了甚麼無暇和我多談呢？難道是不願和我多談不成？一會又責備自己道：我真有些獸了。多談幾句話，就算得是有愛情麼？愛情的有無和熱度的高低，應當從精神上測量。伊對待我的精神，不是很熱烈麼？那末我又多疑心甚麼呢？他胡思亂想，連中飯也懶得吃，勉強吃了一碗。

就走出門來。心想往那裏去散散心呢？在馬路上兜圈子太覺無味。遊戲場裏又太喧囂。想了一會便打定主意到牛湫園去。隨即坐車子到了那裏買票進門。見遊人很多。先向各處逛了。一回再爬上土山去。正走到半山上一座小亭子面前。猛抬頭見亭中坐着一男一女。男的不知是誰。女的却正是他心上的愛人。不由得大詫。暗想這男子是誰呢？若說是伊的親戚或是朋友。却不能有這樣的親熱。想來這男子和伊定有幾分情愛。他想到這裏心裏很為難受。本想直撞進去看他們是怎樣情形。又想我和伊本無婚約。怎能干涉伊的行動自由。萬一撞破他們的好事。伊必然恨我。反為不妙。這麼一想。就立刻回身便走。幸喜他們二人眼望着江中談興正濃。未曾留意及他。他走下山來。心裏又

多了一種疑慮。更覺得不高興。倚在湖心亭的欄杆上發了一回呆。就走出園門一逕回家去了。後來他向各處打聽。纔曉得那男子是王公。肅正是伊的情人。不過婚約未訂罷了。他打聽明白。心中又暗自歡喜道：他們婚約既然未訂。這事尚有可為。我若果真愛伊。切不可灰心。正該趁這時候竭力去結歡于伊。好將伊用在那姓王的身上的愛情全歸于我那末。我就得着最後的勝利了。他拿定主意。就照此進行。對伊的神精越發來得親切。懇摯。伊似乎也覺得言語之間常露出感激的意思。然而一舉一動。仍然若即若離。分明伊的一顆芳心還未曾專注于他。他未免有些心急起來。暗想道：伊既表示感激的意思。自然已明白我的用意所在。但愛情仍不能專注于我。這可見那姓王的和伊必

有深切的關係。姓王的簡直是我的情敵了。我必須將他排擠開去。我的好事纔得成功。但用甚麼方法去排擠他呢？他想了好幾天。纔得着一個主意。索性寫封信給姓王的說明這一回事。約他決鬥。誰鬥勝了誰和伊結婚。想姓王的愛伊心切。必然贊成。至于伊一方面大約是迎誰拒誰。本無自主之力。所以纔雙方敷衍着也好。借此決定想上去。必也不會反對的。他又想了一番。覺得捨此以外別無良法。就鼓起勇氣。拿筆寫信。一會信已寫好。裝入信封。正想叫人去寄。忽又轉念道。不妥。不妥。倘若真個決鬥起來。彼此都未曾習過武藝。亂打一回。必分不出勝敗。結果必是兩敗俱傷。于人。有損于我。何益呢？而且我們二人都受了傷。或是竟然死了。伊必萬分傷心。這也不是愛伊之道。我不如就退。

讓一步罷。因為他們相愛。本在我之先。我縱幸而和伊結婚。似乎。是劫奪他已得的愛情。這是一照生理學上的公例。男女結婚。應該男的稍大兩歲。如今我的年歲比伊小四歲。若竟結婚。也有些不合生理。這是我是個窮人。據說姓王的。家裏很有錢。財。伊嫁給我。穿吃難得。隨心。若嫁給姓王的。必能隨心所欲。雖說是講愛情。不能夾雜金錢臭味。但我既愛伊。就當替伊謀取生活上的愉快。既然不能倒不如讓伊嫁給姓王的。了。這是三。有了這三個原因。我早就應退後一步。不該和姓王的競爭。慢說和他決鬥。了他想之至。再這個方法。自信是妥當極了。便從這一天起。和伊慢慢的冷落。好讓伊得滿腔的愛情。地都注到公肅的身上。去。促成他們的好事。

又過了半年公肅和倩華行結婚禮了迪先特地
 去賀喜並將這一番情形向公肅說個明白
 資爲談笑公肅聽了很感激他並稱贊他是有
 俠義心腸的倩華也連連點頭因此公肅和迪
 先便結爲好友公肅本有一個妹子才貌都在
 中人以上後來就嫁給迪先他們由朋友進而
 爲親戚自然越發親熟了有一次筱軒笑向迪
 先道虧你一時聰明打斷了那決鬥的意思否
 則真個決鬥起來不知誰死誰活甚至兩人都
 死也說不定怎能結下這三角式的親戚呢迪
 先聽了也微微的笑了一笑



繡毬 (青玉案)

東皇雅愛拋毬戲。從天上移塵
 世。天孫煞費經營意。金針彩線
 蘭心蕙思成此玲瓏枝。微風
 低拂朝霞霽。宿雨未銷金粉膩。
 蝴蝶亦知春色麗。雙雙來去枝
 頭葉底掩映仙人袂。

感悟
小說 **猛省**

(后 哲)

程子梅在大學預科還沒有畢業就爲衣食驅使不能繼續他學生的生活犧牲了寶貴的輕年時代不能在學業上謀發展去替金錢做奴隸這是最不快樂的事了不但如此當他出門做事去的時候娶了妻子還不到兩個月之久夫婦間的情愛本是再好沒有的正值新婚好時期就作遠地的分別尤爲人情所難堪咧但是他雖然不快樂與難堪終不能戰勝了環境只得俯首聽命爲衣食所驅使他在一家公司裏辦事每月賺到幾十塊錢數目雖然不多也足以維持用度了不過公司裏除了禮拜以外沒有什麼假日他居家的所在地距離着很遠所以不能數時常回去每當閑下來的工夫想念家庭真有無限的情懷咧大概天涯游子

最羨慕別人的天倫子梅既是遠居異地當然也具這種同情他有一個同事名喚林企徐却是本地人他們倆因爲性情相投很談得來因此子梅到了辦公之餘或是假期就不時的在企徐家裏走動日子既久過從益密企徐家裏的人個個都和子梅相熟

夏天到了公司裏照例減少每日辦事的時間子梅辦完了事自然要尋風涼的去處可是繁華地方熱鬧的場所居多轉沒甚麼趣味還不如今徐家裏清閑些所以下午從公司裏出來差不多總是到他家去坐一會兒和他家裏的人互相談談天以爲消遣倒也有一種樂趣子梅每天總到企徐家裏去就和他的妹子企孟得着接近的機會前一向企孟是在學校裏讀書回家的時候很少所以不大和子梅見面

就是偶然碰着了。也不過一點頭不說什麼話的。現在因爲暑假的介紹他們倆便常在一塊兒納涼談話形跡一天一天的相近起來。伊家裏的人都知道子梅很老誠所以并不加以禁阻。不過青年男女接近總難免情愛的醞釀。子梅和企孟在不知不覺中也漸漸要受情絲的纏縛。

企孟對於社交雖然是抱公開主義。可是平常的男子伊總存一個不屑與伍的思想。惟有現在和子梅倒十分投機。原來子梅不但性情好學問也不錯。處處總足以使伊傾慕。就是子梅也何嘗不是以爲伊是女界中的一顆明星。因此極端的表示親近他們倆互相愛慕。每天傍晚總得在一起談談或是研究學問或是談論閒事。做個極神聖的朋友。不過那戀愛之神對

着他們倒有些躊躇呢。

不多幾時暑假已滿。企孟仍到學校裏去讀書。伊和子梅雖然作短時期離別。可是每逢星期總要約到一塊來談一回兒。平常彼此通信他們倆的交情當然又有了進步。企孟一方面尤其厲害。這也許是伊天賦了充分的情愫。初得着這洩發的機會。伊正要打起精神來進行謀前途的圓滿。那曉得過了兩個多月子梅的蹤跡就忽然疏遠了。起初時候企孟還當他的踪體多沒得空兒來便寫信去問。却不料一連寫了好幾封信如石沉大海一般。得不着半字的回復。伊就有些詫異起來。好幾次要向哥哥企徐問個究竟。又難於啓齒。後來還是企徐自動的在伊面前說道。子梅這向并不忙興致也很好。我約他到我屋裏來。他總婉辭拒絕。真不知

是什麼緣故呢。伊聽了這話才明白。子梅并不是沒得空兒心裏就益發詫異。暗想道：他大概是別有新交，所以和我疏遠了。然而他是很誠實的態度的改變，決不致有這們快。或者和我過從密切，外面有了飛短流長，不得不避些嫌疑。其實只要人不見面，通幾封信也不打緊的。何必這樣的堅決呢……大概還有別種原因。我直猜想不到。人說男子的心腸是猜不透的，真是不錯啊。

企孟對於子梅的疏遠，很懷疑，很失望。那一天忽然接到子梅一封，信伊不敢怠慢，連忙拆開來看。

企孟女士：我寫這封信給你，第一句就要說：這是我和你通信的最末次了。我曉得你聽了這話一定是很驚訝的。然而我得請你把

驚訝暫時抑止。聽我以下所說。

我從前和你的過從，很密，忽然疏遠下來，這是我極不得已而又不得不如此的。你的來信，我統同都收到，本欲立刻回復，却是不忍心寫這最後的一封信。然而又不能不寫。直到而今才鼓着我的勇氣寫這信來，要請你原諒啊。

我得着你做個朋友，實在是精神上的一種安慰。應當永久的和你過從。現在爲什麼要半途疏遠呢？難道是我的性情善於改變，或者你對我有什麼差處嗎？這都不是其間另有一層道理。我得向你說明。我想男女異性既生了，好感總打不破。情愛的吸引，起始大都很自然的。以朋友相見，久而久之，就不免逐漸進步，以至於別種關係發生。這也無用。

諱言。只要回想我們這一向來的經過。就可以引爲明證了。我們在目前仍是極神聖的朋友。然而我以爲再交下去。決不致做朋友。爲止勢必至於如古人所說『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的地步。其實呢。以朋友而進爲家人。這也是一種恆有的程式。本無罕異。不過以我現在的所處。就不能這樣說了。因爲我家裏已有了妻子。我和伊的愛情。也算不錯。如果我再和你戀愛。被情絲纏縛牢固。至於不可分裂。那時我却謂伊於何地。要是仍和伊續繼夫婦。又置你於何地。人們的真愛情。只能專注於一方面。決不容分歧的。我要是再不猛省。只怕不可收拾了。所幸我們的時期。還沒有十分成熟。及早回頭。還可以來得及。所以我就堅決的和你相

絕。我這一舉也未免太忍心。裏止不住的傷感。然而我以爲這時傷感總比較的輕些。不要到將來釀成重大的慘劇。

我們疏遠罷。不但疏遠而且要決絕。前塵往事不必再回憶了。幸福之路還在你的前面。你好生去走。不要向着我。我這條路上是黑暗了。不過我覺得我今番猛省很有精神。也希望你能毅猛省啊。

程子梅啓

企孟看完了這封信。腦系中佈滿了莫可名狀的感想。癡癡的立了一會。才斷斷續續地發聲道。決絕……猛省……我也……猛省了。



紀實 小說 歸舟一席話 (瀨江濁物)

余(著者自稱)下仿此)蓋世界最苦之人也。十歲喪父。賴老母含辛茹苦撫育。教誨始克成人。雖仰叨祖父餘蔭。薄具田產。而所入有限。僅足敷衍。加以余之從師讀書成婚生子二十年來。祇有消耗而無進益。遂致負累甚巨。卽堂上甘旨亦將不能繼接。乃不得不違侍晨昏。遠離膝下。作橐筆之生涯。覓羹羹之微利。以爲仰事俯畜之資。然北堂萱草。時戀夢魂。親舍白雲。倍深歧景。雖爲境况所逼。遙隔慈闈。而溫清之禮。何堪久缺。故每年冬夏二季。必請假歸省。藉慰倚闥之望。稍抒孺慕之忱。某歲之夏。余循舊例。整裝言旋。趁晨七時餘之早班快車而行。蓋余鄉僻處內地。火車不能直達。必先至無錫。然後再乘內河小輪。歷一日之久。乃克抵里。而輪船

啓行之時間。適與早車抵錫之鐘點相符。稍遲數刻。輪船一經啓行。卽須在錫寄宿一宵。方得到家。此實交通不便之所致。而亦旅客之無可如何者也。故余之由滬返里。必拋棄一宵睡眠。趕赴車站。惟恐起身略遲。有誤時間。則既達無錫。乃須飽嘗旅邸之况味。此余每逢還鄉。所以必一夜不眠之原因也。

無錫之輪局與車站相距匪遙。余下車時間。汽笛嗚嗚。作速客聲。知輪船尙未開行。亟往購票。登舟入所謂官艙者。舉目四顧。見行李縱橫。積於榻下。已有四五人。踞坐其間。艙之容積至狹隘。坐五六人。卽形擁擠。而乘客猶陸續增益。其時天氣炎蒸。又當正午之候。燥熱異常。衆人皆值匆忙奔走之餘。汗如雨下。氣咻咻然。有如牛喘。余覺心煩意燥。汗蒸之氣逼人。而至不敢驕。

入羣衆之中。攜其皮篋於窗門相近。略透空氣之地。屈身而坐。維時船已解纜。正將展輪駛行。忽一遲到之客。追至船側。踴身躍上。直入艙內。以手拭其額角之汗。倉皇言曰。險哉。略後一步。又須在此耽延一日矣。言訖。卽坐於門側。喘息不已。余視其人。軀幹魁偉。面呈紫色。鬚髮花白。年約五旬。有餘。聽其語音。頗覺熟習。似曾相識。不復憶爲誰何矣。

時則機輪軋軋。船已開行。不復如前此之溽暑矣。艙中乘客均覺頭目一清。胸次爽快。蓋行抵大河之中。水闊天寬。時有微風吹來。故炎蒸稍殺。耳衆既略除煩燥。與致頓健。立時談鋒大起。各述其近日之見聞。以度舟中之光陰。彼後至之客。喘息亦定。出其既短。且黑之旱烟。管劃火吸烟。且吸且視。目始及余。忽微喏曰。君非某某

耶。於何時登舟。恕吾老眼昏花。竟未察及。余斯時亦覺頭腦清靈。聞言之下。頓憶此爲某翁。曾於某富翁家相識者。蓋余嘗爲某富翁之西席。而翁則爲其親戚。時相過從。故熟識也。余於無意之中。得遇故人。頗爲欣悅。亟應之曰。余登舟較先。翁故未及見也。翁此次從何而來。何僕被從人。亦未攜帶也。翁聞言。緊蹙雙眉。長吁答曰。吾此次行程甚遠。乃由漢皋經鎮江。越常郡而至。此者今日乘輪回鄉。竟與君遇。多年契闊。一朝聚首。欣喜無已。諒君亦有同情也。

余見翁言次。時吁其氣。眉目間隱露憂鬱之色。知其必有不得已之事。蘊結於中。而不能傾吐者。因謂之曰。以翁高年。何事不憚舟車之勞。而遠赴漢江。耶。翁曰。君未知耶。吾此行乃受某富翁所託。尋覓其子耳。余曰。余終年作客。家鄉之

事久不預聞。某富翁之子。何以須翁尋覓。實非所知。翁既爲之奔波跋涉。當識其詳。何不約略言之。以破岑寂。

翁點首曰。微君詢及。吾亦將言之。君亦知現在。秘密社會。大肆猖獗。引誘掠奪之事。更僕難數。乎。余曰。何謂秘密社會。余實未之前聞。翁既提。及。必深知內情。秘密社會。果何時而始乎。翁曰。此種社會。卽匪徒也。然其來原甚遠。初時之宗旨。亦頗正大。惜傳至今日。已忘其組織之本意。而未流遂不堪問。某富翁之子。忽然失踪。與之極有關係。吾當少年時。曾與若輩相周旋。個中人大半熟悉。卽其黨內情形。亦所素諳。故某富翁失子之後。不敢張揚。託吾爲之尋覓也。余聞其言。好奇之心。陡起。欲探取秘密社會之內容。以爲編輯之資料。亟詢之曰。翁謂其宗旨正大。

來原甚遠。何不一言以開茅塞乎。

翁固好事者。流見余殷殷請教。卽棄其旱烟管。娓娓言曰。秘密社會。非無因而發生者也。明社既屋之後。子遺黎庶。抱恢復主義者。隨在皆是。而旋起旋滅。資志莫遂。惟鄭成功佔據台灣。奉明正朔。似可有爲明之忠臣。遺老悉歸附之。成功自江甯戰敗。默察天心。知胡運正隆。未可強求。而所抱之攘夷主義。復不甘就此湮滅。於是。有秘密社之組織。台灣破後。此秘密社會。乃分爲兩派。一派流入兩粵。名曰三點會。其後洪楊起事。幾滅清虜。卽三點會勢力之發展也。一派流入兩湖。名曰哥老會。其後胡曾左李。推翻太平天國。而爲滿奴之忠臣。卽哥老會所創之事業也。三點會經曾胡之巨創。勢等消滅。哥老會則功成業就。蒸蒸日上。兩江總督一席。幾爲黨。

中世襲之權利。故其勢力益復擴充。迨至滿清光緒之季。朝多倖位。野多游民。政儉俗敝。而秘密社會之勢力。其膨漲乃達於極點。支分派別。蔓延全國。川湘滇黔兩廣江浙諸省。悉爲其勢力之所及。會首日老龍頭。又曰老大哥。亞於老龍頭者。曰正龍頭。再次曰副龍頭。龍頭以下者。曰大哥。大哥以仁義禮智爲次。紋尊卑。卽於是判焉。

翁口講指畫。高談不倦。非特余之興味盎然。卽艙中諸客亦盡止其談鋒。惟翁之言是聽矣。余乘其談次休息之餘。進而詢之曰。若曹必稱會首爲龍頭。豈亦有所取義乎。翁笑曰。有是哉。子之問也。吾初聞是名。亦頗疑之。後得個中人之引導。得着其開山堂。翁言未竟。余亟詢曰。何謂開山堂。尙望明以教我。翁曰。開山堂卽集會也。

其集會無定期。以龍頭之命令行之。每逢改訂暗號。或增損規條。則必大開山堂。公同集議。每開山堂一次。多或數十萬人。至少亦數千人。各按其品秩之大小。挨次列坐中央。四方桌上。上疊以椅。椅前以草束。龍頭三龍頭箕踞坐其上。翁言至此。余恍然曰。是矣。會首坐於龍頭之上。無怪乎以此爲號也。衆客聞余言。亦齊聲曰。斯語極當。

翁又繼續其言曰。斯時之所謂三龍頭者。其裝束至奇。特頂盛貫甲。外罩大袍。首綴丈餘之雉尾。一足著靴。一足則草履也。余與衆客均以爲奇。曰。頂盛貫甲。一足草履。一足著靴。其意何爲乎。真令人難以索解矣。翁見余輩驚詫不已。頗現揚揚得意之色。曰。吾不嘗云。秘密社會之初。意固在恢復明社乎。其一足草履者。蓋取江山

未定不違甯處之意也。至頂盛貫甲而罩以大袍者，則又寓有文事必有武備之意焉。若儕斯時，雖循其例而行之，能知其寓意者亦鮮。何況君等皆門外漢乎？吾非閱歷有素，亦不能言之。既詳且確，明晰如斯也。

余笑曰：翁殆亦個中人乎？否則何能如數家珍。歷歷不爽也。翁搖首曰：欲作個中人，頗非容易。須遵其黨規，受其拘束。吾生平不慣受人羈絆，安能克守黨規？然其入黨之禮節亦極簡單。每逢新入夥者，祇令其左手執香一束，右手握刀一柄，誓曰：同復河山，死生以之。有渝此盟，身如香分，誓竟舉刀斷香而入黨之禮節畢矣。黨中人乃示以相見禮儀及種種之暗號。其相見之禮亦視其品秩之尊卑分禮儀之隆替。老龍頭遇正龍頭，則舉兩手，搖拇指，搖之副龍頭，則舉

一手大哥，則以左手加於右手之腕上，或有加至肘者，或有加至胸者，則皆大哥之亞也。其最卑下者，惟垂手矮身而已。後爲官吏所知，視其禮節爲收捕之的，遂多所更改，不復劃一矣。至其暗號繁夥異常，非外管事及個中重要人物不能詳悉也。

余曰：據翁所言，彼黨智識亦極淺薄，何以勢力蔓延幾及全國而入黨者又如是其多也？豈亦別有號召之術乎？翁曰：彼黨號召之術不外利誘而已。蓋黨勢甚盛，所謂山堂者，大則管轄數省，小亦數府，黨人徧地皆是。凡入其黨者，往來全國，儘可不名一錢。所至之都市、城鎮或鄉村，均有所謂外管事者，駐紮於彼。黨員既至其地，必往晉謁，謂之拜碼頭。於是外管事詢其暗號，詰其隱語，謂之拖條子。暗號隱語均相符合，卽

爲條順乃引見龍頭介紹兄弟待以賓客之禮
日用飲食由其供給如須他往則又量其程途
之遠近品位之高下厚饋贐儀及川資是以黨
員有終年在外一事不爲而溫飽無虞者一班
無業之人游手好閑之徒以其有利可圖遂趨
之若鶩矣此黨徒之所以有盛無衰也

余聞之戲謂翁曰入黨之後可以往來各地不
虞川資之缺乏如吾輩之衣食不繼溫飽難圖
者不禁生其羨慕之心矣未知余輩肩不能担
手不能提之人彼黨亦欲之乎如可介紹入黨
則余又何必終歲碌碌困守筆硯間作此形如
囚徒之文字生涯而不爲彼逍遙快樂直往直
來惟意所至之黨人乎翁不俟余詞之畢即微
哂曰君欲入黨乎彼輩非特不至拒絕且恐歡
迎之不暇矣蓋君之身分君之門第黨中固可

借之大有作爲也惟君若列名黨籍既不能掠
奪復不能索詐所謂黨中之義務皆非君之所
能盡適值需用巨款派君捐助君於斯時不應
其所求則有違黨規欲遵其命令則力有所不
逮吾恐進退兩難追悔無及矣如某富翁之子
忽然失蹤勞吾往返跋涉到處尋覓者即其例
也君亦欲知其詳乎吾試爲君言之

某富翁家資鉅萬生平吝嗇非凡視錢如命故
有進而無出財產愈積愈厚其豪富遂爲一邑
之冠黨中人覩其財力雄偉固已垂涎久矣無
如富翁居於城中繁盛之地軍警林立法篋之
技無所施索詐之術亦無所用欲俟富翁出外
逞其擲票之故智則富翁復深居簡出無隙可
乘黨人雖奸謀百出至此亦窮於施爲矣然富
翁有子某甲青年英俊意氣不凡恆喜呼朋引

類。游山玩水風流自賞。且寄身學校爲新學潮。所鼓盪平等自由之說不離其口。黨人知其可。以誘而至也。於是百方蠱惑導其入黨。始以結。合團體誅姦鋤暴之說。移其心。繼以羣策羣力。共謀福利之詞。惑其志。終且以剷除階級平均。財產之言。誘其列名黨籍。實行社會主義矣。某甲少年子弟不學無術。安知世途之危險。人心之奸詐。爲黨人多方引誘。竟入其牢籠。居然。燕香立誓投效。山堂稱兄呼弟。列名黨籍矣。詎。知入黨之後。所謂老大哥者。卽出令拖隊伍。而。命某甲領隊。拖隊伍者。殺人越貨之代名詞也。凡逢拖隊伍。必由其山主調兵遣將。派諳練者。領隊以伺要隘。此領隊者。名爲提口袋。號令所。從出也。某甲初入黨。本無提口袋之資格。所以。命其担任者。表面則以其爲富室子弟。特別優。

待實則借此以示威。且欲其貢獻巨資報效本。黨也。

某甲出身富室。詎諳攫金殺人之事。平日慷慨。激昂以俠烈自命者。不過乘一時之興。好爲大。言以欺人耳。欲其實踐所言。固無此能力也。初。聞領隊之命。尙以爲兒戲之事。如學校中有體。操一課由教習率領學生練習兵操而已。及問。之同儕。始悉拖隊伍卽爲劫奪財貨。領隊者卽。爲劫奪財貨之司令。某甲既知其情。大驚失色。卽欲面見會首。辭不敢往。同儕聞而笑曰。汝亦。知吾黨之規則乎。有命令而不遵行。卽謂之犯。黨規。其刑罰之嚴酷。有非語言所能罄者。汝欲。辭領隊之任。吾恐刎耳抉目。砍手刎足之刑。必。上汝身矣。某甲聞言亡魂。皆冒驚悸。良久始求。計於同儕。同儕沉吟有頃。始謂之曰。汝欲免此。

一行惟有自認罰款。吾或可婉陳於會首而免汝之刑。第罰款之多寡須由首領言之耳。某甲乃諄託同儕代爲緩頰。

某甲之願認罰款以爲所罰者不過數百金。至多或不過千金耳。詎意同儕之回報謂首領以其違抗命令甚爲震怒。立欲治以應得之罪。並罰款亦不見允。嗣經其再四哀求始允其請。然必承認五萬金且須某甲暫居黨中待五萬金繳到之後始准自由。某甲至此始知已受黨人之欺。第事既如斯悔亦無及。惟有致信家中速備五萬金爲贖身之計。所慮者老父視錢如命欲其無故出此巨款未必甘心耳。然身居黨中性命危如朝露安敢不遵命而行。致信家人乎某甲之函遞至家中富翁閱竟怒極幾至暈去。歷時既久始稍鎮定。自恨生子不肖誤交匪類。

致此橫禍欲聽其自生自滅置諸不問。則三代單傳祇有此子果爲黨人所害祖宗將不血食。斬宗絕嗣由我而始。負罪良深矣。欲具款贖之則五萬金爲數過巨。吾以一生之心血寸積銖累始有今日。竟爲不肖子一朝耗去。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某富翁心口思維如羊觸藩如蠶縛繭進退不能左右爲難。斯時之狀幾類瘋狂。然而金錢身外之物。父子天性之恩。某富翁愛財之心究不敵愛子之切。更益以老妻念子晝夜悲啼親友關切再三相勸遂不得不忍痛割愛籌措五萬金之巨款以贖取某甲而金光燦爛盡入他人囊橐不啻剝却心頭之肉矣。

某甲脫險歸來不免爲老父所呵責。然咎由自取祇得低聲下氣唯唯順受。並在老父之前自承其失認罪悔過。指天誓日謂經此一番挫折。

當永。永。不。忘。慎。之。又。慎。決。不。敢。惹。禍。招。災。再。蹈。覆。轍。某。富。兒。亦。以。爲。財。去。人。安。古。人。之。言。諒。不。我。欺。黨。人。既。得。我。如。許。金。錢。自。可。相。安。無。事。不。復。與。我。爲。難。矣。詎。知。一。波。甫。平。一。波。又。起。此。五。萬。金。在。某。富。翁。視。之。爲。數。固。屬。甚。巨。而。在。黨。人。心。目。中。則。以。爲。區。區。之。數。何。足。以。飽。吾。儕。之。慾。壑。某。富。翁。平。時。剝。削。聚。斂。一。毛。不。拔。家。資。甚。富。去。此。五。萬。金。不。過。九。牛。之。亡。一。毛。耳。吾。儕。就。此。罷。手。不。再。進。行。殊。失。劫。富。濟。貧。之。宗。旨。且。與。新。學。家。公。財。公。產。之。社。會。主。義。不。符。矣。於。是。日。伺。於。某。富。翁。之。門。以。作。乘。隙。再。來。之。舉。而。某。富。翁。父。子。尙。昏。昏。如。夢。以。爲。吾。以。五。萬。金。畀。黨。人。彼。輩。固。輕。死。生。而。重。然。諾。者。決。不。致。再。有。意。外。之。虞。矣。

一。日。某。甲。以。赴。友。人。之。約。獨。自。出。外。抵。晚。不。歸。

某。富。翁。已。爲。驚。弓。之。鳥。見。其。子。久。不。歸。來。恐。有。他。變。遂。卽。值。騎。四。出。到。處。搜。尋。而。某。甲。竟。鮮。踪。影。某。富。翁。大。驚。失。色。頓。足。懊。恨。曰。又。中。彼。輩。詭。計。矣。黨。人。不。滅。吾。曹。尙。有。安。枕。之。日。乎。果。也。不。出。所。料。某。甲。書。來。謂。黨。人。挾。其。前。往。漢。口。將。以。種。種。非。刑。置。之。死。地。父。果。欲。兒。生。還。者。須。再。以。五。萬。金。爲。黨。人。壽。兒。卽。可。脫。然。歸。來。矣。某。富。翁。接。信。之。後。知。黨。人。將。挾。某。甲。遠。赴。漢。口。惶。急。異常。素。悉。吾。於。黨。中。情。形。頗。爲。熟。諳。且。與。個。中。人。甚。有。交。誼。遂。以。此。事。託。吾。辦。理。吾。受。某。富。翁。之。重。託。不。得。不。盡。力。效。勞。輾。轉。察。訪。始。知。某。甲。已。爲。會。首。携。往。漢。口。吾。乃。不。辭。風。霜。之。苦。舟。車。之。勞。追。踪。赴。漢。訪。之。黨。中。所。謂。外。管。事。者。詎。知。某。甲。又。隨。會。首。往。鎮。江。矣。吾。又。至。鎮。則。謂。已。往。常。郡。吾。復。至。常。則。謂。已。往。無。錫。吾。復。至。錫。則。謂。已。

還故鄉矣。如此往返跋涉，吾始恍然大悟。彼黨施此狡詐手段者，蓋恐某富翁與之勢不兩立，或以最後一着相對待，故布此疑陣，令人無從捉摸。實則某甲固未出國門一步也。吾既窺破其謀，急欲回里，以此中情形報告某富翁，不圖沿路勞頓，遂至失眠，幾誤大事。此則吾遠赴漢皋之原因也。諸君聞吾一席話，如聽評話，如觀說部，興味盎然，而吾則口乾舌燥，不能不稍潤枯吻矣。

余與衆乘客聞翁言，竟有扼腕咨嗟，歎息社會之萬惡者，有怒目橫眉，憤恨黨人之無良者。余觀此狀，不禁微哂曰：諸君勿憑一時之氣而作此忿忿不平之態，須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假使某甲稍有經驗，決不與彼輩相往還，則社會雖萬惡，黨人雖無良，其如某甲何哉？又使某甲

自安庸愚，不慕豪俠，則守身如玉，無隙可乘，萬惡之社會，無良之黨人，亦無如某甲何也。無如某甲既鮮經歷，復不甘自安於庸愚，而欲爲豪俠之舉，遭此侮辱，乃自取也。何尤於黨人更何尤於社會？衆客聞余言，咸點首稱善曰：青年子弟能安分守己，自可免於禍患。君之言實爲至論。願世之青年悉聞斯語，而知所警懼也。言至此，汽笛鳴聲不已，舟抵故鄉矣。余乃攜其皮篋，與衆人點首作別，一躍上岸，亟亟歸家，以慰老母之心，而聚天倫之樂。某甲之事，究竟如何，結果余亦不遑問矣。



社會小說 幾幕影片

(慶霖)

(一)

有一個中年的旅客行李狼爲蕭條自己拿着一隻半新不舊的提包從火車站內走出僱了一輛人力車直向一家大旅社而來到得旅社門口旅客走進賬房裏狠和藹的對那管賬先生說道貴旅社可有空房間嗎接連問了三四次那管賬先生只是低頭打算盤不理會他彷彿既沒有聽見他的話又沒有看見他這個人其實旅客進門的時候這賬房先生的眼光何等銳利他却老早用那愛克司透光學審查過這個旅客了等到旅客問了第五次他才慢慢將一副銅框老光眼鏡除下擺出一副狠不好看的僵黃臉對旅客冷冷說道先生你要開個多大的房間值得如許大驚小怪却要前來攪

亂我的賬目呢你儘可以前去呼喚茶房給你找一個小房間就是咧接着高聲喊道阿三你去將三等房間第十二號開給這位先生問明他的來歷還要叨光現付房金才行阿三答應引着旅客就走旅客也不開口朝這二等第十二號房內一望覺得光線不甚明亮空氣也不大流通上首支着一張木架牀佈置是簡單極了便對茶房道就敷衍住一宵罷茶房道先生如果嫌這房間不好樓上是有好的不過恐怕你又嫌價錢太大咧午餐之後那旅客要出去看朋友想僱一部馬車乘去因爲去的地方很多無奈對於此地情形又不狠熟悉祇好硬着頭皮再去請教那位不狠和氣的賬房去怎奈賬房先生天生看不起窮人他聽見旅客的話卽刻將眉毛一皺說道先生你還是去僱人力

車罷。此地的馬車是昂貴得狠。恐怕你……當時旅客似覺沒有知道說些什麼也就慢慢踱出門外去了。距離晚餐一兩個鐘點之後旅客却已回來上牀睡覺他不願呼擾茶房所以人家多沒有注意於他旅客是一夜旅行一日拜客辛苦極點一覺睡到第二天傍午還沒有起身。矇矓之中彷彿聽見賬房先生站在房門外唧噥道是他嗎不錯的名姓號頭完全符合的這幾句話說完接着舉手拍門喊道大人還沒起身嗎。早上曾有幾個客人親來請安我曉得大人昨天辛苦今天天氣又冷不敢前來驚擾都擋了。駕適才督軍省長皆有片子來回拜現在道尹王大人又親自來了請大人起身會客罷。旅客聽見賬房的話趕緊起身迎接王道尹請他進內坐下談了半晌工夫道尹才起身作

別那賬房却寸步未離旅客左右小心謹慎侍候他盥漱吃點心。吆喝茶房做事不過旅客心中狠爲過意不去就對賬房說道先生你請去治事罷。賬房道一點事情沒有理當在此伺候大人茶房做事是狠不周到的。隨又問旅客道大人今天換個房間罷。昨日是簡慢了實在因爲客人住滿沒有空房。今早我是同一個熟客商量騰挪了一個頭等房間。旅客道不要費事我是就要走的。趕兩點十五分火車。賬房道大人如果要動身却就要去咧。現在已經一點半鐘了。旅客道狠好替我僱一部人力車罷。同他講好價值。賬房道大人自然僱一部馬車乘坐又快捷又舒服。人力車是不行的。至於價錢按照定章給他。即使大人少賞些也不敢計較的。旅客算過房金賞給酒錢就出門上車。賬房親

自○捨○着○提○包○交○與○馬○夫○一○揖○到○地○說○了○多○少○好○
話○恭○送○旅○客○去○了○旅○客○坐○在○馬○車○中○聽○見○蹄○聲○
得○得○不○禁○嘆○了○一○口○氣○心○中○想○那○旅○社○裏○的○賬○
房○爲○什○麼○對○我○前○倨○後○恭○今○昨○兩○天○的○冷○熱○度○
差○不○多○要○相○差○六○十○度○以○上○唉○真○是○令○人○莫○測○
咧○

(二)

李○國○材○是○個○舊○式○錢○莊○的○小○同○事○每○月○薪○金○只○
有○三○四○元○生○意○興○隆○些○分○紅○的○時○候○一○年○也○許○
分○得○百○十○塊○洋○錢○家○中○清○貧○得○狠○上○有○寡○母○下○
有○胞○妹○都○依○賴○他○生○活○請○問○國○材○靠○住○這○幾○個○
錢○的○薪○金○在○這○生○活○維○艱○時○候○養○家○還○不○能○夠○
他○如○何○穿○得○這○樣○闊○綽○呢○不○說○旁○的○單○看○他○一○
頂○帽○子○要○買○十○元○一○雙○鞋○子○也○要○買○三○元○什○麼○
夏○士○蓮○雪○花○膏○咧○白○玫○瑰○生○髮○水○咧○茄○立○克○香○

烟○這○些○銷○耗○品○的○出○賬○每○月○也○就○着○實○可○觀○了○
穿○的○吃○的○住○的○還○不○算○每○天○晚○上○三○朋○四○友○吃○
大○菜○逛○游○戲○場○嫖○窑○子○麻○雀○拍○克○更○是○按○天○的○
功○課○他○母○親○看○見○兒○子○這○樣○闊○綽○人○前○背○後○都○
說○他○能○幹○也○不○研○究○研○究○這○些○錢○從○什○麼○地○方○
來○的○他○妹○子○國○英○年○紀○也○漸○漸○的○大○了○長○得○十○
分○美○麗○因○爲○門○第○的○問○題○高○不○成○低○不○就○所○以○
至○今○還○沒○有○媒○人○有○幾○次○跟○住○母○親○哥○哥○逛○逛○
游○戲○場○和○戲○館○自○己○雖○是○打○扮○得○乾○乾○淨○淨○但○
是○比○較○人○家○那○些○女○郎○個○個○珠○圍○翠○繞○衣○錦○穿○
羅○心○中○不○禁○暗○暗○自○嘆○怨○恨○死○鬼○父○親○沒○有○丟○
下○一○注○財○產○叫○我○這○苦○命○女○兒○享○受○些○榮○華○哥○
哥○雖○是○待○我○不○錯○但○是○如○何○能○夠○使○我○滿○意○呢○
唉○好○好○的○一○個○清○白○女○兒○爲○了○穿○戴○虛○榮○的○問○
題○竟○壞○了○固○有○的○良○心○從○此○以○後○就○常○見○他○一○

個人出入那些墮落的魔窟不上半年工夫他不但有穿有戴與時下一班驕侈的女郎競妍鬪麗而且還有餘錢孝敬他的母親這胡塗的老太婆也是不知他女兒的錢是從什麼職業上得來的但曉得人前背後誇贊女兒同誇贊兒子一樣並且說我家國英的能幹比他哥哥還要強十倍呢。

(三)

張小。狗。子。是。當。皂。隸。的。有。個。兒。子。叫。做。瑞。增。這。小。夥。子。生。得。尖。刁。非。常。自。幼。即。想。跨。竈。不。願。世。襲。他。老。子。那。喊。威。武。拖。竹。板。子。的。生。涯。就。學。了。個。木。業。後。來。不。知。怎。麼。樣。勾。引。了。一。個。姓。余。的。寡。婦。破。了。他。的。貞。操。還。吞。滅。他。家。的。財。產。余。氏。除。掉。一。個。親。生。女。兒。外。還。有。一。個。養。子。叫。做。義。兒。的。年。紀。漸。漸。長。大。不。知。如。何。又。同。瑞。增。的。妻。

子。蘆。柴。筒。姘。合。他。妻。子。這。個。綽。號。叫。得。非。常。奇。怪。皆。是。平。常。同。余。氏。爭。寵。妬。嫉。互。相。罵。出。來。的。久。而。久。之。却。成。了。一。種。代。名。詞。這。義。兒。嫖。賭。吃。喝。不。務。正。業。張。氏。吞。滅。余。氏。的。財。產。却。間。接。被。義。兒。花。費。了。十。分。之。三。皆。是。瑞。增。妻。子。暗。中。津。貼。他。的。有。一。天。瑞。增。曉。得。他。們。的。曖。昧。義。兒。同。蘆。柴。筒。也。曉。得。事。情。不。妙。就。暗。中。商。量。不。如。先。發。制。人。三。十。六。着。走。為。上。着。諒。也。無。可。如。何。瑞。增。自。從。他。們。捲。逃。之。後。氣。得。害。了。一。場。大。病。連。大。門。都。不。敢。出。一。步。惟。恐。人。家。恥。笑。過。了。兩。個。月。旅。行。到。通。州。買。了。一。個。窰。姐。回。家。做。妾。名。叫。五。磁。兒。這。五。磁。兒。却。生。得。貌。美。年。輕。不。上。多。時。又。和。余。氏。的。女。婿。糾。纏。起。來。唉。並。非。著。者。於。新。文。化。昌。明。時。代。要。說。些。腐。敗。陳。言。這。果。報。兩。字。確。是。令。人。有。些。莫。測。呢。

(四)

一個極大墮落人格陷害青年男女的遊戲場。中有個狠漂亮的少年尾隨着一個極時髦的女郎行走。女郎行少年也行。女郎坐少年也坐。寸步不離。刻刻仰承顏色。不過不互相談話罷了。陌生的人都拿他們當做夫妻。女郎的神情雖是豔如桃李。却還冷若冰霜。另有一種威嚴。叫少年無隙可乘。與他接近。當時少年表示他自己誠懇的舉動。隨着女郎左右。已經有了兩個鐘點。毫無一點效果。他曉得沒有希望。就慢慢的離開女郎去了。說也奇怪。女郎看少年走了。心中也很明白他的意思。不禁笑了一笑。反倒跟尾着少年行動。剛巧少年走到影戲場內。悶悶坐下。忽然覺得隣坐送過一陣香氣。見來了一個女郎。接着伸過一隻手在少年膀臂

上拾了一把少年定睛一看。原來就是所尾隨的女郎。這時受寵若驚。大喜欲狂。互相密談了半晌工夫。就雙雙走出魔窟所去的地方。閱者諸公都可以猜測到的。不是旅館還是什麼地方呢。唉。這種隨意戀愛的現象。我想到處皆不能免。不過考究其原因。還是人們的本質。天生不良的。還是墮落人格的魔窟陷害他們的呢。

(五)

李俊人是個有名的慈善家。地方上無論發起什麼慈善團會。總是他老人家領銜。人家固然公認他是個慈善大家。他却也狠以慈善家自命。從前俊人家裏窮得上無片瓦。下無立錫。自從在慈善機關裏辦事。就漸漸發達。近來居然大發其財。建房屋。購田地。鬻姬妾。奴僕成羣。出入汽車。銀行裏活期存款。還有幾百萬元。人家說

起都稱他是慈善的報應俊人的太太太本是一個鄉下女兒與俊人曾共過患難如今俊人面團團做富翁他不用說自然也是居移氣養移體了但有一樁這位太太年紀雖小過俊人四五年但也差不多有五十歲了他的醋妬的性質却不少讓那些二三十歲的少婦只要看見俊人同那些燕燕鶯鶯的姨太太們親熱他就大動其氣肝火狠旺慣喜歡摔擱器皿掉子拍得喧天嘴裏不三不四的說道如今發了財做了慈善家第一樁就要購買狐狸精一個還不算數接二連三的買上多少哼哼旁人都承認你是慈善家我可是不承認的你也該自己明白這慈善家資格如何造成的橫財是如

何發的哼哼……俊人平素對人的手段再利害沒有但是一聽見太太太動怒就如耗子見

貓動也不敢動響也不敢響惟有打恭作揖陪他不是甚至下跪哀求乞憐唉俊人究竟爲什麼這樣怕老婆呢據說他這慈善家三字狠有些令人莫測的咧

芙蓉 (臨江仙)

牡蠣牆高紅映日日光豔觀花光有
人樓上曉凝妝拍名渾不似愁煞白
家娘院落沈沈闌曲曲私心欲替
熏香並頭都着彩霓裳莫嫌風料峭
願老綺羅鄉

滑稽小說 黛玉再生

(賊 菌)

陳希顏是蘭陵縣的一個老牌教書匠開門授徒從十九歲起到這篇小說開場的這一年已經五十七歲整整的有三十九個年頭他的這兒子曰店開在城裏進士巷的南頭因為是祖遺的房屋所以他的店面從來不曾遷移更動過他的櫃臺帳桌三十八年前擺在什麼地方現在還在這個地方但是他坐的那楊木椅子已經換了五張因為他 sometimes 和學生講古文觀止到得意的地方頭也搖起來了身子也擺起來了單腿也甩起來了先生是兩隻腿怎樣用單腿呢因為處館匠坐的時候都是右腿擱在左腿上眼睛裏看什麼或是嘴裏念什麼這隻右腿就像踢球一般甩起來了越是得意甩得越快楊木椅子筍頭很鬆經不起他天天當着

搖椅自然就容易壞任是尋木匠收拾整理釘稱子打巴子已經換新了五次聽說他那第三張楊木椅子考終命的一天先生也幾乎壽終子曰店因為椅子本來病勢臨危先生講范仲淹岳陽樓記講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時候右腿甩得太高脚尖踢到書案反動力強身子往後一埋椅子格剝一聲先生連椅倒下椅子腿離先生的要緊部位只差了半寸木刺把先生大腿刺個穿心過血流滿袴先生疊過去了幸喜有一個學生的父親是接骨外科盡義務實心實力的醫治十七天纔能再上子曰店的櫃臺挨了老板娘多少罵從此不准搖腿先生敬謹受教但是腿子平復如初的時候喉嚨裏有了蚊子唱的聲音不知不覺就又拿腿子帶起板來了好者老板娘有

小孩子不能時刻到店裏來監察他。所以仍舊是容易壞檀木戒尺。已經用到第五十三把。檀木是很結實的一年三百六十天一天二十四點鐘時時刻刻打學生。也不至於這樣容易壞。原來也有一個原因。先生打人狠。是酷刑起碼。一手二十下。兩隻手被這檀木傢伙四十下。實在禁不起。學生想了一個方法。運動大師姐。下河去代師兄洗尿布。請他嬌師娘的詔用戒尺。代替拍衣棍。回來時往鍋堂裏火中一放。化爲方炭。每次出公分三百文。大師姐樂得因利而利。先生追究。拿母命抵擋。因此先生每辦一次新戒尺。老主顧照批發價錢。花費二百四十文。狠受了意外的損失。但是先生出錢。大師姐得錢。一進一出。實際上賺六十文。一次先生作氣。師姐得意。學生雖然出了錢。却討了個免打的。

便宜自從這位師姐出世。先生就做了一個戒尺的銷貨處。閑話不提。這位先生這樣會打人。這月子曰店怎樣生意。到不推扳呢。因爲先生在八股時代。曾經弄到兩個字的大頭銜。自己的才情。祖上的德行。皇家的恩典。居然進了學。是個到數第一的秀才。他又滿嘴的孔子孟子。程子朱子。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到了民國。他的一條洋灰鼠色的小辮子。還盤在帽子裏。武的他只尊重張勳文的。他只拜服王湘綺。他店裏發達最得力。是一張廣告。是什麼廣告呢。是每年財神日開學送竈日放學。平時假期。只有清明端陽中元中秋冬至五天。他這一個法門。是迎合社會心理的絕好主意。有許多人。人家婦女怕小孩子到學堂假期太多。逢到禮拜。喘氣多。逼着男子把小孩子送到陳希顏的。子曰店裏。

來一屋子，坐上三十多個，他教大教大的學生，代小學生認字，把筆寫仿，一年也有三百塊錢的束脩，所以格外把假道學的幌子裝得像些，就是有點事情，先生甯可不在書房裏，今是絕不放的。

教書匠的招牌，越過越老，教書匠的文郎，却一天大，是一天，這一位文郎，生小的時候，品貌還不能說是十分醜陋，在小孩子中間，算中下的人材，但是老牛舐犢，教書匠心裏，固然鍾愛非常。子曰店的老板娘，把他這位太子當着粉粧玉琢的嫩娃娃，龍生鳳養的小乖乖，學名喚着莫言子。子曰店大老板和老板娘，定了約法三章，到了子曰店裏聽老板怎樣教導，但是不准打手心，撕耳朵，跪門檻，吃生薑拐（先生捏拳以指之，第二彎骨，鑿學生頭，名吃生薑拐）。

出了子曰店的門，不准教書匠瞪他一個白眼，呵他一口氣，有一次教書匠違約在吃飯時候，罵了一聲老板娘，哭罵了三天三夜，半個月，不會許他宿在房裏，不會讓莫言進子曰店的門，尋出大舅子來賠了，多少小心，認了，多少不，是纔得恢復感情，復爲夫妻父子如初。

陳莫言天資也是一個中等人，若是好好受點良好教育，普通知識大約不見得不如人，無如這位陳希顏先生，頑固迂腐，一點舊學根基也沒有，他偏偏自稱守舊，其實不必談國粹罷，就是八股復興，他的尊作未必就好，他那假裝道學文，諛諛酸溜溜樣子，二程夫子看見了，不把肚腸笑斷，也要把肚腸氣斷，但是習慣成自然，起初是裝幌子，騙騙學生，久而久之，就同戲子一般，出了場戲，就來了，句句話都有個聖人賢

人。孔子。孟子。夾在裏面。好像吃飯時。必定有樣。小。菜。不。算。一。回。事。陳。莫。言。不。是。上。等。材。料。磨。不。磷。涅。不。緇。的。自。然。染。蒼。則。蒼。染。黃。則。黃。受。了。頑。固。教。育。也。有。點。迂。而。且。謬。的。氣。味。一。年。復。一。年。在。陳。希。顏。看。起。來。將。來。這。月。子。曰。店。他。的。這。位。文。郎。是。能。繼。續。開。張。的。了。

十七歲的這一年。蘭陵縣。天花盛行。子曰店裏的學生。多更容易傳染。有七八個學生。做了花。花。公。子。各。處。小。學。都。放。了。特。別。假。種。了。臨。時。牛。痘。惟。有。他。的。子。曰。店。裏。照。舊。開。張。陳。希。顏。的。娘。娘。剪。了。一。個。紅。布。條。吩。咐。陳。希。顏。恭。恭。敬。敬。寫。了。四。個。字。是。天。花。已。過。用。鍼。線。釘。在。小。褂。領。扣。上。又。買。了。一。分。香。燭。紙。馬。在。客。堂。裏。祝。告。痘。神。赦。免。小。孩。子。莫。言。不。出。天。花。陳。希。顏。把。上。銅。青。的。金。頂。紅。纓。大。帽。戴。在。頭。上。滾。金。藍。衫。穿。在。身。

上。厚。底。破。爛。官。靴。套。在。脚。上。必。恭。必。敬。的。行。了。個。三。跪。九。叩。首。禮。老。板。娘。娘。教。他。不。必。累。贅。他。還。正。言。厲。色。的。說。道。關。乎。小。孩。子。體。面。的。事。求。神。不。可。禮。貌。不。周。那。知。道。不。到。三。天。子。曰。店。的。小。老。板。發。熱。了。渾。身。疼。痛。了。請。醫。生。一。看。說。是。恭。喜。恭。喜。令。郎。是。喜。事。見。點。了。但。是。來。勢。不。輕。須。請。一。位。幼。科。先。生。來。斟。酌。斟。酌。他。夫。妻。倆。嚇。得。戰。戰。兢兢。着。了。一。個。大。學。生。去。把。老。幼。科。先。生。王。保。齡。請。來。也。顧。不。得。三。元。三。角。的。早。門。價。錢。太。貴。了。娘。娘。忙。了。先。去。燒。香。幼。科。先。生。來。看。了。一。看。和。前。來。的。醫。生。斟。酌。開。了。一。個。方。子。陳。師。娘。急。得。要。下。跪。說。是。孩。子。就。是。自。己。的。性。命。要。老。先。生。保。全。老。先。生。說。道。放。心。放。心。醫。生。是。割。股。的。心。况。且。和。府。上。是。考。世。交。就。和。自。己。的。姪。兒。一。般。嫂。嫂。小。心。伏。侍。不。妨。事。的。陳。希。顏。送。

先生上轎的時候。老先生附耳說道。來勢很重。這劑藥是有七八分把握。但是痘癍全在嫂夫人當心。稍一大意。礙撞一點。那就有了痕跡了。陳希顏諾諾連聲。煎藥。泡湯。忙個不了。例行不放假的學生一聽見師兄出了天花。學生放先生先生樂得在裏面料理病人了。

痘齊了。漿足了。買糕饅點香燭。上朝磕頭。如搗蒜。天花府。虢國公。保佑小孩子標標嫩嫩。托漿清涼。敗毒一朝兩朝三朝九朝。過了痘疤破了。光光淨淨。一副臉。痘神賞識他密密的加了一臉的。大大小小圈兒。陳希顏倒也不以為意。他那子曰店的老板。娘心裏急煞了。媳婦還沒。有聘這一來。怕配不到一個美貌媳婦了。錢用。去了百十塊。買了些斑斑點點。十分懊惱。但是。還有一條命不幸中的大幸。像學生裏的張長。

壽王松年。李文錦。都是天花送的命。那纔可憐呢。也只好自解自歎。

陳莫言的阿姐十八歲上就出了閣。他的丈夫小時。候也是陳希顏的學生。後來入了學校。中學畢業。就入北京大學。翁婿兩個冰炭不投。經易絕。不到岳家來。因為陳希顏開口洋奴。閉口鬼。教員委實令人生氣。他在北方吸受新文化。專在新文化上用功。看見之乎也者。已經生氣。何況陳希顏酸氣滿身。自然合不攏。但是。雖不到岳家來。暑假期中。常接丈母舅子到他家去。這也是愛屋及烏。看的是妻子情分。

陳莫言二月底出痘。到了六月初將近一百多天了。悶的了不得。見姐姐。姐姐來接他。就隨着母親。同去飯後。在他姐夫案書上。翻翻看看。見一部紅樓夢。裝訂新鮮。還有些黑星兒。小半。

月。子。耳。朵。邊。子。棉。花。錘。子。的。符。號。他。不。懂。得。什。麼。新。式。標。點。隨。意。翻。了。一。段。正。是。劉。老。老。初。入。大。觀。園。看。了。一。頁。到。還。有。趣。他。向。姐。夫。借。了。帶。回。去。看。解。解。悶。他。姐。夫。說。道。這。是。白。話。文。最。好。的。大。著。作。但。是。借。了。去。看。狠。好。的。不。可。把。岳。太。爺。看。見。他。老。人。家。不。肯。平。情。度。理。又。要。批。評。出。許。多。不。好。的。話。來。莫。言。說。道。我。不。把。他。看。見。就。是。了。到。了。晚。飯。後。莫。言。把。一。部。紅。樓。夢。放。在。衣。包。裏。隨。着。母。親。道。謝。回。去。

他。晚。上。就。偷。看。了。半。天。越。看。滋。味。越。好。他。本。來。知。識。已。開。平。時。聽。他。老。翁。的。庭。訓。都。教。他。一。言。一。動。取。法。古。人。書。上。說。的。話。沒。有。一。句。假。的。沒。有。一。句。不。能。行。的。他。父。親。的。書。案。上。除。得。高。頭。講。章。外。就。是。百。家。姓。千。字。文。龍。文。鞭。影。唐。詩。三。百。首。最。出。色。的。高。材。生。纔。讀。古。文。觀。止。他。做。夢。

也。不。知。小。說。是。什。麼。東。西。現。在。看。了。這。部。紅。樓。夢。纔。知。道。世。上。有。這。種。好。書。談。的。是。這。些。好。頑。的。事。情。從。此。天。天。當。着。功。課。看。了。又。看。出。痘。之。後。又。不。曾。到。子。曰。店。在。家。裏。養。息。格。外。有。功。夫。看。了。一。遍。再。看。一。遍。舊。書。不。厭。百。回。讀。况。且。這。好。頑。的。新。書。呢。越。看。越。好。看。越。看。越。入。魔。起。初。自。己。想。想。我。若。是。個。賈。寶。王。定。規。非。娶。林。黛玉。不。可。又。過。了。些。時。簡。直。把。自。己。當。着。賈。寶。玉。了。林。妹。妹。林。妹。妹。呼。不。絕。口。廢。寢。忘。餐。先。是。子。曰。店。的。老。板。娘。娘。着。急。後。來。子。曰。店。老。板。也。知。道。了。來。望。他。的。文。耶。莫。言。向。着。希。顏。瞪。直。了。眼。睛。問。道。林。妹。妹。的。病。近。來。好。些。麼。弄。得。希。顏。沒。頭。沒。腦。後。來。歌。哭。無。常。不。娶。林。妹。妹。有。死。而。已。日。夜。的。亂。說。希。顏。查。點。來。由。看。見。這。部。書。氣。得。要。死。淫。書。害。人。罵。不。絕。口。師。娘。始。終。不。敢。說。出。書。

來由只得祕密叫女兒埋怨阿壻請他一個法還是他女婿想得到說道這都是岳翁不會把孟子的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一句話講得透現在心病還須心藥醫代他趕快娶個女人就說是林妹妹最好臉上有些麻子身體瘦弱些他如果再有什麼話說來找我去我自然有話對付他

陳希顏夫妻倆愛子情殷只好依計而行但是子日店的小東富有之家不肯要他做女婿况且似瘋若顛外面人都知道更從那里去討親天定姻緣月下老人已經代他們紅繩繫足陳希顏的女壻下鄉收租有一家佃戶夫婦雙亡丟下一個十六歲的女兒臉上圈兒不少身材還苗條叔子又養活不起欠的租又無力償還陳希顏的女壻一想對他叔子說起這門好親

事問他願意不願意自然磕頭如搗蒜恭謝大恩了就豁免了欠租賞了四十元殯葬費立了一張喜書帶回來辦了幾件衣服揀了一個最近的吉日一乘轎子送到陳府來完姻了

陳莫言聽說林妹妹嫁他了收拾洞房了歡喜得非常吉日到了鼓樂行禮新娘下轎莫言目不轉睛的向着新娘這時候他姐夫被岳母請來了向他道喜他和他姐夫附耳問道林妹妹怎樣麻了的他姐夫把他扯到鏡子面前教他自己看一看說道寶玉怎樣麻了的你不可多話怕林妹妹生氣莫言點點頭吉期過了莫言的病果然好了三天後莫言到姐夫家謝媒笑向姐夫說道你好他姓劉不姓林他姐夫道你還是姓陳還是姓賈莫言道我自然姓陳他姐夫笑道你是寶玉復生他是擊卿再世但是隔

了。一。世。不。得。再。姓。前。生。的。原。姓。了。你。既。姓。陳。他。也。只。好。姓。劉。罷。

杜鵑 (南鄉子)

夢。冷。蜀。五。宮。一。點。丹。心。若。箇。通。暮。暮。
朝。朝。惆。悵。怨。東。風。叫。月。無。聲。淚。自。紅。
羽。翼。未。能。豐。待。逐。封。姨。意。轉。慵。舊。
日。五。孫。歸。也。未。情。濃。離。向。江。湖。勸。卸。
篷。

梔子 (解佩令)

同。心。誰。結。國。香。誰。贈。悶。懨。懨。又。麥。
秋。天。氣。玉。骨。冰。肌。笑。生。就。情。深。海。
似。便。標。梅。春。心。不。死。秋。千。院。落。
鶯。聲。樓。閣。趁。新。晴。淡。妝。初。試。同。病。
何。人。簾。捲。處。玉。人。朝。起。懶。梭。頭。雲。
鬢。半。委。

寓言
小說
華夫司脫令之遺囑

(民哀)

大飛行家華夫司脫令自飛機傾跌而下傷其腰骨震及臟腑雖經皇家醫院醫士用種種方法施救然而牀褥奄奄殆將不起華富於思想其所發明已經流行之單葉飛機法既簡而速度加增今年方祇二十九歲父母早世子然一身其妻愛雪梅麗與華結婚僅三年伊爲芝加哥有名大富商之子女父醉心科學必欲得一科學界有名人物爲婿前五年自巴黎返美與華相值於輪船中偵知爲全國有名之科學博士且尙未婚故歸國後卽以女妻之愛雪梅麗雅不欲就此東方式之強制婚姻因震華享科學界盛名故於一八九二年結婚於紐約嫁後愛兒華夫司脫令日夕潛心科學終年伏處一

室自樂其樂幾不知愛情爲何物者愛雪梅麗年正少艾烏能甘此落寞因是夫婦間之情感遂生閼膜然而此科學家華夫司脫令始終似未喻其愛妻之用意所在愛雪梅麗益覺鬱鬱無聊遂假歸省爲名返居芝加哥與其夫不通音問者已兩年有餘其父覘女之不作歸去想以言諷之反受女之責備父女間亦因華而屢屢齟齬矣華夫司脫令方面終日埋頭於科學參考書及科學儀器中反覺耳根清靜不以妻之不來爲異胸中亦明知己之不能見愛於其妻然爲己之名譽前途計斷不願舍愛科學之心思以移愛其妻舍此又無法可以挽回其妻之情愛故亦聽其自然置之不理及至被創之後理宜拍一急電促愛雪梅麗來調護一切初不料華僅命拍一四等電去且電文尤輕

描淡寫略言自空墮下身受微傷已居醫院看護完備卿如有事未便即來則亦無須有勞玉趾賁臨云云此種去電見者皆咄咄稱怪而愛雪梅麗之回電尤爲人所不料謂既已住院非常妥善八字並無下文亦無隻字慰問更無論是否親來探視問題焉於是人乃知彼夫婦間之惡感匪外人所能知者也華夫司脫令接得覆電非但不怒反笑謂看護者曰吾固早知伊不來探視今何如言訖以來電擲之枕側不再作一言

月光上矣涼風振葉蕭蕭作響室中之病人仰臥枕上見室中所懸之電燈罩以葱色之幃燈光染成黝碧色通室慘綠如鬼窟令人毛骨悚然華夫司脫令自覺呼吸漸促知死神已臨室內諒生存於此世之時日不久所幸箸述播傳

世界即死亦無憾生平殫心學術不殖生產故遺囑雖早已繕就然因其無絲毫金錢臭味決計不爲人所注重預料難成其爲有價值之文件也心地坦白無礙無掛日維求其早昇天國光陰荏苒秋風日厲若促華夫司脫令之早早與世長辭如是者五日此科學家華夫司脫令竟辭濁世而去臨歿時笑容猶未斂也

華夫司脫令既歿其常年法律顧問梅吉涅哥和律師爲其保存遺囑之人依法律手續自應急電其妻愛雪梅麗以噩耗報之并擇定成殮華尸之所在科學總聯合會并於同時舉行開讀遺囑屆日此可憐之未亡人愛雪梅麗慘淚盈盈披黑色之紗立於其亡夫棺左一般青年子弟見此顧盼生姿之嬌雌多存誰能徼倖承乏之邪念幾忘今日爲何日此地爲何地斯來

爲何事矣。科學會中人平日多友愛。此唯一科學家。且有仰其名而來。弔紼置花圈於按放臘燭之案前。以伸敬意。一種淒涼景狀。有非吾筆所能形容。得似者。有頃梅吉涅哥和律師不苟言笑。立於棺前面。作銖色指揮。弔客及科學會中人。立於棺右。迺鄭重當衆拆封曰。此吾好友華夫司脫令。科學博士之遺囑。願諸君及承受遺產人。其諦聽之。華君研究科學。有年在飛行界上。已留有單葉飛機之優美成績。吾儕方冀其更有作爲。不料天厄。其生於前星期。因飛機失慎。受傷致命。吾輩對於此死者。對於科學及飛行界前途。當如何悲悼。密昔司華夫司脫令。爲與今日遺囑之最有關係人。余將當衆宣讀矣。梅律師言至此。略爲休息。遂朗誦華夫司脫令之遺囑曰。

嗟夫。我華夫司脫令。乃一孤愁窮餓之鄙夫也。幼爲怙恃失依之苦兒。長幸成科學界之驕子。生不知有父母。鞠育之樂。長養於外家。而篤嗜研究各科學術。根於天性。潛心求之。但覺科學。卽吾父有所心得。私心竊喜。常以之譬母爲慈愛。余旣得列名於科學會中。忽動求婦之念。此實余一生之大誤點。如幾何中之謬誤公式。外雖若合。而中則乖謬。娶婦後。未嘗不思以媚學之心。移而媚吾妻。乃吾身如算學中之圓錐立方。諸體五心。亦如拋線割圓之器。與世俗之愛情。乃竟繫柄相似。格格不能相入。吾妻與余異趣。而求其見愛。勢本大難。吾初允妻父之許婚。因老人之嘉。吾有學意。謂其女亦如之初。不料其女之意。旨與其父適成一反比例。默測妻之允從。父

命。遽。爾。許。身。於。吾。者。其。時。所。交。往。之。男。子。祇。余。一。人。故。得。成。此。婚。媾。而。結。婚。以。後。始。焉。如。炭。火。之。熾。繼。則。冷。逾。北。極。之。冰。余。以。殫。學。之。故。無。暇。考。慮。吾。夫。婦。間。之。情。愛。度。數。以。平。余。妻。之。恨。於。是。吾。妻。恨。余。之。念。益。深。驟。假。歸。省。而。判。別。雖。不。致。睽。離。地。步。然。此。情。此。生。幾。若。無。有。復。合。之。時。卽。使。貌。合。精。神。仍。距。離。者。傷。哉。余。因。一。念。之。誤。累。及。青。春。少。艾。之。愛。雪。梅。麗。使。伊。爲。余。而。嘗。人。世。間。所。謂。淒。涼。况。味。不。得。一。美。好。少。年。爲。其。終。身。之。衛。虛。負。此。大。好。韶。光。爲。罪。戾。均。屬。我。始。其。端。我。非。有。憾。於。愛。雪。梅。麗。此。心。可。表。天。日。愛。之。特。甚。良。爲。科。學。所。主。已。不。能。自。行。作。爲。徒。於。中。宵。課。罷。自。怨。自。艾。而。已。余。既。爲。飛。行。界。中。人。余。之。生。命。早。付。天。壤。隨。時。隨。地。可。以。粉。吾。身。而。碎。吾。骨。不。

得。不。預。立。遺。言。以。告。吾。最。摯。愛。的。好。友。梅。吉。涅。哥。和。律。師。不。過。此。紙。所。書。雖。曰。遺。囑。而。與。尋。常。有。異。但。期。君。爲。我。踐。其。言。耳。余。若。不。幸。請。轉。告。吾。妻。愛。雪。梅。麗。履。行。下。列。之。兩。條。條。約。

A 吾。死。後。無。遺。產。可。以。再。醮。善。擇。後。夫。幸。勿。再。嫁。科。學。家。

B 切。弗。爲。吾。守。志。以。益。吾。死。後。之。罪。戾。令。吾。靈。魂。不。能。安。帖。

吾。終。鮮。兄。弟。所。朝。夕。在。念。惟。吾。摯。愛。之。友。人。梅。吉。涅。哥。和。余。殫。思。數。載。於。飛。機。之。構。造。圖。說。陳。陳。皆。在。吾。友。之。篋。筒。發。揮。而。改。革。之。與。夫。保。存。之。責。皆。望。之。吾。友。矣。珍。重。珍。重。君。見。我。此。囑。必。將。大。笑。以。爲。科。學。家。之。作。爲。非。復。尋。常。然。余。今。生。虛。名。既。得。余。身。亦。好。穩。歸。天。

上別矣。梅吉、涅哥、和君能繼吾之志，以大斯業。則余將點首含笑於茫茫虛縲之太空也。愛雪、梅麗、聞梅、律師朗誦此遺囑語了，了。始而忿然作色，繼乃嗒然若喪其魂魄，恨極而氣厥。遂暈於棺側。幸棺右有女賓三四人急前援救。良久始蘇。愛雪、梅麗長歎一聲，忽撫棺大痛哭。罷翩然向外有頃，車聲鱗鱗起於門外，想已行矣。

衆人聞此奇異之遺囑，有笑、有華、不知愛、妻爲世界愚人亦忍人有慨歎其殫心學術身後皎潔能推翻社會無形之魔鬼，打破金錢之樊籠，是可爲後世勸者。有指愛雪、梅麗之毫無智識不能助夫成，大名有憐愛雪、梅麗之命苦，中年遭此巨變，此際之禮場但聞慨歎與長吁之聲。斯時讀罷遺囑之梅吉、涅哥、和律師面上之鉄

色忽變成灰白色，手腕震顫不定，致紙亦簌簌作聲。少定始大聲言曰：嗟夫，吾友華夫司脫令，奇才也不幸短命而死，其生前備嘗苦况，不見容於社會，猶可警，并不見理於其妻，誠可憐人哉。似余木強無能之人，自入於科學之樊網，偶鏡已，貌覺不足以動美人之愛，故婚姻之念，久冷日專心於箸述矣。吾友華夫司脫令思想超絕，其進取有一日千里之勢，而娶妻以後，神志忽頹，學術之事，乃竟無所發明。余初以爲其人爲愛情所惑，至棄所學而不顧，常以錚友之誼正言切責，而華君默然不聲，其狀甚苦。初未知其中有如是之委曲也。吾友逝矣，後之學者能如吾友之勤奮多所發明，恐未多得也。豈不大痛惜哉。梅言至此，不覺哭失聲。在場男女爲其感動，亦皆爲垂淚。此時之禮堂無異以淚點爲

最。後。大。紀。念。也。
搆。造。之。材。料。以。爲。此。科。學。家。華。夫。司。脫。令。留。一。

閨情 (明翼)

惻。惻。輕。寒。侵。畫。樓。纖。雲。好。護。玉。
搔。頭。魂。銷。繡。帳。憐。香。滿。夢。阻。珠。
簾。怯。雨。收。小。字。有。情。鸚。鵡。喚。芳。
晨。無。意。海。棠。留。門。前。又。漲。相。思。
水。添。得。璇。闈。一。夕。愁。

雁來紅 (調寄瑣寒雲)

北。地。胭。脂。南。朝。金。粉。都。歸。蔣。逖。
秋。風。幾。度。一。帶。柳。昏。花。暝。曲。闌。
偏。獨。小。影。亭。亭。依。然。富。貴。三。春。
景。問。阿。誰。翦。絲。隔。宵。雁。帛。寄。來。
蜀。錦。隱。隱。猩。紅。斑。駁。醉。豔。扶。
搖。久。逾。新。穎。是。花。是。葉。分。付。美。
人。細。認。道。依。稀。麗。若。朝。霞。但。知。
片。片。多。情。甚。若。檀。奴。欲。見。分。明。
試。向。伊。親。問。

寫實 小說 新年憶語

(明道)

落霞生日。余年方二十有三耳。此二十三年之中。人事滄桑。變幻不測。不知歷受幾許痛苦矣。蓬心不振。蒿日多憂。彼造物既生余。何爲而故設網羅。陷余于至悲至慘之境乎。又何爲而使。我性非魯鈍。幼喜讀書。以故多增無限煩惱。設我爲蚩蚩愚氓者。蠢然無識。度此渾渾噩噩之光陰。豈不甚善。嗟乎。豈知我乃一活潑自由之少年。孰使吾至于此耶。

今日爲元旦日。風和日麗。爲此一年中最佳之日。亦爲人生新命運開始之日。蓋往年之種種晦運。與種種罪過。譬如昨日死矣。此一年中前途未知若何。故芸芸衆生。意中皆有無限之希望。冀將來之歲月。必較去年之時日爲佳。爆竹聲。吉語。種種。凡人家兒女。咸易新衣。戴新帽。

著新履。買新玩具。往來跳躍。至家長處賀年。而家長亦賜以小銀圓。果品食物。作纍纍之祝頌。語。猶憶吾幼時。在新年中。何等快樂。我母親衣我以醬色之灰鼠小袍。我父親則爲我售新帽。引我至戚鄰家賀年。又挈我出外游玩。吾當時天真爛漫。不識不知。苟得數銀圓。卽與鄰兒盡購月炮。放之。當燃藥線時。砰然一聲。則有如圓月者。高升簷際。光華皓潔。甚可喜也。我心粗不愼。以月炮倒放。以致火藥入我袖。痛極。而揮新衣。亦因之毀裂。我父欲以杖責余。而我母乃勸曰。新年之中。兒女理合歡樂。小不愼。容或有之。也。值得如許張致。邪。我父乃一笑而止。及今思之。同是新年也。而孰知孤燈隻影。淒涼萬狀。回首前塵。能毋泣下沾襟乎。

我有一表姊。日月娟長。我兩歲。母喪。父存。自幼

即寄居我家。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我父乃延師教之。讀愛我二人者。至深。每至新年。我母亦爲之易新衣。命僕婦引我二人往觀傀儡之戲。食則同桌。居則同榻。雖夫婦之親愛。蔑以加矣。及長。我乃隨父宿於書房。不能如前日之親暱。然我母之意。固欲得月娟姊妹作佳媳也。故當我十五歲時。除夕之夜。月娟姊妹同吾母搓粉糰。包角黍。其瑩潔之手腕。實令人愛慕。無窮。我母謂我曰。汝當猛著祖鞭。用功上進。母爲不肖子。則我必以月娟姊妹爲汝妻。我聞言。覩月娟容貌。又思及月娟之才。不禁喜出望外。從椅上躍起曰。吾母之言。信乎。時月娟芳齡已十六。既聞此言。則以螻首匿於我母懷中。蓋不勝羞慙也。正月三日。月娟父自海上歸。我母向彼代余求婚。孰料吾舅已將此如花如玉之美人。許與富家兒矣。

我。得。此。不。愜。意。之。惡。耗。懊。恨。無。已。咒。詛。彼。人。奪。我。月。娟。姊。去。思。彼。亦。人。耳。其。胸。中。學。術。未。知。何。若。徒。以。有。此。阿。堵。物。而。爲。彼。捷。足。先。得。矣。嗟。夫。美。人。已。歸。沙。叱。利。義。士。惜。無。古。押。衙。我。心。茲。碎。我。懷。彌。痛。思。此。新。年。實。爲。我。第。一。之。不。祥。日。至。今。思。之。心。怦。怦。而。動。猶。不。能。忘。情。也。

月娟既嫁。老父又逝。此時物換星移。我之家庭大變矣。幸幼讀詩書。粗識之無文牘。一席乃爲我得。庶不致使堂上老母有凍餒之虞。而老母望媳心切。時時託人作伐。於是執柯者絡繹而來。但我自經此挫折之後。常以爲天下美人安有鱗生之分。自歎命薄無意於此矣。徒以慈母苦心爲人子者。安忍重違其意。故不得已而允之。先是某友從吳門來。言其戚汪姓。有掌珠二。長者年方及笄。在某女校肄業。美外慧。中以彼

適此堪稱嘉耦。我母聞之大悅。浼友往作蹇脩。而雁沉魚杳。一去不返。幾令人望穿秋水。久之始有函來。乃言汪父之意欲攀高親。須留學生爲彼東床快婿。或富如陶朱者亦可議婚。否則恐難諧也。我讀此書。我舌咋矣。自此我知今日之女學生其價值之高。有出人意外者。繼來者如我姨亦以我家菲薄而罷。當時我娶妻之念。置之度外。亦不甚注意。後再三磋商。卒聘沈氏女爲室。我妻名文蘭。故宦家女也。雖僅識粗淺文字。而針黹精妙。有鍼神之譽。于歸後事姑至孝。襄理家事有條不紊。至是我乃歎當世娶妻者類多欲其容貌佳。才學高。而不求其性情之優劣。婦職能盡與否。嘗見某家婦。乃某學校畢業者。不知相夫持家諸務。事事轉需人料量。此等女子於實際上有何裨益者。以故我以為娶

妻如文蘭。可以無憾矣。嘗憶某新年。我同我妻拜我母。年我母喜親扶我。儕起且曰。吾深望第二之新年。有孫兒抱我懷中。也不料第二之新年未至。而我可愛之老母已不幸而棄養矣。嗚呼。新年人皆歡迎。汝惟恐不及。而我覺我之新年皆爲我不祥之紀念。新年新年。汝何福人而禍我耶。自今以後。談及新年。吾必拱手而謝。且爲之退避三舍矣。

當吾母淹纏牀榻之時。我妻憂慮甚深。面無笑容。昕夕服侍。無倦意。屢催我延醫診治。奔走呼救。乏醫藥資。則出簪珥典之。如是者月餘。覺我妻玉貌清癯。不勝憔悴矣。吾母易簪之夕。我妻哭泣失聲。兩袖未乾。當天祈禱。願以身代。卒無效驗。蓋棺之日。我妻一慟幾絕。欲以身殉。後經親戚之勸。乃節哀治事。然因之體質大傷。卒距

吾母之死未及一載而文蘭患癆瘵病歿天之厄我可謂至矣猶憶其在世之末日握我手而言曰妾來君家已閱五年先姑待妾猶母之待女不幸先妾而去引爲大憾君之待妾亦情義雙至妾亦摯感不意薄命人無福消受吾夫婦將成永訣矣我死固不足惜第結褵多載未爲君家生一兒承祖祧賚恨無窮然妾死之後君勢不能不鵠弦重續妾深望君謹慎將事娶一有才貌德兼備者爲君內助耳我聞妻言不啻利刃刺心萬箇叢體矣然吾妻雖亡吾之心時時記憶覩物思人觸目生感兩袖啼痕迄無乾時默念茫茫斯世安有如我妻沈文蘭者乎卽有之我亦不願再娶甯爲鯨魚以終蓋我心寸寸破碎無希望幸福之可言矣

我妻死後之新年表姊月娟從北京歸我歡迎

伊於車站剪燭西窗互紱闊別方冀月娟有以抒我愁緒豈知我表姊亦自傷身世其苦况尤甚於余者耶先是月娟所嫁之壻乃輕薄兒時時走馬章臺在蜜月中尙留戀粧閣過此則沈溺勾欄中足不入戶矣月娟既遇人不淑又遇强悍之姑金屋阿嬌降爲竈下炊婢種種虐待不堪言狀月娟月娟此時豈異墮落火坑耶我旣自悲身世又爲月娟悲所遇皆不如意事受激刺尤深是夕卽覺頭暈目眩難以支持至明晨卽病矣病中月娟時來視余且溫語安慰我感切肺腑默祝上蒼佑此名豸勿爲狂風暴雨所摧殘月娟亦面露憂容強爲歡笑然而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此時我等已涕泗被頰矣

元宵節近月娟回京之時亦至我二人臨歧依

依不忍分別。然汽笛一聲。素巾三展。月娟竟別。我去矣。歸家後。既思月娟。復悲文蘭。心如狂病。語如夢囈。自思世界人類。舉欣欣然。莫不享受幸福。惟我則獨無。上帝既奪月娟。復喪文蘭。何其待我之酷耶。傷心人所遇多悲慘。復有何物能使我樂。不如祝髮空門。皈依佛教。斷絕塵緣。之爲愈也。自此我卽棄家遠走。投浙之某寺。爲僧。我之爲僧。豈出自我之本心哉。蓋種種悲傷之境。遇迫我至斯耳。

虞美人 (鵲橋仙)

靚妝膩粉。舞衫綴錦。絕世丰神。
依舊春風庭院。綺羅叢比。往日
繁華似否。軟紅十丈。柔情幾
許。不覺腰圍減。瘦楚歌垓下。最
傷心。一回首。淚和雨。驟。

瓊花 (虞美人)

二分明月。知何處。后土祠邊路。
隋煬定。自說繁華。一代江山。賸
有玉鈎斜。春情默默。春愁黯
似美人。疎懶。香魂憶否。舊風流。
不少珠簾繡幕。盡荒邱。

歲闌佳話

鳴弋

夏小正。十有二月鳴弋。傳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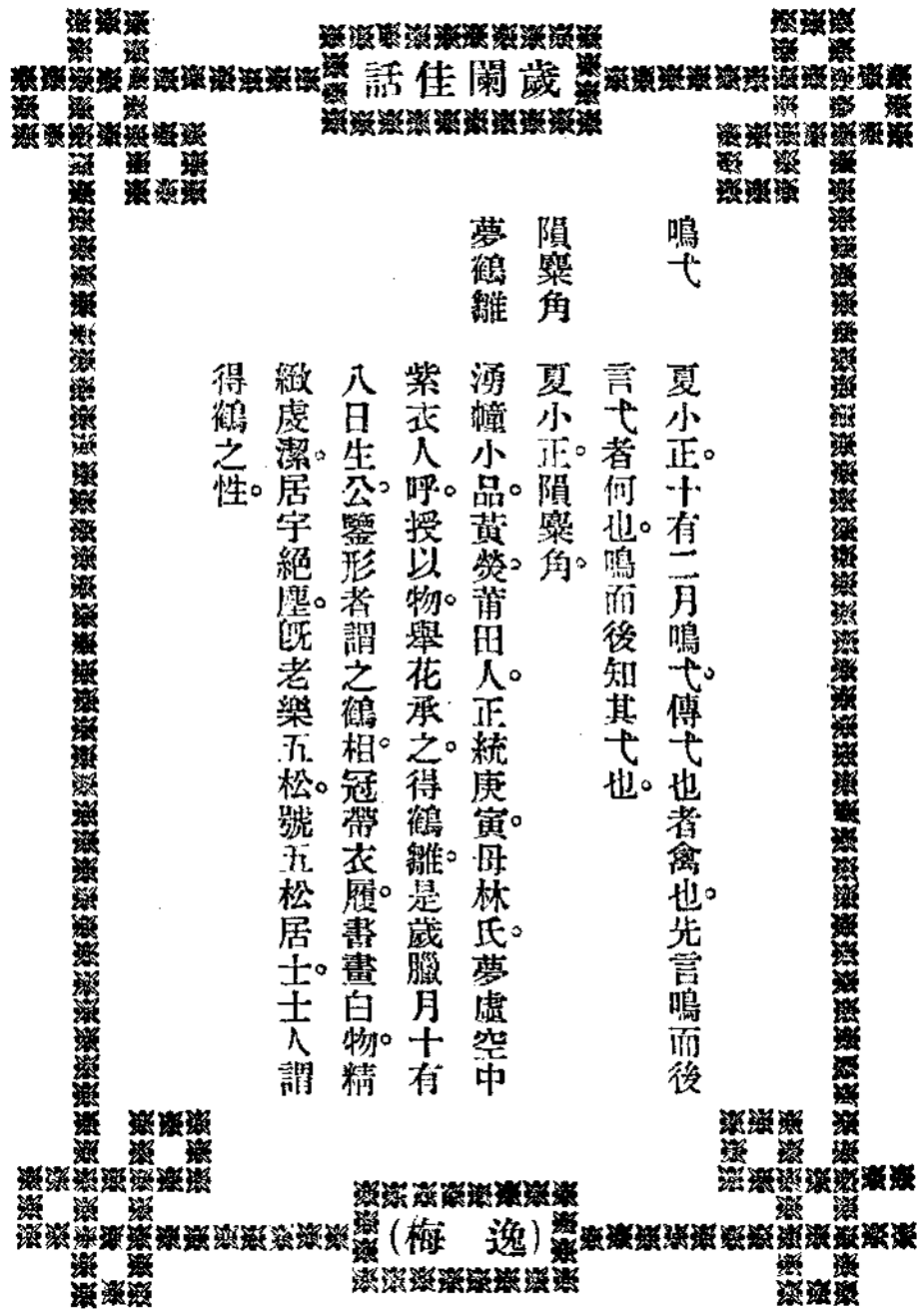
隕粟角

夏小正。隕粟角。

夢鶴雛

湧幢小品。黃煒。莆田人。正統庚寅。母林氏。夢虛空中紫衣人呼。授以物。舉花承之。得鶴雛。是歲臘月十有八日。生公。鑿形者謂之鶴相。冠帶衣履。書畫白物。精緻虔潔。居宇絕塵。既老。樂五松。號五松居士。士人謂得鶴之性。

(梅逸)



滑稽小說 韭菜與被頭 (哲身)

我家裏書案上忽然丟了一枝禿筆。急於要用。四處找尋。竟不可得我妻笑道。現成一個大偵探。坐在家裏。你怎麼不去請教他呢。我笑道。你說些甚麼話。我們屋裏除了我還有一個你除了你還有一個我。此外還有我們養的那隻狗。阿金了。我妻道。阿金到是阿金。我說的大偵探。就是梳頭娘姨阿金。我聽了有點高興起來。說道。阿金居然會做偵探嗎。這到是很有趣味的。你說到底怎麼一件事。我妻見我這樣的問。他便也高高興興的說道。有一天燒飯娘姨買了小菜回來。一個不留心。不曉得怎麼把一大把韭菜會丟了。後來阿金曉得對燒飯娘姨道。你不必着急。明天包在我身上交還你一個賊骨頭。第二天早上。我還睡在床上。只聽見樓下。

大呼小叫的。在那裏鬪口。細細聽去。才知道。罵的就是樓下東廂房住的房客。同我們阿金。燒飯娘姨兩個人。在那裏鬧得一個不亦樂乎。我便起來。奔下樓去。問他們道。到底爲甚麼事情呢。問了半天。方才明白。就是因爲我們廚房裏。那天少了一大把韭菜。我們阿金說是他們燒飯娘姨偷的。我就問阿金道。你說他偷韭菜。有證據嗎。做賊的名氣是不好瞎冤枉的呢。阿金便指手劃腳侃侃說道。他們昨天並沒有買韭菜呢。請奶奶去聞聞他們的馬桶。看說者便趕去。把他們的馬桶蓋揭開。陡然間一陣特別氣味。沖了出來。不是吃了韭菜。可以賭得誓決。沒有這種硫化輕氣。他們主僕雖然嘴裏亂談。亂罵。不肯承認。其實那一種難爲情的面孔。早已把口供畫在臉上了。我因爲這一點點小事。

犯不著得罪房客勸了幾句大家方才不言。又有一天我房裏少了一床絲綿被頭。阿金道：「奶，不要性急三天裏頭我有把握一定能夠查出來。如果查不出來我情愿照賠我因為那匪菜的事已經曉得阿金却有點偵探的小本領聽了他這樣說便笑了一笑到了第四天阿金果然抱了丟失的那一床絲綿被頭進來說：「道奶奶阿是物歸原主我阿金的偵探本事到底如何我問他道這床被頭到底在甚麼地方發現呢阿金笑道我目丟了被頭之後先定了偵探的步驟。」

「第一是外賊還是家賊」

那丟失的時間在上午十點鐘以前八點鐘以後這兩點鐘之內我們燒飯娘姨在後門口揀菜我在樓窗口桌上梳頭前門進出的人逃不

過我的眼睛。這樣子說來當然是家賊不是外賊。

「第二既是家賊還是主人還是僕婦」我們這三上三下的房子一共住了五家除了我們自己住了樓上東廂其外的是客堂樓一家樓上西廂一家樓下西廂一家樓下東廂一家這四家人家主人們每天都在一點鐘至三點鐘起來從來沒有十二點鐘以前起來的我還不放心便親自到各房裏去偵探一週都是鼾息大作我認定他們不是嫌疑犯自然是僕婦們了。

「第三既是僕婦們偷的這被頭還是仍在家裏還是已出了門」

這天十點鐘以後我便留心並沒有人拿很大東西出去我認定這被頭還在家裏。

「第四既認定僕婦偷的還是樓上的僕婦還是樓下的僕婦」

這床被頭是在我們後房丟失的。如果樓下的僕婦走上來偷要把這個極累贅的東西拿下去。決定沒有這樣的膽量可以決定是樓上僕婦偷的。我有這幾個理想就開始偵探。這一天却沒有成績。第二天早上我因為頭一天晚上思想過度竟睡到十點鐘還沒有醒。正在好睡的時候被燒飯娘姨來吵醒。說道：「剛剛樓下的娘姨背了一個極大極大的東西出去。我急道你爲甚麼不去看看呢？」燒飯娘姨道：「我那裏敢上去看呢？萬一不是那還了得我聽了大驚道：『不好！賊已出門！』我只得舍去頭一天的理想。要到外面去偵探。這個範圍是狠廣的了。急忙起來用我偵探的手段去探樓下的小大

姐。那小天姐如何禁得起我盤詰呢？我自然滿意。而回那背出去的是一隻小紅。我們燒飯娘姨只看見他後影便急急忙忙來報告我。我險些兒走入歧途。我的理想既不失敗。依然照程序進行。這個時候又有兩個難點。

「第一是恐怕換了面子不敢一床床的去拆開來看」

「第二是雖沒有換面子。僕婦說過了。主人把被頭藏在大櫥裏。或是箱子裏。試問我私家偵探敢不敢去查」

有這兩個難點。我便丟了第二個問題。先從第一層入手。我就費了一天的心思。到客堂樓及樓上西廂裏去用出兩種手段。

「第一是替他們鋪床。偷偷的撕開去看被絮」

「第二是替他們燒鴉片煙故意的吃香烟把被頭燒一個洞」

偵探所得的結果是客堂樓主人床上有絲綿被絮兩條樓上西廂後房僕婦床上有絲綿被絮一條雖然被面不是我們的我認定這三床之中必定有我們的在內但是絲綿被頭人都可有不是我家的專有品必定要有一樣牢不可移的證據破案時他們才心服三床裏頭自然是娘娘那床最涉嫌疑我本想問他你是一個娘娘連棉袄都是破爛的怎麼有這樣很好的絲綿被絮呢又恐怕他仍是執定沒有證據的不肯承認我就在那天晚上放了一個謠言說是我們奶奶因為少爺會用錢把私目積下來的一百塊一張的鈔票八張塞在那絲綿被絮頂頂中間叫我那裏賠得起呢自從這個

謠言傳出之後那上上下下的娘娘大姐無不交頭接耳當做新聞講我便專門注重那樓上西廂後房僕婦的舉動見他無緣無故的常常去看他的被頭看被頭時候還把一雙眼睛四處一看恐怕有人瞧見第二天晚上我竟空等了一夜到第三天晚上已經有三點鐘的時候他故意跑到我睡覺的後房來借剪刀他是來看看我睡著沒有的自以為聰明極了我便假裝睡著任他連叫帶推的我總是個不醒等他去了我便輕輕的跟了過去誰知他果然上了我的當把電燈熄了坐在床上拆被頭尋八百塊鈔票呢我把電燈開亮趕上去道謝謝你把鈔票還了我被絮你儘管拿去我只要鈔票有了那床被頭情愿賠的那僕婦大驚失色的哭道那裏有甚麼斷命鈔票我自己還相信沒有

第二個人來拆了偷去。因為我刻刻留心的。如果報了捕房偷被頭的罪名。我到不怕要我賠八百塊鈔票。就是殺了頭。再充軍也拿不出這筆錢來。那時候我只要他一床被頭。他是肯萬肯。我難道真個還想問他要八百塊鈔票嗎。阿金說完真個把我笑了幾天。不過你這一枝秃筆一錢不值。恐怕他那個大偵探家不肯大才小用罷了。我聽了我妻的話不禁大笑。果然不敢煩他。偵探後來一想我的妻那裏是講甚麼。大偵探給我聽簡直是罵我的一枝筆不值錢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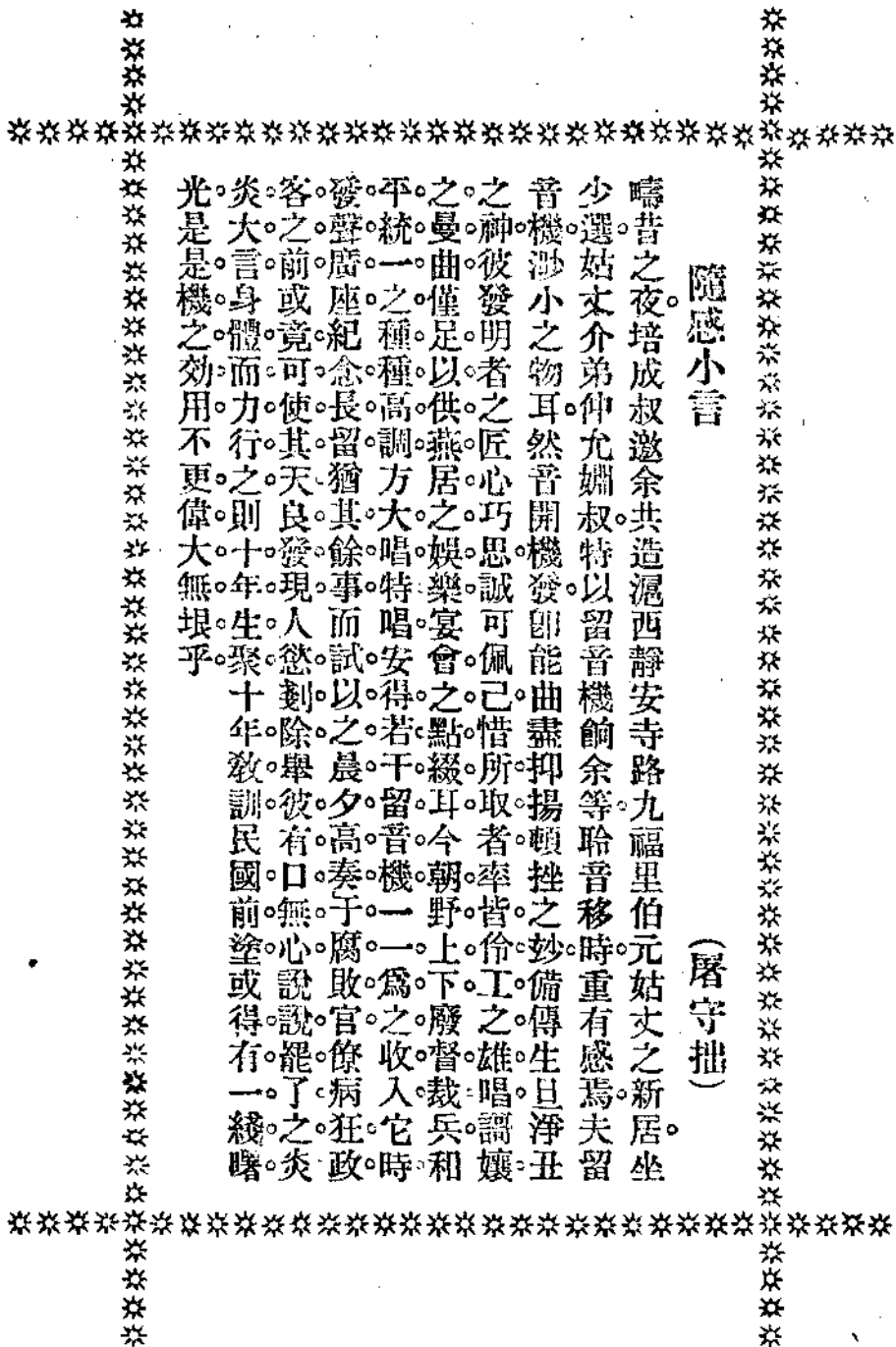
胭脂花（南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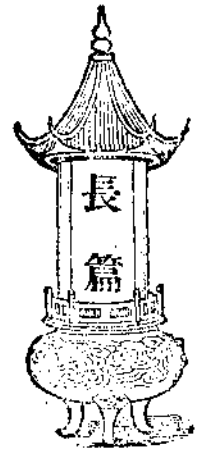
莫話南朝事。無煩北地求。棗花
簾外乍凝眸。有十分春色。縮住
銀鈎。錦幃圍朱檻。紅牆隔畫
樓。牡丹若畫紫風流。定千般嬌
旒。略帶春愁。

隨感小言

(屠守拙)

疇昔之夜。培成叔邀余共造滬西靜安寺路九福里伯元姑丈之新居。坐
 少選。姑丈介弟仲允嫻叔。特以留音機餉余等。聆音移時。重有感焉。夫留
 音機。渺小之物耳。然音開機發。即能曲盡抑揚頓挫之妙。備傳生旦淨丑
 之神。彼發明者之匠心巧思。誠可佩已。惜所取者。率皆伶工之雄唱。調孃
 之曼曲。僅足以供燕居之娛樂。宴會之點綴耳。今朝野上下。廢督裁兵。和
 平統一之種種。高調方大唱。特唱安得若干。留音機一。為之收入。它時
 發聲。廣座紀念。長留猶其餘事。而試以之晨夕。高奏于腐敗官僚病狂政
 客之前。或竟可使其天良發現。人慾剷除。舉彼有口無心。說說罷了之炎
 炎大言。身體而力行之。則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民國前途。或得有一綫曙
 光是。是機之效用。不更偉大無垠乎。





社會小說 塵海燃犀錄 (續)

(江都貢少芹著)

第十二回

咄咄奇聞交換妻妾

眞眞失望賠折資財

這時麗雲敲了半天房門，自言自語道：「他想是出去了麼？瞥眼瞧見伯潭伏在闌干上，忙笑着問道：『黃先生，我家安子候既已出去，我也不叫茶房再開門了。但我此刻跑得很倦的，想權且借黃先生那邊坐一息兒。』我還要往外邊去呢。伯潭道：『我這邊不便請尊嫂，還是開下自家房門的好。』麗雲便有些不耐煩，問道：『秋姐姐在家麼？』伯潭道：『在屋裏呢。』麗雲道：『既在屋裏，我便坐下子也不妨。』伯潭道：『他正睡着，未醒，怕沒人招待。』麗雲道：『我同他朝夕相見慣了的，講甚麼客氣。』說着，逕跑入伯潭房內，剛剛進來，早見他丈夫安子候正同秦秋睡在一道兒呢。麗雲便對他兩個將頭點了幾點，接着冷笑了兩聲，說道：『好！好！好言訖，兩條眼淚似斷了線的珍珠一般，簌簌的滴下。』猛然一手揪着一個，哽咽說道：『你倆居然恁般對不起我，我要命做甚麼和你們拚了罷。於是趁勢倒在牀上，同子候、秋滾做一堆。秋秋只不開口子，候深恐聲張起來，驚動旋館裏人，難以

爲情忙低聲央告麗雲道：你且放下手，有話好好商量。橫豎我也跑不脫麗雲，那裏肯聽？越發同他糾纏不了。在此當兒，只見黃伯潭進來，關好房門，拖了張椅兒在牀前坐下，放下臉色，氣咩咩的向麗雲說道：你與你家丈夫的交涉，且緩一步，辦先將他誘姦我小妾的一樁公案理結清楚，難得你也在此不妨大家公開談判爲今之計。我千句話，萬句話，併做一句話說：紉秋，我是決計不要的了。麗雲忙搶口道：這却做不到，你不要他，難道我家負心人要他麼？我家負心人是個窮小子，不配娶小老婆。伯潭道：尊嫂我適才的話是對子侯說的不會對你說，你犯不着橫枝兒插上來干涉。言訖，選一把扯子侯下牀，問道：你究竟如何答覆？我行不行一言爲斷。子侯一面用被角掩住自家身體，一面抖擻着說道：求伯翁饒恕我罷。伯潭猛然吐了他滿臉痰涎，罵道：你誘姦我的小老婆，我不究你的罪，反情願將紉秋讓給了你，已屬恩施格外，你兀自叫我饒恕你，你果然要我饒恕，立即將紉秋帶了走，我和你一筆勾消。若有半字支吾，哼，莫怪我無理到底。如何快說快說。子侯還是低着頭一言不發。伯潭驀然一躍而起，向皮包內取一枝小小手槍對準子侯胸前，說道：你若不要紉秋，我便給你一槍。你若喊叫，我也給你一槍。說着兩道目光似閃電差不多直射在子侯臉上，直嚇得子侯軟攤下來，就是鄭麗雲也用手將面龐擋住，裝做不敢瞧的模樣。又聽伯潭低聲喝道：限你五分鐘工夫，明白回答。如遲我即刻斷送你的生命。子侯那敢做聲，兩隻眼睛望着紉秋，還是紉秋較爲爽快些。向子侯使了個眼色，說道：你就允諾他罷。若是

麗雲姐姐不肯承認我再和他來慢慢懇商子侯忙對伯潭道我遵示辦理了！這句話才說完伯潭即將手槍放在桌子上說道你既要娶秋我便不同你爲難了但我還有幾項條件提出來說給你聽你須注意第一娶秋本是妓女出身我當日討他時候身價化去三千元你既要他須將身價銀如數給我這是一事還有一事他自從嫁我之後約有五個年頭吃的穿的使用的都是我供給平均計算每年約花費我一千塊錢五年就是五千元你既要他這筆錢你也須給我這是一事還有一事娶秋跟了你便是你的人所有一應衣服首飾當然由你供給他在我這邊的衣飾銀錢等物分毫不能帶了去只准隨身衣服同你走這三項條件你若承認才行如有一件辦不到我還是與你不得罷休的說着又拿起手槍惡狠狠的指住子侯這時子侯覺得伯潭條件太爲苛刻欲待認可自己身邊那有許多錢欲待不應暫時就有莫大的危險忽一轉念道我雖沒有錢文麗雲箱篋內的積蓄着實不少我何不要求他看夫婦情分替我解圍又想道他縱然和我十分親愛斷不肯挖自己的腰囊代我討小老婆即使他辦得到我怎好向他說於是望着麗雲目中會意那知麗雲並不理會反掉轉臉兒一聲一聲的歎氣就這頓耽擱五分鐘期限已到了伯潭催促得刻不容緩子侯沒奈何惟有向伯潭哀求道實不相瞞我沒有錢求你再想個變通章程罷於是一絲不掛跪在樓板上叩頭不止伯潭便低頭不語彷彿思索甚麼似的略停一會方問道你真夠沒錢麼子侯道絕不敢相欺伯潭道那麼便宜你了現在有個折

裏辦法老實些。你將你的夫人和我交換罷。剛說到這裏，早見麗雲站起來，就走。伯潭忙攔着，他道：你往那兒去？說着，使勁一推麗雲，立不穩，仍向椅兒上坐下。伯潭又問子侯道：我這主意好不好？你的意下如何？子侯道：我到此地步，焉敢違拗？但不知我那內人肯不肯須得徵取他的同意。方可解決。伯潭道理應如此，轉身問麗雲：道尊嫂，我剛才的話，你會聽見沒有？麗雲板起一副面孔，答道：聽見了。伯潭道：你贊成不贊成？麗雲重重的歎口氣，道：論我和負心人平日感情如何，忍心活活的分離，若照他瞞着我，做出這件事，我恨不能暫時另軋辮頭，或是同他脫離關係。今生今世不再會面。方覺如願，只是我呢？是個完全的清白身體，怎肯做得到縱使不顧他的面皮，也須給我亡故的父母保全名譽，刻下呢？無論他是否要娶秋姐姐，我是一定遠走他鄉，覓一所清淨地方，結數椽茅屋，長齋繡佛，朝朝一炷香，敬祝上蒼，正合古語兩句話：不修今生且修來世罷了。說着，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子侯聽他這番可憐的話，轉開口不得。伯潭正待來勸他，麗雲又一面用手帕揩抹眼淚，一面說道：秋姐姐和我家負心人幹出這件事，若是別個婦人，總要迴獲自己丈夫的短處，只怪秋姐姐不應勾引男子，然而憑我論斷，這都是我家負心人不是。試想婦人家，縱然萬分輕賤，決計不會先向男子兜搭的。我猜我那負心人的性情，向來最喜歡惹草沾花，既遇着這絕世佳人，如何肯放他過去，不得眉眼之間，語言之際，故意撩逗秋姐姐。大約秋姐姐心下也有些愛他，所以來者不拒，成就這一段意外良緣。他兩個情投意合，難

得黃先生情願將級秋姐姐給他。他豈有不樂從的道理。但我同你姓黃的素無瓜葛。何能強迫我做個交換的犧牲品。我爲自家名譽。並彼此感情上計。此事不能應命。麗雲說着。復行站起來。要走。伯潭又阻攔他坐下。便勸他道。你這才所說的。委實句句有理由。有志氣。和我家這沒長進的爛污貨比較起來。不知高得幾千百倍。我真崇拜得很。我籌劃的那條章程。一者因子侯沒有錢。二者深捨不得。女士正屈妙齡。頓遭團扇秋風之感。因此想出這兩全之策。冒瀆清聽。不料女士堅執不行。在你這方面理應如此。然而依我愚見。你未免稍嫌過分。甚麼原故呢。大凡婦人家。總宜嫁個丈夫。庶幾此身方有着落。如今女士做子侯的妻子。本想從一而終。白首偕老。萬猜不到他在半途上忽然變心。將愛你的一片深情。竟移到我的。小妾身上。女士一怒之下。打算從此掃除煩惱。遁入空門了。此餘生其實錯了。你的心理。以爲嫁得安子侯。何等親愛。今日尙且中道分散。即使再嫁別人。未必能夠稱心滿意。這又未免低看世界上的男子。如今別個人且莫論。卽如我面目。雖不及子侯。生得俊俏。我的性情。不是我說句大話。却比他溫柔纏綿。假若女士俯徇鄙意。降格相就。包管你不像子侯。有始無終。至於生計上關係。雖比不上那些富豪。若憑我的入款。足可夠你一生吃着。不盡須知我的脾氣。向來對於婦女們。既無得隴望蜀之心。又無棄舊憐新之意。你如不信。權且和我做臨時夫婦。如兩下相得。卽再作長久之計。萬一不合。式你儘管自去。我不敢加以干涉。何況女士嫁給我。並非像我那賤貨。和子侯先有苟且行爲。實係出於我的。

要。求。似。乎。於。名。義。上。也。頗。正。當。你。且。仔。細。斟。酌。下。子。看。我。的。話。可。錯。不。錯。麗。雲。聽。伯。潭。一。席。話。說。得。頭。頭。是。道。低。首。沉。思。良。久。只。微。微。歎。了。一。口。氣。接。着。抬。起。一。雙。俊。眼。向。子。侯。望。了。幾。望。却。又。不。說。甚。麼。子。侯。料。定。麗。雲。意。思。已。經。活。動。了。遂。搭。起。着。說。道。既。是。黃。君。這。樣。講。你。允。了。罷。言。訖。聲。音。也。帶。些。哽。咽。麗。雲。落。得。藉。他。口。氣。便。忿。怒。答。道。你。叫。我。嫁。他。我。就。嫁。他。你。休。後。悔。於。是。轉。身。對。伯。潭。道。就。是。這。般。辦。了。我。救。了。他。的。急。償。了。你。的。願。我。便。宜。了。你。兩。個。了。……伯。潭。見。麗。雲。應。允。立。時。笑。逐。顏。開。忙。取。了。紙。筆。先。起。個。草。稿。給。子。侯。麗。雲。紐。秋。望。過。那。草。稿。中。的。話。無。非。是。交。換。妻。妾。的。條。件。並。說。麗。雲。紐。秋。一。切。衣。飾。儲。蓄。各。人。不。准。携。帶。只。許。空。身。人。到。新。夫。這。邊。來。子。侯。心。下。暗。喜。因。想。麗。雲。箱。中。除。值。錢。衣。服。首。飾。外。尚。有。若。干。現。款。一。定。爲。我。所。得。當。時。欣。然。承。諾。伯。潭。即。將。牀。下。的。男。女。小。衣。拿。出。來。交。給。子。侯。紐。秋。穿。好。大。家。各。寫。各。的。契。據。寫。完。四。人。通。同。簽。過。字。分。別。收。執。爲。憑。子。侯。同。紐。秋。遂。到。那。邊。房。裏。去。伯。潭。並。不。耽。擱。招。呼。旅。館。帳。房。算。清。房。金。立。即。僱。車。裝。載。行。李。箱。篋。赴。火。車。站。啓。程。到。京。臨。行。之。時。子。侯。和。紐。秋。一。個。仍。眷。念。麗。雲。一。個。捨。不。得。伯。潭。止。不。住。洒。了。幾。行。別。淚。誰。知。麗。雲。伯。潭。對。於。前。夫。舊。婦。毫。無。憐。惜。逕。自。揚。長。走。了。他。倆。也。猜。不。透。是。什。麼。用。意。只。索。議。論。他。們。心。腸。太。狠。罷。了。當。下。紐。秋。向。子。侯。道。現。在。我。兩。人。雖。然。償。了。夙。願。你。須。拿。點。真。心。待。我。萬。不。可。再。見。好。愛。好。了。我。自。從。跟。隨。伯。潭。做。妾。以。來。已。有。好。幾。個。年。頭。我。和。他。感。情。極。厚。適。才。他。瞧。見。我。同。你。睡。在。一。床。才。決。計。不。要。我。假。若。我。立。志。不。肯。再。苦。苦。懇。求。他。也。可。回。

心轉意實。因我愛你的熱度已到極點。所以咬住牙根。拚拋棄數年愛情。願從你去。但我既然嫁給你。我這身子便倚靠你了。以後你待我好。不好。悉憑你的良心罷。還有一層天津地方也非我久居之地。須得有個立足所在。方好。我有句話要問你。你此番到津。會你親戚姓柳的。到底見過沒有。刻下身邊究竟有無錢文。你不妨直說出來。若是糊裏糊塗的。遷延下去。終非了局。你是明白人。看我這句話。錯也不錯。此時子侯拿得穩麗雲的衣飾錢文。不曾帶了。走途志得意滿的。說道。你不必憂慮。憑我這個人。總可養活得起。你若問曰。下呢。我同麗雲此次來津。曾攜帶數千元現款。預備用的。應該他沒有福氣享受。由他去了。緞秋點點頭。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忙對子侯道。你今天和伯潭幹這交換妻妾的事。旅館裏人大約都知道了。如再住在這兒。真有些難以爲情。我打算另覓一家旅館居住。你贊或不贊。成子侯被他提醒。說道。我倒忘却了。於是叫帳房結帳。目便尋匙鑰。預備開箱子。拿錢開發房金。那知竟找不着估量。必是麗雲將匙鑰帶了。走遂將箱上的鎖。使勁扭斷。揭開箱蓋。一望叫聲。苦接着。幾乎將樓板跳穿。緞秋不知他爲的是什麼事。嚇了一跳。忙上前詢問。子侯一壁跳一壁嚷道。我的錢物件。通通沒有了。緞秋道。到那裏去了。呢。子侯急得汗流如雨。說道。你瞧。只賸了幾隻空箱兒。那箱內的所有。被那沒良心的東西。預先偷弄出去。寄在別處。他這顆心。真是毒極惡極。緞秋道。他難不成早已準備和你決裂麼。這真奇了。子侯按定心神。思索半會。說道。哦。我曉得哩。這準是麗雲久經與伯潭有了密切關係。處心積

慮。打。算。同。我。離。異。先。將。款。子。並。值。錢。衣。物。陸。續。挾。帶。出。去。然。後。伯。潭。用。雷。霆。手。段。向。我。兩。人。翻。過。面。皮。他。嘴。裏。說。將。你。讓。與。我。硬。索。我。的。金。錢。其。實。真。正。目。的。想。拿。麗。雲。做。交。換。你。的。物。品。甚。麼。原。故。呢。他。明。知。我。暫。時。沒。有。許。多。錢。文。所。以。借。這。個。難。題。目。來。逼。迫。我。然。後。方。轉。到。交。換。麗。雲。的。正。文。我。猜。着。他。們。的。詭。計。了。若。不。是。預。先。商。量。好。了。的。他。兩。人。怎。麼。急。急。就。走。呢。這。便。是。大。大。一。個。破。綻。這。是。已。過。之。事。我。也。不。必。研。究。但。我。箱。子。裏。的。衣。物。款。項。化。為。烏。有。別。的。不。打。緊。叫。我。立。現。窮。相。如。何。是。好。言。訖。落。下。淚。來。欲。知。後。事。如。何。且。閱。下。不。卷。分。解。

(上卷完)

曉寒曲

(樂園)

嚴霜團屋聞雞唱披衣起揭臨牕帳呼童
 攜瓶進新釀一飲頓逾平日量南檐曝背
 如挾續枝頭晴雪浮光漾雙雙雀噪花磚
 上為報簷牙梅欲放



社會小說 珠江風月傳 (續)

(東越許塵父著)

第二十二回 受荼毒烈妓赴陰曹 得惡耗名賢返歇浦

三姊一時性起將玉英打得滿頭傷腫鼻血橫流玉英年紀雖小却生就的一副倔強性格憑他打得利害兀是直立不動也不討饒也不說話也不喊一聲痛三姊倒一時沒做理會處了偏是秀英胆小。心慈見了這種情形早唬得渾身發顫不由挨上幾步撲的一聲朝三姊跪了下去叩頭痛哭苦苦代求三姊見秀英這等情狀忙放出笑容將他拖了起來退下幾步到床上坐下撫着他的頸頰子笑嘻嘻安慰他道我的兒你別怕我這是打他呢與你什麼相干好兒子心肝寶貝肉兒你可同他這等下賤不要臉的樣子我肯打你一下麼別說你現在接着了這位財神大人就是從前時候我是怎樣愛惜你的你總該心裏明白不瞞你說你們倆就是我的衣食傢伙我那一時那一刻不把你放在心裏前次我到省城來的時候我還去娘娘廟裏求過兩支籤問你們倆誰是有出息的你瞧這娘娘多靈他的籤詩我雖不記得可也託過一個中過舉人的老爺代爲詳了一下據說你這句語兒說是有大福分的是一個貴人之相還說什麼貴人遇貴人定有團圓……說到這團圓兩字三姊不曉又轉了什麼念頭登時又變了一種面色似乎很高興的樣子怔怔的瞅住秀英又不說下去了秀英正在聽得出神又給他擦住了頸頰子不敢動彈此時三姊忽然又停住談鋒不因不由的釋了手兒秀英實在摸不着他是什麼用心只得

慢慢抬起身子三姊也不去挽他仍是怔怔的瞧住他不禁微微嘆了一聲秀英只得立在旁邊大着眼兒也歎歎的瞧那三姊的神色但見三姊忽又轉回臉兒有精沒神的說道時候不早天快亮了。你該快睡覺罷現在天時又不好忽冷忽熱的你又不是孩子家還該自己當心一點別再累我操心還有那少賤人爛婊子呢只索由他去罷死死活活不過幾百塊錢的事情我也不稀罕他三天兩天得了五毫子的生意說了這句他便立起身來懶洋洋的走了這裏秀英送出三姊宛如釋去重負一般忙來安慰玉英玉英此時還堆着一面孔的血漬秀英親自替他倒了一盆熱水硬逼他洗了一個面又安慰他道好妹妹我們都是一路上人我的心中實在看待你和親妹妹一樣總是我們的爹孃不爭氣生出我們這等苦命的人彼此都是吃的斷命強盜和兵的苦頭不然也不至於落在這等暗沒天日的地方罷罷事已至此我們到此地步只好鑿做自己這身子已經死過一般活一天算一天雖說眼前苦到這個樣子將來也許還有出頭之日我們倆只好你勸我我勸你泥人騙土人的大家譬勸一下就完了若說我呢以前可不和妹妹一般受他的打罵那一天爲了打碎一隻羹匙他就打得我暈了兩次還說我故意裝死給他看呢他今兒又說得這麼好聽了又有一天我明明聽見他說妹妹比我強多咧此刻又講出這等反話來萬一到明兒凌大人不叫我了我又不好逼他來叫那惡人只怕又要把如今的意外之財忘記了當作是名分的生意到了那時候還要說我糟蹋了他的財源那刑法才叫難受咧不

瞞。妹。妹。說。他。要。不。稱。讚。我。不。愛。惜。我。倒。還。罷。了。承。他。的。情。強。盜。發。起。善。心。來。愛。就。愛。到。這。付。肉。麻。相。兒。我。却。顛。倒。怕。得。要。不。得。呢。你。想。他。如。今。這。般。愛。我。是。爲。什。麼。可。不。是。爲。了。一。個。凌。大。人。麼。打。從。這。時。候。起。就。天。天。要。替。他。守。住。這。位。凌。大。人。才。好。并。且。凌。大。人。還。要。天。天。來。叫。條。子。天。天。都。付。我。這。麼。多。錢。或。天。天。加。點。出。來。才。能。敷。永。遠。討。他。的。好。萬。一。那。凌。大。人。幾。天。不。叫。或。是。叫。雖。叫。了。開。銷。得。少。了。一。點。只。怕。他。那。顏。色。就。不。是。這。樣。子。了。再。深。一。句。說。假。如。凌。大。人。一。時。高。興。賞。了。我。這。麼。多。錢。明。天。後。天。他。又。歡。喜。了。別。人。不。來。叫。我。了。或。是。從。此。就。把。我。丟。撇。了。這。更。和。要。了。他。的。性。命。一。般。只。怕。妹。妹。今。天。所。吃。的。苦。頭。不。久。又。要。輪。到。我。的。身。上。來。呢。秀。英。本。想。安。慰。玉。英。才。說。這。番。說。話。那。知。講。來。講。去。還。講。的。自。己。的。苦。處。究。竟。不。曉。得。安。慰。了。點。什。麼。說。到。這。幾。句。時。不。覺。一。陣。心。酸。自。己。先。講。不。住。哽。噎。起。來。了。玉。英。見。了。並。不。做。聲。只。是。冷。冷。的。傻。笑。不。時。又。哼。了。幾。聲。連。秀。英。也。摸。不。出。他。打。的。什。麼。主。意。接。着。三。姊。在。房。外。敲。着。門。催。他。們。睡。覺。二。人。這。才。息。燈。而。睡。秀。英。和。玉。英。本。是。一。頭。兒。平。排。着。睡。的。這。天。玉。英。忽。然。變。了。心。思。要。睡。到。脚。跟。兒。那。邊。去。了。秀。英。問。他。他。也。不。答。秀。英。又。想。偏。了。心。還。當。是。他。妬。忌。自。己。心。中。懷。恨。的。緣。故。不。覺。暗。暗。嘆。息。了。一。回。却。也。不。便。再。說。由。他。目。睡。却。不。曉。玉。英。這。孩。子。性。心。剛。愎。一。口。氣。拘。住。了。回。不。轉。來。竟。自。懷。了。短。見。也。不。曉。他。什。麼。時。候。弄。了。一。點。鴉。片。烟。當。息。燈。之。前。吞。了。下。去。睡。不。多。時。便。發。作。起。來。先。是。大。喊。一。聲。猛。可。地。從。被。中。直。跳。起。來。接。着。又。跳。了。下。去。這。一。來。就。把。秀。英。唬。得。從。睡。夢。中。驚。醒。轉。

來只問得一聲妹妹怎樣了。玉英已是不能說話，索性在床上大喊大滾起來。秀英唬得要死，慌忙跌下床來，心中着忙急切，又找不到電燈機關，只得大喊大叫，和床上的玉英鬧成一片一霎時，驚起了全寨子的人，統統趕將上來。這時秀英已把電燈的機關找着，開了電燈，將衆人引進。已經唬得面如七色，上下牙齒抖得捉對兒廝打，一手指着床上的玉英，却是說不出話來。那玉英已經痛得不能說話，只是直着喉嚨大聲哀叫。說時遲，那時快，衆人才瞧見了玉英，早從人叢中擠進一個赤腳裸體披頭散髮活鬼般的可人來。原來正是玉英的鴛母三姊三姊正好睡哩，忽聽得人聲鼎沸，耳朵中恍惚聽得玉英尋死的一句話兒，立刻從睡夢中跳將起來，也忘了着衣服，就此跑了過來。衆人一見這個情形，不由齊齊的大哄一聲。三姊這才覺得自己身上，一絲兒沒有掛着，真是又急又懼，又羞又怕。幸而他的男人已隨後進來，忙將自己一件袍子給他披上。三姊便直撲在玉英身上，號天啣地，心肝寶貝的大哭起來。還是他的男人有點見識，忙說你們別鬧，快問他是吃什麼東西的。一句提醒了三姊，忙把玉英抱住，帶哭帶喊的問他又說自己性子太躁，方才委屈了你，你總別記恨。你若能發還轉來，時我一定好好的待你，再也不來打罵你了。回頭又見秀英立在一邊，呆看三姊，早把臨睡前的一番恩意又撇開了。夾面兒吐了他一口唾沫，罵道：浪蹄子，好看什麼都是你鬧的事情，還不快問你妹妹究竟吃了什麼東西，照理你又和他同睡，你曉得他今天有氣，就該好好的勸勸他，偏生今天你又浪着什麼娘的，和他要兩

頭兒睡覺問你這都安的是什麼心啊秀英受了冤枉那敢多辨但也沒工夫分辨他和玉英患難之交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眼見得玉英好好一個人生生的被三姊凌虐而死自己眼前雖因凌大人照應之故得了他的青眼但這是靠不住的卽刻三姊又因玉英自盡就遷怒到自己身上何況將來的情形真是香渺難測呢他想到這裏也不去勸那秀英索性伏在床上拖住了秀英一隻手哭得個力竭聲嘶傷心慘目連滿屋子旁觀的人也垂淚起來此時玉英已經跌撞了幾百次小小的氣力都鬧乏了哭也不哭了喊也不喊了索性直挺挺的躺着面上已經變了死相這才給大家瞧出口角兒裏流出一點鴉片水來衆人恍然大悟致死之原有的說要去請外國醫生來打毒的有的說先用煤油來灌他叫他自己嘔吐出來的紛紛鬧鬧吵得三姊一無主意恰喜煤油這樣東西是現成的當有一人飛奔下樓拿了一盞上來才拿到玉英身邊那知玉英靈性頗清猛可地奮起全身氣力將盃子一手打翻衆人大吃一驚都道這孩子恁般氣性只怕他死志是決定的了一語未了玉英又在床上爬起翻倒價大滾起來滾了一回又不動了衆人都知不妙爭着上前看時可憐的玉英已經一魂渺渺六魄悠悠從此永遠也不會動的了玉英既死秀英哭得死去還魂三姊還嫌他礙眼一拳兒將他打開那知秀英正在哀哀欲絕之時給他一打便自加了一陣驚唬就此暈了過去衆人都道罷了一條人命不穀又要弄出第二場來了三姊見是這樣自己又懊悔起來再想玉英已死此後完全要靠秀英身上況且秀英

究竟比玉英強得許多。心中一轉念兒，從新又把秀英抱了起來，哭了一場。幸得秀英究竟不是真死，不到幾分鐘時候，就漸漸的哭醒轉來。三姊一塊石頭才得落地，於是大家把秀英扶了出，去叫他到別的姊妹房中休息一回。這裏三姊噙噙的哭箇不休，又要預備辦理後事。三姊的意思更不必停屍在家，即刻就要買棺入殮，馬上抬將出去算了。這是他最有經驗的議論，因為攪得越久，外邊格外容易曉得不免就要鬧出大禍來。那知冥冥之中，究竟還有點天道，也是玉英的陰靈未泯，鬼使神差把這事傳到一個人的耳中。原來這天，素素院中留住了顏老五顏慰卿在那裏借房（借房就是上海話夜廂的意思）。素素此時已經搬在慶觴，慶觴和天然是貼鄰，所以這邊的事情，慶觴一定最先曉得。慰卿正和素素一覺朦朧，就聽得隔院沸噪之聲，却辨不出是鬧的什麼。慰卿問起這話，素素笑道：「這又不曉是那一房的瘟老舉得罪了客人了，在那裏相打呢？」慰卿又聽了一聽，道：「不是呢。這聲音不像是客人罵老舉的樣子。啊，素素道：「那麼就是什麼惡搗婆虐待老舉，或是姊妹當中奪客人相罵，這總是常有的事，何必理他？」慰卿解意，便自笑了一笑，管他自己睡。覺這時已是天光了。慰卿也疲倦得很，一下子就睡熟了。不到多時，又聽得天然中鬧聲更盛，接着聽得自己房門外邊也都紛紛傳講起來。似說天然的玉英尋了死了。慰卿聽在耳中心頭弼的一跳，忙把素素推醒。素素睡眼惺忪，含糊的問道：「五大人作什麼呀？天還早呢？」慰卿又是急又是笑，便捧住了他的杏臉，輕輕說道：「你不聽得人說天然的玉英尋

死了。我們快去瞧瞧。是誰。是怎樣死的。素素一聽此言。同時又聽得外面人聲。也就猛地坐了起來。道。噫。有這等事情。那玉英不是……慰卿急道。那就是前天四大人叫的。後來四大人又將他的妹子。薦給凌大人的。不就是那南寧新來的老舉玉英麼。素素聽了。點了點頭。說道。是了。是了。我們快去瞧瞧。一瞧來說。時慰卿早已跨下床去。匆匆忙忙的披好衣服。就要先走。素素忙說。等我一等。我們同過去罷。慰卿依言。重復坐下。等着他着好了。上下衣服。又在熱水壺內。倒盃茶。漱了一陣子口。方才一同出門。鎖好了下樓。出了廳簷。這時已有七點光景。街上已經很鬧熱了。却有天然的老板。因怕鬧出事情。也想替三姊遮掩過去。完事因此從新戒嚴。勸那各房中老舉等人。別鬧一面。吩咐關上大門。仍和平日一樣。不得張皇。正在布置之時。那慰卿已經帶着素素來了。他們却都曉得。顏五大人的名氣。一見他來。就知這事不好。紛紛避了開去。慰卿也不理會。問了玉英房間。逕自走將上去。凌巧三姊已經督率衆人。替玉英入殮。咧慰卿一眼。瞧見那玉英屍身。七竅流血。顏色發黑。心中已是瞭然。一時義憤填胸。傷心滿目。便喝了一聲。且慢你們做得好事。想這樣子。偷了兒的一做。就算完事了。麼三姊一見慰卿已經嚇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經他一喝。更是慌得手足無措。因曉得秀英和慰卿認識。待要去喊秀英過來。懇情早給慰卿兀立門口。順手打了他一下耳刮子。喝道。你跑出去作什麼。三姊只得退步不動。慰卿已把寨中老板喊了上來。責備了一頓。吩咐他快去喊警。前來一面。看住三姊。他走了。我就問你要入這老板。諾諾連。

聲的去了。不一時帶了許多警士上來，都向慰卿行禮。慰卿見內中有一人穿着警長制服，先和他招呼幾句，然後把這案情由說了一遍，叫他轉達區員，須要趕緊送廳懲辦。警長一一應命。慰卿才和素素一同走了回去。這邊就由警士們將三姊夫婦和秀英及一千人證，連同玉英屍身一併帶回署中。慰卿兀是怒氣未息，坐了轎子到西濠酒店去找次雲。次雲剛在起身，還有惺惺愛春二人，也在一處說話。慰卿氣匆匆地，把上項事情說了一回，說得三人也大怒起來。次雲正要問他如何辦理，忽見茶房送來一封省署轉來的電報。次雲拆來一看，原來是上海公館中打來的。說他夫人病重，催他即日就道。次雲伉儷本篤，看了電報不覺阿呀一聲，淚如雨下。慰卿心中也是煩惱，因和惺惺愛春大家勸了一回。次雲便喊了茶房上來，問今天是什麼船直開上海。茶房回說是招商局廣利。次雲忙說：託你去定一間大菜間。茶房應聲去了。次雲稍許定了一定，對慰卿說道：五兄弟你聽我一句話。古人說得好，做好做到底，救人須救澈。惺惺爲人，我所素知。既你受了我的託，替他照料到今，還該幫忙到底。索性成全了他罷。至於愛春呢，我本無娶他之心。他也深明道理，並不強我爲難。既已弄到此地，也煩你替我設法送他回籍。我如今先給你一千塊錢，一切託你布置罷。慰卿對於愛春之事，一口承認。只有惺惺的事情，却還委決不下。經不起次雲說之再三，不由慰卿不允，只得也承認了。次雲心中稍稍安慰，他怕驚動人家，只悄悄對戟生、劍文、子香、勉雲知照了一聲。其餘一概託慰卿戟生代爲致意。就在這日晚上動身回滬。

去了。次雲走後。慰卿得劍文介紹。又進督署。充祕書之職。劍文不日回肇。却把秀英要了出來。託人送回南寧。交還他的母親。慰卿和惺惺成。就良緣。暫在衛邊街租了一所公館。住下。不到兩日。又是中秋時候。粵局大變。政治易人。各署僚屬雲散。風流方才帶了惺惺一同回滬。至於變政以後的情形。自然又有一番簇新氣象。一派簇新人才。想那珠江風月。自然又有一番簇新情致。下集再表。這珠江風月傳上集。就此作一個小小結束罷。

(珠江風月傳上集完)

冬晴即事

凜凜窮陰三徑荒。護霜天氣歲闌將。寒風撼撼鳴枯葉。積雪皚皚壓短牆。鴿炭滿爐生火。早魚書堆案。和詩忙小齋。何物撩吟興。屋角新梅動暗香。

(園樂)

歲闌佳話

(逸梅)

祭詩

金門歲節。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

致墨

長公外紀。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王晉卿致墨於東坡。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淺深。若果佳。當擣合為一品。自當為佳墨。

卜鏡

熙朝樂事。除夕更深人靜。或有禱竈請方。抱鏡出門。窺聽市人無意之言。以下來歲休咎。

美記

寄聲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魅鏡

現已
再版

江都李涵秋先生可稱當代第一流小說名家早為世人所公認所著社會小說魅鏡一書曾經逐日登載新聞報諒為諸君所推許是書描摩社會上情狀真是窮形盡相狡官僚有官僚之氣饒叙政客有政客之態度狡奸人有奸人之口吻狡財奴有財奴之氣派狡強盜有強盜之精神狡流氓有流氓之神態狡佳人才子有佳人才子之姿勢凡世界上形形色色怪怪奇奇一經先生妙筆形容點綴無不神妙欲到秋毫巔篇中又難以詼諧加以科諢令人讀之解頰捧腹堪為先生生平第一得意之作至布局之整齊結構之嚴緊命意之深遠尤其餘事本局不惜重金向先生購買是書之版權歸本局刊印發行又敦請先生將是書由首至尾重行修正改易較逐日登諸新聞報時尤為通體無懈可擊書首又冠以先生自序一篇及海上諸名流敘詞洵為美具難并得未曾有之作全書都三十餘萬言分訂洋裝五大厚册加增錦匣一隻定價大洋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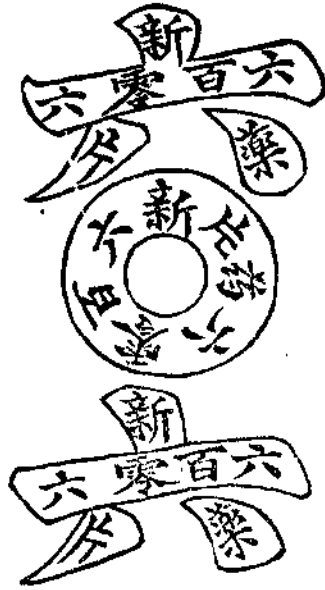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 名 醫 發 明 ◎

療治梅毒的第一靈藥

毒輕一瓶包可全愈

每瓶大洋一元五角



上海愛多亞路七〇八號

總發行 伯庸大藥房

分發行 各埠各大藥房

伯庸醫院 特設

世界最新發明電氣治病器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美人王太陽燈

院址上海愛多亞路

大世界西對面

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寒藤草堂筆記 (麗 媛)

吳三桂及陳圓圓佚事(二)

三桂多蓄死士有陳魁虎者矯健絕倫能手攫飛鳥百不失一嘗侍三桂讌酒酣忽發大言謂吾欲殺人直行所無事耳專諸不能生刺王僚而猶予以俠名殊未免有愧色三桂聞之矍然動容閱一旬忽傳魁虎夜入府苑圖姦宮女執付刑曹尋棄市臨刑時魁虎極口呼冤蓋三桂實設計誘之加以罪名殺之以除害也然自是部下多解體者

水西可卜河某寺爲僧被禽時年已八十餘矣面責三桂三桂不能答繫之獄中皮遂絕食半月而死其遺言曰三桂背主賣國天所必誅其敗亡必不旋踵後乃卒如所云

三桂子應熊初爲額駙居京師給假省父有錢邦芑者丹徒人嘗以都御史撫滇滇破入雞足山爲僧號大錯和尚應熊遇諸滇黔道中邦芑與應熊言痛罵三桂不已應熊怒執以見三桂三桂曰是欲辱我以求死所耳吾兒適墮其計矣亟命釋之其不輕殺人又如此

順治辛酉三桂率兵抵滇境桂王匿於緬十二月三桂駐兵舊晚坡檄緬酋縛以獻越日緬酋以王至從者扶王入帳三桂麾下皆趨踰進謁俄而鞭聲橐橐三桂陟階而上王問左右此何人左右以告三桂噤不敢言王切責之良久

乃歎曰。今已矣。我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否。三桂唯唯。王麾之出。則汗流浹背矣。三桂軍中多降卒。有密謀奉王以變者。三桂知之。乃擁王及其子至營門外。絞以弓弦。王子年才十二。大罵曰。黠賊吾家何虧於汝。吾父子又何仇於汝。今乃至於此極耶。三桂口扁不能對。是日天色晝晦。且風。滇人多痛哭者。事後三桂捕同謀者千餘人。悉殺之。人皆以爲慘。及三桂既敗。其家族多處死。康熙丁卯。議政大臣會議逆賊吳三桂骸骨。應分發各省藏之。武庫吳世璠首級。交與刑部懸掛。示衆論者謂三桂於清廷雖爲叛逆。然一死已足以蔽其辜。而竟分析尸骸。傳之各省。良亦未免已甚。第論三桂之於明室。背主賣國之罪。誠匪可以擢髮數則其終爲清廷所僇。實冥冥之所以報也。

三桂據滇後。以欲厚植勢力。陰結黨援。嘗致書於鄭經。相約大舉。鄭經復以書曰。頃聞台命。欲伸大義於天下。不勝欣慰。然敢獻一言。自古成天下之大業。必先建天下之大義。以殿下之精忠。而擇立先帝之苗裔。則足以號召人心。而感奮忠義之士。不佞亦欲依日月之末光。策光復之業也。枕戈待旦。以俟會師。夫鄭氏豈不知三桂之不足與言。顧仍與以書牘。往還亦欲乘機以圖恢復耳。觀其書中。以立先帝之苗裔一語。直抉其心。蓋猶冀啓其一隙之明。而不意其終不悟也。噫。此其所以卒底於敗亡歟。

方三桂執永明王時。有楊娥者。楊鵝頭妹也。楊氏世爲黔府武藝教習。娥之藝尤邁諸兄。年十六。適張氏。張亦黔府武衛沐國公西走。兩家以族隨。會三桂執永明。娥隨兄歸。恨三桂切骨。永

明既遇害。娥遂日以殺三桂爲念。而苦不得間。以逞繼。乃決以色蠱行刺。則賣酒於城西市。以其技藝受知於三桂部下之紈袴子弟。漸聞於三桂。三桂納之。有日矣。而娥適中寒疾。死卒不獲償其志。談者惜之。

三桂出師赴湘時。有所象。軍者嘗一度用諸戰陣。長沙人多見之。象凡四十有五。每一象以一奴守之。象於奴極有情。奴死人爲製棺訖。象必親來助殮。以鼻捲奴尸。寘棺中。蓋之而不加以釘。人預於曠野中掘地爲穴。告象以所在。象卽以鼻捲棺至寘穴中。且爲掩土。徘徊留戀。垂涕而去。每一二日。或三五日。必一來視。至奴尸既腐而後已。凡象之於奴。皆然。嘗有一奴私與一少婦戲。偕入草屋中。象見之。怒以鼻扇其扉。奴懼踰垣。出象以鼻捲奴。擲之顛撲而下。更觸以

齒糜爛而死。象忽自殺。其奴爲事之所未有者。有司執象而問之。象忽奔逸而去。人盡披靡以爲逃也。少頃捲一少婦至寘官前。而自踞於其側。以鼻觸婦。使言婦已悸極而顛久之。乃吐其實。官曰是義象也。貸其罪。別選奴以牧之。事見

近人純廬筆記。質諸湘人之習故事者。亦僉謂其說信也。竊謂象能嫉邪去惡。洞識人類之大義。獸而人者也。三桂失身異族。認賊作父。而以叛逆終。則人而獸者耳。視象有愧色矣。

三桂在滇極盛時。宵小之善諛者。爭來依附。三桂皆納之。其最可笑者。知府馮甦。奉其母俱來。鬻身王府。自書投身契一紙云。立賣身婚書。楚雄府知府馮甦。本籍浙江臨海縣。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胡國柱。按國柱號怡齋。順治甲午

舉人與王永康夏國相衛樸等皆爲三桂壻時
人言滇中有三好吳三桂好爲人主士大夫好
爲人奴胡國柱好爲人師蓋凡賣身於三桂者
皆先師事國柱故云

三桂王滇後頗以輕財好士爲名而凡與有故
舊之雅者亦復待之良厚以曾爲傅宗龍部將
故視宗龍子女如親兄弟王府門禁至嚴密惟
汝得非時出入侍衛不敢詰甯都會應遴於三
桂有恩其子傳燦游滇三桂以十四萬金寵其
行巡撫袁懋功被召內用則饋以十萬金李天
洛予告亦以三萬金爲贖凡官在知縣以上才
望素著及儀表偉岸者皆令投身藩下蓄爲私
人蓋卽陰爲大舉叛清之豫備也一擊不勝身
死族滅亦可哀已

三桂爲明季武舉其先世居徽州流寓遼東遂

家焉或謂其初本高郵人是亦可備一說少時
沈毅敢戰嘗逐一騎射之墮下馬欲取其首其
人故佯死突揮刃中三桂鼻受重傷其後鼻左
微凹實以此也初三桂本不甚知名監軍太監
高起潛愛其勇認爲義子屢以戰功得優敘不
數年卽授總兵官鎮守甯遠是實其貴顯之所
自始也及其背叛初稱都招討大元帥康熙十
七年三月朔乃建帝號時年六十有二改衡州
爲定天府鑄錢曰利用通寶蓄髮易衣冠幟色
尙白步騎各軍皆以白氈爲帽見者咸目爲不
祥其在衡州登極時將設朝淫雨泥濘藉松針
於地始克成禮既受賀有犬登其案而坐三桂
心惡之遂病噎繼以下痢口不能言以八月十
七日死蓋其在帝位僅五閱月有奇耳相傳三
桂初平滇時經略大學士洪承疇嘗與會師及

承疇將行。三桂問所以自固之策。承疇曰。不可使滇中一日無事。三桂謹受教。故說者謂三桂之終不免於叛。實承疇陰使之也。

三桂敗亡後。清廷命簿錄其財產。僞宮中寶物。充物。裁紙折疊。刀多至數庫。他可知。已有蹇而泰者。字文定。昆明諸生。少爲孫可望所聞。可望敗。削髮爲僧。後又入三桂府。專掌圖籍。博學善談諧。三桂或盛怒。以微詞解之。輒冰釋。三桂家既籍沒。趙良棟攜蹇入都。曰。此吳逆宮中帳簿也。以故諸將所攫取者。皆不敢匿。又三桂生前蓄書甚富。死後半爲通海縣闕氏所得。闕名禎。兆康熙間處士。曾著大漁集。行世者。見宋于廷贈闕吾三文學自省詩注。

距滇垣數十里。有三桂所築之避暑宮。土人呼爲要金殿。殿中梁柱。牆壁。皆以銅爲之。殿塼皆

老坑大理石。瑩潔如玉。膩不留手。門外旗竿二。亦銅也。正殿鑄三桂像。帽式如鍋。至可怪。後殿祀其先代。粟主今已零落。不復完整。有人游歷其地。曾一一親見之。惜其地名爲何。予已不能省憶矣。

三桂寵姬有曰八面觀音者。又有曰四面觀音者。皆明故宗伯南昌李明睿家伎也。宗伯蓄伎十數。輩聲色極一時之選。而八面觀音爲之冠。四面觀音次之。宗伯老爲給事。高安所得以奉三桂。與圓圓并擅殊寵。辛酉城破。綏遠將軍蔡毓榮擄得八面觀音。納爲妾。生女琬。後嫁高其倬。才華美。瞻著蘊真軒詩集。有過九峯有感句云。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歸佛一生心。蓋悲其父之終入空門也。四面觀音則爲征南將軍穆占所得。

又有一說謂八面觀音實爲三桂之姪孫女三桂有死黨曰郭壯圖(或謂郭亦三桂婿)勇而多謀三桂極倚重之壯圖之子美丰姿且多才藝三桂以八面觀音妻之蓋欲藉以牢籠壯圖使爲己用也時三桂已蓄異志八面觀音數進諫皆不果從及既舉兵入湘屢戰失利三桂疽發背死其子應熊已先爲清廷絞殺遺命以其孫世璠繼膺大位已而清兵南下世璠自縊以死相傳其縊死之地卽三桂殺永明王父子處滇人以爲大快謂報施果不爽也世璠旣死家屬盡沒入官八面觀音亦與焉蔡毓榮以平滇之功被任爲雲貴總督逆黨家屬發遣例由總督點視八面觀音望見蔡故爲媚態以惑之蔡卽暗令女奴藏之別室卽夕進御遂納爲妾而爲脫其名於籍及其事聞於北言官據實糾參

清廷命逮八面觀音解京訊鞫時八面觀音已有娠蔡不忍見其行又懼禍且不測欲自刎八面觀音慰之曰將軍勳大必無他所不可知者妾耳乃相與泣涕而別行至中道八面觀音以疾殞又有謂爲吞金死者有謂蔡實遣人殺之以滅口者事無左證不知其孰爲可信也八面觀音旣死清廷亦不欲深究蔡以平滇功大僅得落職處分而止按此與前說大異顧其事旣不見正史卽亦頗難得實姑并記之以俟參攷清代詩人詠三桂事者甚多予獨嗜宜賓李香雪書三桂傳一首云生不敢畔睿親王死不敢謁莊烈帝負盡新朝舊國恩可憐空作圓圓塔死不能爲尙可喜生不能禦李闖王可憐有玷董香光山海關子絕父平西府父絕子一片石死之生五華山生之死淮陰老思作帝王秦廷

哭原爲歌妓。可憐遺臭二百年。貳臣傳中不收。此沈着痛快。雖梅村圓圓曲無以過之。香雪名映葵著石琴詩鈔。今已不多覩矣。

陳圓圓名沅。字畹芬。常州人。其本姓邢。以其養姥曰陳。故從陳姓。前人多已記之。父業驚閩。居金牛里。一說爲奔牛峽。後從一書買奔吳門書。賈貧甚。無以爲養。乃資緣一故識。鬻圓圓於金獅巷。爲沈氏婢。尋乃逸出。爲一搗誘去。教以歌曲詩詞。越二年。使出應客。見者驚爲天人。初爲梳櫛者。乃某道公子。時某道方分巡瀾省。公子定情後。卽挈圓圓之父。任溯嚴江而上。某道聞其事。亟遣人阻之。不令入署。故遂中道折回。仍歸金閩。賃屋以居。時則圓圓之名已幾徧通國矣。三桂聞圓圓美。飛騎賫金欲購之。去願以稍遲數日。圓圓已爲田宏遇。所得宏遇爲田

妃。父勢燄方盛。某公子不能敵。又迫於父命。乃至割愛以予之。是時田妃初死。宏遇懼失寵。乃購圓圓以進。思宗時方憂國。不以聲色爲事。立遣之出。圓圓留居田府。與府中羣伎爲伍。意頗不愜。又聞三桂購之急。乃以計出。田府卒爲三桂所得。此其經過之大略也。又有一說。謂田宏遇欲得圓圓。遣緹騎至蘇。圓圓已先三日爲三桂以萬金購去。使者喪氣而反。說見殷淮亭胥江話。蕉果爾。則是圓圓被購入田府。以至入宮。被遣事乃皆在不可信之列矣。予按。鈕玉樵觚賸。謂出重賞。購圓圓載之。以北納入椒庭者。爲嘉定伯周奎。意蓋在分田妃之寵也。及被遣出。圓圓仍入周邸。三桂奉詔出鎮。周奎餞之。出女樂佐觴。圓圓亦與其列。三桂見而屬意。使人言於周。請以見。惠周許之。乃以千金爲聘。限迫卽

行未及娶。周爲盛具奩。媵送至其父。襄家闖賊。陷京師。襄及圓圓皆被擄。是圓圓確無購入田府事。然據馬氏孝升說。則謂周奎已將圓圓進。未及召見。旋因出永巷。宮人田妃。竄圓圓名於籍中。出付妃父田宏遇家。三桂於田席上見之。乃乞以去。是則圓圓信有轉入田府事。而三桂與宏遇爭購說。則又似傳聞之誤。至陸雲士撰圓圓傳。則直謂圓圓爲田宏遇所得。以進於思陵者。陳其年婦人集。亦謂圓圓於崇禎末年爲戚晚。武安侯劫寘別室中。武安侯實指田也。諸說互勘。莫衷一是。世人以梅村圓圓曲有翻使周郎受重名一語。與玉樵說合。故多從而信之。然事隔二百餘年。傳說紛紜。或又加以以傳會。將據一說以爲定案。誠戛戛乎難之。則姑懸爲疑問可矣。

三桂憤死後。清兵入滇。逮繫其全族。圓圓已先去爲女道士。其名不見籍中。故幸得免。方三桂鼎盛之日。圓圓寵冠後宮。三桂欲立爲正妃。圓圓固辭而止。三桂不得已。乃別娶其婦極妬悍。羣姬之美。而見幸者。輒殺之。惟圓圓勉順其意。獨居別院。雖其寵與相埒。而不至爲所忌。親愛若姊妹。然久之。三桂潛蓄異圖。圓圓已窺其隱。乃自以色衰齒暮。請出爲女道士。居洞霄宮。三桂暇時。輒來訪清談。竟日。圓圓亦多所諷諫。惜三桂終不聽耳。陸雲士撰圓圓傳。謂三桂之大舉爲亂。多出於圓圓同夢之謀。寃矣。康熙辛酉。滇城破。圓圓已由女道士變而爲尼。初從玉林國師祝髮於宏覺寺。法名寂靜。號玉庵。尋挈其徒僞昆陽牧妻李氏居滇省西關外瓦倉莊。三聖庵。至不能執爨具食。李又收徒二人。饗殮始

辦。今。有。清。康。熙。二。十。八。年。碑。記。尙。言。此。庵。爲。寂。靜。募。修。者。其。墓。在。滇。省。大。東。門。外。歸。化。寺。後。臺。華。庵。側。考。其。生。歿。時。日。一。爲。天。啓。癸。亥。七。月。初。十。日。寅。時。一。爲。康。熙。丁。亥。七。月。二。十。六。日。亥。時。其。遺。像。至。今。猶。存。身。着。藕。色。僧。衣。內。襯。藍。襖。外。披。黑。色。界。金。袈。裟。手。持。念。珠。跌。坐。面。目。似。五。十。許。人。光。緒。乙。未。歲。有。人。物。色。得。之。曾。用。泰。西。影。相。法。攝。得。一。紙。藉。存。眞。相。按。此。爲。滇。友。某。君。說。以。滇。人。談。滇。故。宜。較。其。他。記。載。爲。確。實。也。又。有。一。說。謂。圓。圓。墓。在。昆。明。縣。城。外。二。里。許。其。題。碣。曰。開。山。第。一。代。祖。師。圓。覺。之。墓。墓。前。數。十。武。有。桂。花。寺。離。宮。及。梳。妝。樓。卽。圓。圓。生。前。梵。修。之。所。未。知。信。否。姑。并。誌。之。

近人丁闇公（傳靖）嘗刺取圓圓遺事譜爲滄桑豔傳奇一種其絃圓圓之結局則根據頤

道。堂。詩。注。謂。康。熙。辛。酉。雲。南。城。破。圓。圓。自。沈。於。池。以。死。故。曲。中。有。池。殉。一。齣。卽。指。此。事。予。未。親。此。曲。本。但。聞。其。結。構。之。大。概。如。是。云。爾。又。有。日。人。久。保。天。隨。氏。嘗。撰。後。圓。圓。曲。一。首。其。小。序。有。曰。辛。酉。雲。南。城。破。圓。圓。自。赴。蓮。花。池。而。死。卽。葬。池。旁。滇。中。今。傳。商。山。鸞。影。一。卷。卽。載。圓。圓。降。乩。之。詩。云。云。故。其。曲。中。有。句。云。豺。狼。勢。蹙。無。由。起。鶴。唳。半。宵。驚。不。已。淮。上。昨。傳。黥。布。奔。湖。陰。今。報。王。敦。死。六。師。常。掃。入。荒。陬。唱。凱。聲。高。稜。氣。收。旣。愁。銅。雀。灰。塵。冷。又。見。姑。蘇。糜。鹿。游。蒼。梧。雲。黯。誰。相。弔。白。骨。青。燐。羣。鬼。嘯。無。奈。娘。磯。餘。痛。深。却。羞。花。蕊。新。詩。妙。滿。目。西。風。晚。颯。然。紅。衣。狼。藉。水。生。漣。驚。鴻。影。落。蓮。池。底。玉。碎。珠。沈。慘。可。憐。恨。血。痕。消。鴛。冢。小。一。坏。黃。土。靡。蕪。繞。哀。蟬。落。葉。不。堪。悲。悵。悵。孤。魂。蹤。已。杳。想。見。沈。寥。笙。鶴。間。蕊。珠。宮。闕。

列仙班天風吹下步虛路好伴飛瓊響佩環是則與丁氏傳奇所主之說合而揆以終老爲尼之說則殊不免逕庭蓋又談圓圓遺事者之一大疑竇也

尤有一最可駭之說則謂漢吳殄滅後圓圓被虜入清宮極爲康熙帝所寵眷甚至有謂雍正帝卽爲圓圓所生者近人宋子常（大經）所撰圓圓後曲卽本此說故其曲中有句曰嗟哉奇氣奇如此男子不鍾鍾女子若與楊枝一例看漢皇當日爲情死蓋兼指董小宛入宮事而言之（按今水繪園後人亦力辯董小宛無入宮事）又曰丹青讓與東風柳一死艱難恨有餘東風柳指柳如是也又曰換羽移宮削簿籍將軍密奏黃綾册百戰依然作細民君王夜半虛前席傳來消息赴神京掌上珊瑚拜上卿深

恩又錫曼珠姓惆悵他年呂易羸自注呂易羸句謂世宗也又曰朝朝行樂暮暮宿花蕊何曾向圖哭蹈海成佛畢竟虛九原歸去愧金谷誰傳此事三百年喬梓情癡絕可憐回憶清涼山下路有情人愛有情天蓋直指康熙之納圓圓與順治之奪小宛先後如出一轍其說不知何本第以情理論三桂敗亡後圓圓齒色已衰度不堪備宮妃之選清帝縱好漁色其又於是奚取焉故疑是說之不足信也

統前所記者觀之圓圓之結果大抵不外三說一爲尼一池殉一入宮此三說中似所謂爲尼者近是猶憶十數年前上海神州國光社主人曾覓得圓圓小像付諸影印像凡有三一爲宮裝一爲道裝其最後一像則作女尼裝束蓋削髮後所寫也一時題詠甚夥有金綬熙者曾撰

七古一首其後半有曰高築滇雲建館娃蘇臺
鄴塢擁如花禍同吳淟傳難再識比婁妃意可
嘉歎息收京當日事垂暮淮南有異志紅淚啼
春別故宮黃紼入道來初地從此禪肩脫繡襦
內家裝束解流蘇翦除煩惱三千縷拈取牟尼
百八珠華年逝水知難永留得翩鴻三次影異
代丹青感慨多後庭花樹笙歌冷一寫繁華再
寫愁紅塵富貴等浮漚水雲燈火幽龕靜風雨
梧桐廢院秋雲鬢霧鬢宮中樣散花忽變天人
相心死能參枯木禪情濃偏作低眉狀蓋敍圓
圓出家事乃純以畫像爲根據非鬻壁虛造者
比繼梅村之後可以當詩史之目者宜推此類
之作若夫池殉入宮兩說則僅足以助談柄而
已甯能目爲信史哉

世所傳圓圓畫像甚夥有人曾見其一爲禹山

人之鼎所繪風鬟霧鬢姿態如生蓋望而知爲
絕色也畫端題詠亦不少其最佳者爲七律一
首云武安席上事如何玉帳秦川夜渡河豈有
佳人難再得可憐朝士已無多黃塵燕市三軍
淚青史吳宮一曲歌至竟桓溫老奴子爲垂縹
渺睇雙蛾惜作者姓名已不省憶矣又亡友汪
君寂照（德淵）嘗於北方途次遇一南妓攜
畫一幀上繪圓圓道裝小像頗精緻察其筆意
似乾嘉間好事者爲之有風雲山人跋語甚長
不能盡憶亦不知風雲山人爲誰也又有顧千
里篆書圓圓小影四字并綴有七絕二首其詞
曰破軍星降正縱橫誰作中原萬里城獨有蛾
眉蒙賜遣居然滅闖一奇兵所嗟夫塔擅侯王
天網他年稔惡亡紅粉成灰先老淟陳娘終勝
杜秋娘隸事亦頗貼切或又謂圓圓貌實非美

結埼亭主人全謝山（祖望）嘗親見其最真確之小影乃恆述以告人其言固宜若可信也吳江鄒貫衡嘗撰陳圓圓詞并小序云陳圓圓者女優也少聰慧色娟秀好梳倭髻纖柔婉轉就之如啼榻上假眠倍生媚態演西廂扮貼旦紅娘脚色體態輕靡說白便巧曲盡蕭寺當年情緒常在予家演劇留連不去復為田皇親以二千金酬其母挈去京師聞又屬之某王寵冠後宮入滇南終焉詞云濃點啼眉低梳墮髻聲驟平康苔翠氎花紅錦毯趁拍舞霓裳雙文遺譜風流誰解卿能巧遞溫涼香犀挽生綃淡束幾疑不是當場星回斗轉芳筵已散倦餘嬌凭牙牀玉版填詞瓊簫和曲粉脂尙帶紗牕鈿車催去燕臺程遠鼓擊進諫漁陽風塵老蠻烟遠隔信音渺茫按此詞序中亦謂圓圓先為

田氏所得而後歸三桂者鄒氏與圓圓同時既嘗親見其演劇則必於其人素稔斯其所記述者亦必較可徵信明矣又按圓圓之名本為玄玄二字諸家記載因避清代廟諱故改以圓圓代之惟順康年間遺老稿本多大書玄玄字樣則今人已罕見之即亦罕知圓圓本為玄者此不可不為揭出者也圓圓為李闖所禽閉處新仁宮中狀極窘苦有保住者三桂舊部也時充李闖侍衛於圓圓被鹵入宮後願為傳書達三桂圓圓喜甚第苦宮中無紙筆乃鬻指出血裂裙幅作書付保住持去竟達三桂其書詞宛轉痛切至今猶有傳鈔者予嘗於某說部中見之略曰妾承將軍垂愛貯之金屋寵之專房則妾固為將軍有豈得為闖賊有哉闖賊於四月朔冠冕旒衣赭袍肆然

御乾清宮。逼妾承僞旨。妾念及將軍恩義。奮不顧身。戟指罵賊。滿拚一死。以謝將軍。乃闖賊。忽掩兩耳。竟如不聞。指揮僞宮嬪及一僞侍衛。仗劍迫妾入於後宮。妾偶回盼。不禁竊喜。蓋此僞侍衛。卽將軍之舊部。保住也。保住揮劍示意。欲言仍噤。夜漏三下。聞窗格彈指聲。急啓樞。則保住竄身入。問妾不忘舊主。將何爲。嗟嗟。妾尙何爲哉。此身可留。則固爲將軍之身。此身不可留。請待將軍於地下。惟將軍圖之三桂得書。大慟且恚。降清之志。實決於此。此夫人知之者矣。惟書中自敘罵賊狀。及保住傳書乞援事。則後來知者較夥。蓋圓圖陷賊後之待遇。官私紀載。皆至缺略。是書實補其所未備也。故錄之。

始不可相傳。三桂捷武闈。後入都會。試寓東城絨線胡同。逆旅主人張姓。有女曰銀丑。姿色頗豔。三桂屢調之。皆遭峻拒。及其相偁。已甚。則曰。妾雖蒲柳之質。然家世清白。絕不容有苟且之爲。倘許以白首相從。敢不唯命是聽。不則始亂而終棄。非妾所願聞也。三桂指天日爲誓。請與偕。老女始許之。遂薦枕席。綢繆至數月之久。女父母不知也。及三桂落第南歸。久無音問。而女則既有娠。度無可隱。乃具以告父母。父母遣媒詣三桂。趣令迎娶。三桂拒不納。女復爲血書。遺之。謂一生名節。已敗於君手。何忍復令就死地。但求得君家一片席。爲我容膝之所。雖長齋繡佛。亦所甘心。三桂終弗顧。或有勸令納女者。三桂笑曰。吾本以勾欄蓄之。奚庸是多事。爲女知絕望。怨憤填膺。復爲父母所譙責。遂自經。死死

時。戟。指。罵。曰。吾。以。一。念。之。誤。生。命。與。名。節。悉。斷。
 送。於。彼。偷。之。手。吾。今。雖。無。如。彼。何。然。使。死。而。有。
 知。吾。必。取。彼。之。生。命。名。節。以。為。報。其。後。圓。圓。歸。
 三。桂。有。人。見。之。謂。其。貌。酷。肖。銀。丑。乃。相。率。指。圓。
 圓。為。銀。丑。後。身。此。來。即。所。以。報。也。觀。三。桂。以。戀。
 一。圓。圓。故。甘。自。陷。於。無。父。無。君。之。大。惡。而。靡。所。
 於。悔。其。卒。以。叛。亂。致。敗。身。死。族。滅。固。所。宜。有。就。
 令。圓。圓。非。為。之。謀。主。者。而。天。奪。其。魄。亦。至。足。以。
 快。人。心。矣。故。吾。以。為。銀。丑。報。冤。之。說。偷。得。文。人。
 好。事。者。取。而。演。繹。為。傳。奇。小。說。實。野。史。中。之。絕。
 妙。點。綴。也。



三國人名酒令

(逸梅)

昔者公劉好貨。大人之事備矣。

劉備

關譏而不征。白羽之白也。

關羽

子張學干祿。驅飛廉於海隅而

張飛

戮之。趙孟之所貴。天油然作雲。

趙雲

今之諸侯。自葛藟。君子不亮。惡

諸葛亮

乎執。

史蹟

伯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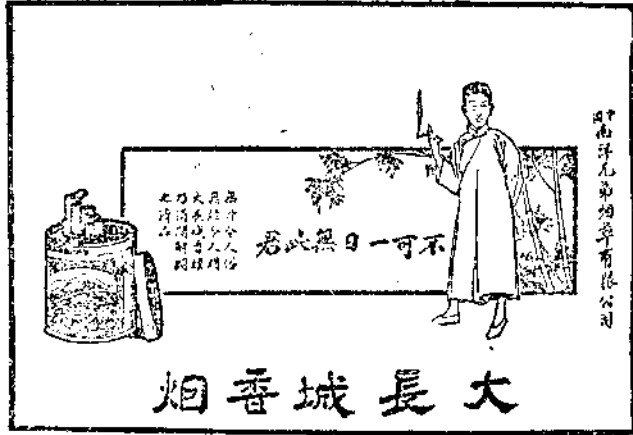
最新探案 **急富黨**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是書爲英國名小說家柯男達里原著十餘年來坊間譯行之福爾摩斯探案無一編不受社會歡迎蓋皆柯氏手筆也柯氏年垂耄矣以其家世之勳崇著作之豐盛資產之富厚宜可以擱筆乃猶力買餘勇鉤心鬥角使如電之毫光益燦爛而煊赫文豪之精神如是其豐饒周君大猷留英多年新從海外歸來挈得彼邦最新出版之（急富黨）一書是書文心傲詭筆意翻新在舊探各案之上因急譯之而請李君定夷爲之潤文（急富黨）爲英國最近之秘密黨社會生活日艱貧廢之民日多其黨勢乃潛滋暗進而不已是書主旨係黨人謀奪一銀行主人之巨產千方百計布置毒計皆經福爾摩斯破獲彷彿剝蕉抽繭層復一層煞是好看如玉人指之奇突腐屍之驚怖秘密窟之險邃荒島之怪異博浪椎之誤擊電劍之鋒利賊黨之狡兔三窟奇怪之槓炸藥箱等種種子奇百怪之情形實屬得未曾有洵足壓到一切偵探小說也至文筆清潔詞意明淨猶其餘事

同胞注意



國貨精華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匣也。又每罐內。附贈獎券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贈品。



讀史臆言

(蠹魚)

漢文帝二十三年之間。其計畫區處。捨農桑外。所深著意者。獨邊事而已。然卑詞屈已。歲致金緡。與犬羊結好者。豈得已哉。亦度匈奴桀驁之勢。未可以遽服。而瘡痍甫定之民。未可以遽用。故雖外爲和親之禮。而在內未嘗輕棄自治之策。帝於是憤怒激烈。銳志雪恥。必欲躬自北伐。亦仁者之勇哉。

漢初妃后多出身微賤。按高祖薄姬。先在魏豹宮。漢擊虜豹。姬入織室。高祖納之。歲餘不得幸。先是姬與管夫人趙子兒相約。先貴者毋相忘。

已而二人先幸相與笑。姬初約時。高祖問之以實。對高祖憐之。乃召幸。遂生男。後爲文帝尊薄。爲皇太后。武帝母。王太后先嫁爲金王孫婦。后母藏兒。卜此女當大貴。乃從金氏。奪歸。景帝時。爲太子。后母以后納太子宮。生男。景帝即位。立爲太子。遂立王夫人爲后。太子卽位。是爲武帝。尊王后爲皇太后。武帝衛皇后。本平陽主家。謳者名子夫。帝過主家。悅之。遂進入宮。生男。據乃立子夫爲皇后。據爲皇太子。兩太后一皇后皆出自微賤。且多有夫者。

漢公主不諱私夫。武帝姊館陶公主寡居。寵董偃十餘年。主欲使偃見帝。乃獻長門園地。帝喜。過主家。主親引偃出。偃奏館陶公主庖人偃味。死拜謁。帝大歡樂。呼爲主人翁。武帝女鄂邑蓋公主寡居。昭帝初立。年八歲。主以長姊入禁中。

供養帝而主素通丁外人帝與霍光聞之不絕
主歡詔外人侍長公主上官桀詔外人欲援列
侯尙主例爲外人求封侯燕王且亦上書言陛
下幸使丁外人侍公主宜有爵號是時霍光秉
政不許以帝女私幸之人天子聞之不以爲怪
王大臣且爲上書乞封其宮庭淫逸之習固已
毫無忌諱矣

漢時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爲稱武帝子據以
母衛氏遂稱衛太子太子之子進以母史良娣
故稱史皇孫漢靈帝生子協靈帝母董太后自
養之因號曰董侯卽獻帝也亦有不用母姓而
以所養之家爲姓者獻帝兄辨養于史道人家
號曰史侯按滕公夏侯嬰曾孫頗尙主主隨外
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姓孫氏是主旣
隨母姓子又隨母姓蓋當時習尙如此

漢時婚娶不論行輩按惠帝后張氏乃帝姊魯
元公主之女則帝之甥也呂后欲爲重親配爲
皇后是以甥爲妻也哀帝后傅氏乃帝祖母傅
太后從弟之女是哀帝乃傅太后之孫而傅太
后欲重親以姪女妻之則以外家諸姑爲妻漢
時法制疎闊若此

漢代諸王多荒亂攷燕王劉定與父康王姬姦
生一子又奪弟妻爲姬并與子女三人姦事發
自殺衡山王孝與父侍婢姦趙太子丹與同產
姊及王後宮亂爲江充所告梁王立與姑園子
姦江都王健父易王薨未葬卽召易王美人淖
姬等與姦又與女弟徵臣姦建又欲令人與禽
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裸而據地與羝羊及犬交
齊王終古使所愛奴與妾八子（妾名）及諸
婢姦或使白晝裸伏與犬馬交接終古臨視之

此漢諸王荒亂之故事也。推原其始，由於分封太早，無師友輔導之益，以至如是。按梁王劉立姦事發，訊治立對曰：立少失父母，深處宮中，獨與宦者婦妾同居，加以性質下愚，遂致陷於大戮。此雖畏罪自解之詞，亦當時致弊之由也。日處深宮，未嘗知憂，知懼，率多驕淫，失道蓋沈溺放恣之中，有以致之也。

漢祚中衰，元后長壽，王莽藉其勢以輔政，援立幼弱，手握大權，詭託周公輔成王，由安漢公而宰衡，而居攝，而卽眞，權勢所劫，始則頌功德者八千餘人，吏民上書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天下靡然從風，使能逆取順受，固結民心，則人雖未忘舊朝，而亦安於新政。溯其致敗之由，一由收民田曰王田，禁積五銖錢，於是農商輟業，以賣田積錢坐罪者不可勝數，又以匈

奴之叛，遣將討之，又擄鑄錢隣伍者坐罪，男子檻車，兒女步行，鐵鎖琅當，其頸詣軍前，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於是四海沸騰，盜寇蠶起，更始赤眉，光武因得以劉宗號召，人但知莽之敗，由於人心思漢，而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漢，迺莽激而成之也。當其始也，詭激立名，以濟其閹干之計，似亦奸雄之所爲，及僭逆已成，不知撫御，方謂天下皆可欺，而肆其毒痛，結怨中外，土崩瓦解，猶不以爲虞，乃日講求制禮作樂，附會六經之說，此其識眞三尺童子之不若，語云：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若莽者，其詐也，愚而已矣。

王莽妻生四子，宇獲安，臨其名也。哀帝時，莽退就國，獲殺奴，莽切責獲，迫令自殺。及平帝立，莽秉政，慮帝母衛姬及舅衛寶衛元入朝，撓已權，遂建議奉太宗者，不顧私親，但封爵號，而不許

入京。莽子宇。心竊非之。乃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竊議。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使寬夜以血洒莽門。爲門吏所發。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俟產後亦殺之。此未居攝以前。托大義滅親之名也。僭位後。以安有疾。立臨爲太子。而莽妻以數哭子失明。莽使臨侍養妻。侍兒原碧者。舊爲莽所幸。至是臨又通焉。懼事泄。謀殺莽。適以事貶出外第。而莽妻病。臨寄書于母。爲莽所見。中有怨望語。莽疑之。收原碧。考問具得謀逆狀。莽欲祕之。乃殺考問者。而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并其妻。以自殺。是月安亦病死。已而莽孫宗自畫形容。服天子冠。刻三印。其母舅呂寬家徙合浦。宗又私與通焉。事發。宗亦自殺。是莽但貪帝王之尊。無骨肉之愛。其敗也宜矣。

莽女入宮爲后時。平帝年十三。莽女十四。至五年。帝卽爲莽毒死。后立僅歲餘。然則帝與莽女不能成好合也。莽卽真后。稱疾不朝。莽欲奪其志。后大怒。鞭笞侍兒。莽敗。后自投火中死。曰。何面目見漢家。凡守節十九年。有如是之父。生如是之女。異哉。

自戰國豫讓。聶政。荆軻之徒。以意氣相尙。一意孤行。能爲人所不敢爲。世競慕之。其後貫高。田叔。朱家。郭解。輩。狗人刻已。然諾不欺。馴至東漢。其風益盛。當時荐舉徵辟。必採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人好爲苟難。遂成風俗。按太原守劉瓊。以考殺小黃門趙津。下獄死。王允爲郡吏。送瓊喪。還平原。終三年。乃歸。此盡力於所事。以著其忠義也。袁逢舉荀爽。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此感知遇之恩也。又有輕生報仇。

者。崔瑗爲人所殺。手及報仇。亡去。魏朗兄亦爲人所害。朗白日操刀殺其人于縣中。夫父兄被害。自當訴于官。官不理而後私報可也。今不理之於官而輒自行仇殺。已屬亂民。然此猶曰出於義憤。又有代人報仇者。何容有友虞緯。高父仇未報而病將死。泣訴於容。容卽爲復仇。以頭祭其墓。此狗友私情也。蓋其時輕生尙氣已成習俗。故志節之士好爲苟難。務欲絕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舉世以此相尙。故國家緩急之際。尙有可持以搢拄。傾危。昔人以氣節之盛爲世運之盛。而不知并氣節而無之。其衰乃更甚矣。

漢末黨禁。雖起於甘陵。南北部及半脩朱並之告許。然其所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奄寺。士子羞與爲

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國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蓋東漢風氣。本以名行相尙。迨朝政日非。則清議益峻。號爲正人者。指斥權奸。力持正論。由是其名益高。海內希風。附讐唯恐不及。而爲所貶訾者。日思所以傾軋之。此黨禍之所以愈烈也。世言昭烈之漢。卒爲魏所滅。愚謂魏豈能滅漢。魏爲晉所滅耳。何則。三國之君賢否。雖不同。要皆命世之豪。未可旦夕併也。司馬氏本碌碌無他長。託身曹氏。陰爲螳螂黃雀之勢。徐伺三國之既弱。然後取漢。以取魏。以取吳。故司馬氏之取漢者。爲取魏張本也。漢滅而魏隨之矣。魏亦烏能取漢哉。

反復三國之書。論次三國之事。竊謂漢吳皆有取天下之勢。而魏則未嘗有也。魏漢賊也。方其

不敵吳猶臣之曾謂漢室中興而吳不臣之乎此漢有恢天下之勢然也赤壁之勝昭烈未有着足之地而魏則胆落於公瑾矣公瑾之策曰毋借劉氏以荆而亟取劉璋之益以及張魯之漢中誠使吳蜀盡為孫氏有則由漢中以出中原老瞞之成擒必矣且漢吳皆名正而言順地險而兵勇卒難於取魏者彼此之勢分也曾謂以公瑾之才先昭烈以併荆益而魏將焉往乎此吳有吞天下之勢也若魏則身為盜賊之行况謀臣不過苟彘一二輩非有正大之見勇將不過張遼三數子非有開濟之資周瑜出赤壁則狼狽奔北關羽在樊城則日議移避武侯屯渭濱則敢受恥辱而不敢出下至曹丕埽國再出唯有望長江而浩漢耳實未嘗有取天下之勢

人才莫盛于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衆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

早起 (石 予)

早起園中步。皚皚霜作團。池荒魚種絕。木落鳥聲寒。曉夢幾人醒。晨星誰共看。西風短籬下。香老菊全乾。

風 信 史

上 海

蘇 州 銀 行 廣 告

本行資本五十萬元業經呈
奉財政部註冊農商部給照
分設蘇滬兩行專辦有獎儲
蓄及各種儲蓄兼營銀行一
切業務章程完美手續迅速
開辦迄今信用卓著營業日
臻發達茲為優待存戶起見
凡與本行有儲蓄者在百元
以內匯至蘇州不取匯費以
酬盛意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經理洪少圃

協理陳筱舟
襄理張洪時

哈蘭士醫生著名靈藥

○內服六零六

清血解毒首推此藥專治楊梅結毒風濕骨痛濕熱瘡癩癰疽潰爛癰癥結核子宮腫痛小兒胎毒一切血毒不消等症服此藥無不獲效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六零六藥膏

下橫痃梅毒潰爛痔瘡疥瘡濕瘡頑癬無名瘡毒諸般外症以此藥膏搽於患處有祛濕拔毒長肉生肌之效每盒洋一元樣盒貳角

○人中寶補藥

此藥補血生精君如患血氣不足腎水枯涸真陰虧虛火旺以致面黃肌瘦腰酸膝軟耳鳴眼花精冷精薄百般虛症男女老少服之其益非淺每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止咳保肺漿

此藥清金養肺功效超羣專治傷風咳嗽時行咳嗽腎虧咳嗽老弱咳嗽以及頑痰氣喘咯血吐紅肺癆肺萎等症服此藥極為靈驗每小瓶洋一元大瓶洋一元七角半

○潤喉保肺飴

此飴消水化痰止咳寧嗽其功與保肺漿同質輕味美攜帶便利凡行旅經商常備常服可免途中勞頓感冒風寒喉乾口燥咳嗽痰喘等症每盒洋一元

本藥房自運泰西

各國原料藥材醫

用器械化學儀器

婦女化粧香品大

小鏡箱鏡頭手提

快鏡干片白金紙

香水香皂以及衛

生用品應有盡有

如蒙 各界賜顧

格外歡迎特聘西

醫博士黃冠英醫

生常住診治內外

各症另設配藥部

專配西醫方劑莫

不推誠招待定價

克己諸希 公鑒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太和藥房 各埠分號 大藥房均有出售



新輯軒誌

(趙眠雲)

●臺灣生番異俗紀略

營作 (續)

捕魚獵獸本爲常事大抵皆供給本部落之用。願有一部落其酋長出外游歷得學習捕魚事。歸以教其全部之部民是部號冬台及部四面。皆環水部中瀾澤又甚多產魚甚美種類又不少。有爲他部落所常見者惟捕魚之具太簡陋。粗劣能捕得小魚而不能捕大魚故其酋長出外游歷三數年曾在某處學習捕魚之事能耐勞苦人亦不知其爲冬台及部之酋長也。既習得種種捕魚之技能能沒水捕之於是歸而以

術教其部民於是漁業大發達各部落都來販買抽稅甚重其部落遂富而酋長則坐享其利。此中開智特早又能耐苦故得此優良之成績也。知凡事皆不可無忍耐心此特其一端也。

其造捕魚之具之一部落多山而少水斯亦奇矣。蓋其山產竹甚多名竹曰格勒多因而其部落之名曰格勒多。夙諾或曰有產魚之區之民遷徙來此者雖無魚可捕而有竹可爲捕魚之器遂改業云。又云向爲捕魚之具之部落皆婦女爲此工者格勒多夙諾一部以產格勒多而不能用途謀吞并此部落。(指能造捕魚之具者)殺其男子而妻其婦女遂盡得工藝之巧亦殘忍奸惡之慘史也。

某部落有善爲鳥籠者形如中土畜雞之竹椽因有一種重六七童梅力之鳥大抵各部落咸

有之童梅力即中土所謂劬也畜之可卵育小鳥非漁獵品而變為牧畜品矣此鳥名周金了

大抵以供食品者編此周金了之籠子用一種

之藤大類中土紮栲栳之原料其物頗韌惟某

部落產之故亦算得該部之專利品家家婦女

均編織此籠惜價值甚微不能擴充經濟正如

我蘇屬某某幾縣之人工紡織獲利頗薄也

生番衣服無用綢者既不產此品亦不知綢之

可貴也各種編織之品大都名之曰侍里特侍

里特猶云布織此侍里特者各部落成有之而

以某部為特著消於各部不皆女工猶織機之

多用男工取其力大也以侍里特運消於他部

落者其稅則頗重亦為取締計也其後某部曾

長下一令凡女子能織此侍里特勝於男子所

織者當召至府中待以優渥之禮一年後果有

十餘人焉優渥之禮為何不能詳焉惟聞時時入宮侍酋長云

貿易

各部落貿易尙有與古法暗合者則日中為市

是也然亦不過十之一二其他各自為風氣風

氣不同疑多不便利處其實不然大抵有所需

求者恆能順從有所供給者之風氣故不致相

齟齬也然而以此而開釁者亦往往有之某部

落無媒介幣直以其土貨向他部落交易類皆

抱貨而出無他部落人入其境內交易者何也

以其俗蠻橫屢有外部落商人入其境被殺者

即不死貨往往為其所劫奪也該部所出之土

貨外部落需要者甚多其普通者為獸毛又藁

草之柔滑者如入他部落境恆有限制不得過

十人以人多恐其逞強也又有特產一宗他部

落酋長貴族恆喜換得之所謂扁蠻箭也其物似中土之人參亦味甘而略苦據調查者所得直謂之人參爲滋補之品每一支可換得侍里特數匹也凡貿易時有市政其人必貴族爲之所以監督一市之事者也有不平而爭嚷者訴之市政聽其評判曲直焉

降而城之貿易也持開放主義尤奇者皆婦女爲之主而其貿易期則五日一市至市期則婦女咸奇裝異飾以赴之有市場各有定位大抵貿易權皆操之貴族其奇裝異飾者貴族婦女爲多故有並非有貿易之必要而亦來此市場作游覽者人亦不少也（按此項游玩之人大抵他部落爲多以不常見故）其市場名曰集嬌塊余謂集嬌二字甚稱惜不知塊字含有何種意味耳其所以如此者開端之始爲一酋

長之女公子所創女公子同時有夫三人其一常遊歷至他部落者其一在酋長府作官吏女公子不甚愛戀之其一爲市場之監女公子所最寵者故女公子每屆市期則盛裝豔服以揚其妖媚之態於是相習成風家家使其婦女出而爲貿易之事焉其後女公子死市監猶存痛其妻甚於是稟命酋長貿易事一律改爲婦女職權蓋前此猶男女同爲之市監恐女公子靈魂來此見人夫婦雙雙心有所痛也余謂此市監可謂多情矣宜女公子於三人中獨寵之專房也或曰安知市監請全改貿易權屬之婦女不存他意乎曰非也市監並稟明酋長市監一職亦改女子以府中貴族老婦充之然則唐女道士玄魚機所稱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者不圖見此市監竟真果有情如是也惜彼族未

盡開化不然傳奇可譜矣此殆貿易史中之無價寶歟

京林部其貿易史亦有豔迹可述焉其酋長規定之法凡出外貿易以其貨若干報於府中之吏使籍之報時不稅歸後始稅之稅其進口貨不稅出口貨也凡一次出外貿易統計其人數以百分之三爲最優長之商人比例用獲利之多寡爲準此百中之三人者不惟不稅其進口貨並有恩賞焉恩賞惟何賞之使得游玩於府中京林部酋長正妻五人旁妻二十八蓋東妻七西妻七南妻北妻亦各七焉其曰東南西北者以宮室名之貿易優長之商人得游於東南西北四宮中由各旁妻設席款之醉或宿宮中焉酋長不之問更有優待之條件則出外貿易而得第二次之優長者酋長以旁妻一人賜之

旁妻之外又有衆妻旁妻賜商人開一缺卽以衆妻推升之或問如貿易優長由二次而至三四次五六次者酋長將無以正妻賜之乎曰正妻不賜每一次加賜旁妻一人而已故正妻恆怨不得爲旁妻焉蓋酋長妻多若爲旁妻以賜商人則商人必寵愛有加或竟黜其原有之妻而妻之卽或二三四五次有連續之賜者然至多不過三五人且須一年一次比爲正妻之長錮府中總勝幾籌也故正妻恆怨不得爲旁妻也老大嫁作商人婦乃反爲幸事眞夢想不到者白香山聞之青衫可不必溼亦當破涕爲笑也

貿易有禁品則稍圖七是稍圖七煙類產洛存時部各部落人民咸喜之價頗昂耽此久則人體羸而癩猶土中之癩鴉片者故各部酋長咸

禁之。然而官禁私不禁。則以貴族耽之者衆。有不能一日缺乏者。故稍圖七自各部落聯盟。禁止運入後。而消數仍不減於曩時。其始犯此禁令者。以處罰了之。然而雖罰而人仍不畏。蓋已部落中奸商甚多。凡販賣稍圖七者。獲利厚。故不畏罰。罰之仍無傷焉。此三十年前事。按又指調查時云云。三十年後某部落有女酋長某者。頗勇果。自代其夫爲酋長。後一切更變。首嚴稍圖七之禁。無論耽此者。販賣者。苟得實據。卽處以死刑。不三月而某部落稍圖七之害。居然肅清。其處死刑也。一貴族開始之一月中。凡殺八百九十有六人。自此風一開。各部落相率效法。而稍圖七料將消滅於無形矣。

有某部者。喜食鳥獸之肉。其地多山林。動物豐富。亦兼營牧畜之業。故足自供給。而又多農產。

品恆以之出售於他部落。價由他部落定之。往往受損。失後有諸貴族設典押局。令貧民之農產品典入局中。不卽賤價售出。其典也。薄收其息。於是閉關一年餘。其他部落向賴該部之農產品者。急求開放。於是該部落提出自行定價之議。初猶遭反對。其後以不肯開放爲抵制。遂將百數十年任人作價之壓制貿易一律推翻。之不可謂非貿易史中之進步時期矣。此皆貴族恤窮之政。誰謂未開化者之道德不高也。或曰。人愈智。則道德愈下。余疑此語亦不盡然。不過目前我中土之人難逃此責耳。誠可歎也。

下林部者。己地不甚產有價值之原料。又不善製造。宜其貧矣。豈知不然。全部落之民咸富。何也。蓋最善經商者也。其法殆得自我中土古時之呂不韋所居。必奇貨也。其人善奔走。所販賣。

必細巧而珍貴之貨（按彼中所謂細巧而珍貴耳。非可以文明國貨例之也）故不必有車載馬駝之勞而已。握寸珠而抱尺璧。提綱挈領。其長技也。故人稱之爲蟻販。彼中則曰果爾。其乃卽蟻販之番語也。又善於販人口。彼以他部落之幼兒。誘以食物。幼兒墮其術中。遂隨之行。而販賣於他部落矣。大略以女孩爲多。此又調查時前數十年事。其後以誘騙一貴族女孩爲追者所獲。遂宣布該俗商人之罪。相戒不納。遂大困。既而以土貨自行製造。用物出而售之。不似從前踴躍矣。惟猶能保其富者。則以借貸爲業。如中土之錢莊銀行。然借貸必有抵押品。故不出部落之門。而能操縱其四方鄰部之經濟。權亦可謂善變者矣。

西湖雜詠
（王岳麓）

筍輿兩次過西泠。蘇小墳前却未停。
想亦香魂憐惜我。故教留淚下同零。

孤山幾樹莫啼鴉。青塚斜陽春色奢。
笑問梅花知妒否。小青終古傍林家。

綠楊影裏鳥喙喙。一點靈犀繞鳳釵。
反說西湖春意淺。不如簾底看吳娃。

思潮

韜



英雄肝胆錄

坊間英雄書大都注重匹夫之勇匪賊必報無賴行爲耳不足訓也是嘗得爲國爲民之大英雄數十餘人橫刀殺敵大丈夫軀壳犧牲躍馬衝鋒好男兒頭顱併鄰將軍百戰姓氏千秋沙場之血跡未消異域之英名尙在斯固國家之干城柱石也不有紀述何以表彰愛請文學巨子十餘人精心撰述激昂慷慨如見其人嗚呼叱咤如聞其聲足爲我國民愛國尙武之好模範好男兒宜手一編也洋裝一冊定價四角特價七折郵費八分半

名士風雅史

書紀明清兩代數十餘名士之風雅史皆係專撰之稿吟風弄月文人之韻事可喜紅袖青衫兒女之情懷難免癡頭怪腦書貳子動輒騷狂瀟灑風流大文豪理當落拓不合時而嬉笑怒罵痛快淋漓不得意而借酒澆愁狂歌當哭片言調侃則舉座無顏一語談諧則閨堂大笑才子之常態名士之本色也一編在手可以消閒可以尋趣欽佩名士者盍購閱之洋裝一冊定價四角照碼七折郵費八分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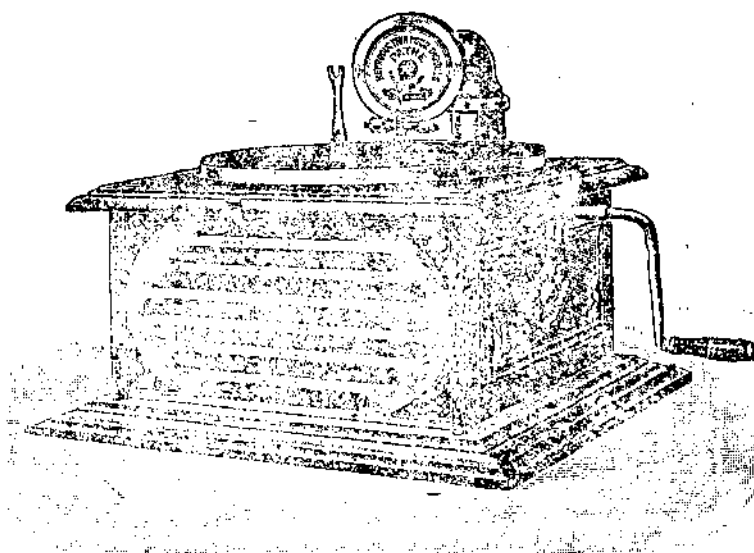
美人聲色誌

美人難得一冊書中竟得絕世美人數十餘人傾國傾城極盡人間佳麗如花如玉無殊天上仙姝約略分之各有所長或妙解詩詞女才子不同凡俗或深知節義女丈夫自異庸人或嫵音律壺絲竹之能或習霓裳擅羽衣之曲或則輕靈淺笑各有神情或飛燕驚鴻自成態度或若離若即癡情人世無雙或出死入生恩愛終身不二有足多也洵可傳矣繪色繪聲惟妙惟肖惜美人譬欸成學士文章可稱雙絕愛閱者當然不少洋裝一冊定價四角特價七折郵費七分半注意單購一冊照碼七折外埠加寄費七分半三種合購特別優待照碼六折外埠祇需郵費一角一分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送禮的無上妙品

目錄樣本



函索即寄

留聲機器

名伶唱片

本公司各種鑽針留聲機器不但質料堅固且用時非常便利各種京戲小曲唱片舉凡中國名伶應有盡有家庭娛樂之品莫妙於此近又新出王又宸雙處等京腔以及王无能江北空城計滑稽小曲唱片多種並有曲本目錄附贈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百代公司啓



上海婦女的解剖

冰心女士

儂雖然不是上海土人，然寄居在上海，已經十餘年，自從在母校畢業，很想替吾們同性同胞，盡力趕些事業，但是無論振興那一樁事，第一先須調查明白，然後入手改革，那麼補救方針，不至誤用，如果空言提倡，難免因噎廢食，儂既然想替同性同胞趕些事業，現在仍舊寄居上海，所以就從調查上海婦女種類入手。

人類的糅雜，上海最厲害，這是天地間一種自然理由，所謂交通便利地方，一定五方雜處，不但男性如此，就是我們同性的女子，比較

的。還。要。比。男。性。加。甚。據。儂。個。人。意。見。無。論。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千。變。萬。化。的。女。子。要。不。外。乎。上。中。下。三。等。一。句。話。包。括。在。此。三。等。之。中。再。分。出。甲。乙。丙。三。級。總。共。九。類。分。類。的。標。準。並。非。把。貧。富。貴。賤。做。模。型。乃。是。有。益。或。有。損。於。社。會。及。家。庭。為。模。型。漢。朝。班。孟。堅。作。古。今。人。表。分。列。九。品。儂。抄。襲。他。的。意。思。所。以。列。為。九。類。解。剖。如。下。

A 上等三類皆是有益於社會或家

庭者

(1) 各學校及各私塾肄業的女學生 (簡單說明) 在目前視察於社會或家庭上並無益處，但是將來改造家庭，和社會，真是希望無窮。合上海婦女統計，約居百分之五。

(2) 東西各國學校及本國中學以上畢業的女學生 (簡單說明) 此輩女子都盡力

於教育事業，造就將來人才，雖亦有宗教家，著述家，新聞記者，醫生等，比較立身教育界，則為少數，而且大半有家政勞心，不能專注意公共事業，所以列在二等。合上海婦女統計約居百分之二。

(3) 有舊道德的居家婦女（簡單說明）不羨繁華，不事妝飾，終日以治家育兒為務，間有兼管商業，或治理針黹，為夫或子分勞，在母為賢母，在妻為良妻，在女為淑女，合上海婦女統計約居百分之六。

B 中等三類經濟上皆有獨立權者
(4) 各廠女工，或小經紀之勞動婦女（簡單說明）照目前流行新學識，論起分數來，這種婦女皆是一百分以上，可以列入上等。但是上海女工，多是技藝拙劣，小販經售的

物品，未必盡皆有益人生，且多缺乏個人道德者，故列入中等。合上海婦女統計約居百分之十五。

(5) 傭婦，乳媪，婢女，走梳頭等（簡單說明）此類婦女，雖於社會無大益處，然而勞力易金錢，有助人整理家庭之可能，合上海婦女統計約居百分之十。

(6) 女優，女說書，女灘簧，虔婆，尼姑，女巫，穉婆等（簡單說明）此類婦女，不但直接無益於社會，間接且有害於家庭，不過能自食其力，合上海婦女統計約居百分之二。

C 下等三類分人利益為生活有害於社會或家庭者
(7) 敗壞道德的居家婦女（簡單說明）富的把綢羅金鑽飾體，汽車馬車代步，小房

子，遊戲場，戲園，酒館，總會，臺基，肆意欲爲。中
人之家，亦邀約三五姊妹，雀戰，或空談窮的
終日無事，或與家人喧擾，或與鄰居搬弄，是
非總之貪娛樂，不治生產，簡直婦女社會的
寄生蟲。合上海婦女統計，此類最多，約居百
分之五十。

(8) 娼妓 (簡單說明) 包刮長三，么二，野
雞，私娼，花烟間，女白相人，滄白等。合上海婦
女統計，約居百分之十。

(9) 乞丐或類似乞丐生活的婦女 (簡單
說明) 拾煤屑，或香烟頭，收破布，偷竊零星
物件，假問信，告地狀等。合上海婦女統計，約
居百分之二。

照右表所列，雖未必能盡上海婦女的種類，其
定率要亦未必無差。然儂已煞費苦心，在稠人

思 潮

廣衆間，或荒僻街巷，以及「親友」「途人」調
查得來，大致相差無幾。就此表解剖，直接有益
社會和家庭，不過134三類，共得百分之二
十二；有害社會和家庭，第6789四類，共得
百分之六十三；上海一隅的常住人數，約得百
萬客民半，無眷屬婦女約以十分之三計，共得
三十萬人，以百分之六十三比例，則有害家庭
和社會者，有十九萬人，僅十一萬人，維持道德，
或提倡改革，試問效力能有幾何？并且此十九
萬之中，未必人人具有偉大毅力，不爲流風轉
移，或點污，更進一層說，女校祇有數十處，慈善
機關祇有十餘處，導引婦女的雜誌週刊，祇有
近十種，即使此已成的女校，慈善機關，雜誌週
刊，皆屬正當完善的，所收效果亦極式微，何況
其中黑幕重重的居多數，那麼祇有十九萬壞

多數搖動十一萬，那十一萬的好少數，休想搖動十九萬分毫。請讀者仔細想一想，居留上海的婦女前途危險不危險？現在所謂的「解放」，一是否可以補救婦女前途危險，使得十九萬的「蠹」漸漸的棄邪歸正？

唉！經濟不能獨立，萬萬不可主張片面解放於新舊道德上，大有妨礙。如果照這樣的「解放」一下去，恐怕將來解剖起內地婦女來，也要像儂解剖上海婦女一樣立言呵！

秋夜

(王辛益)

辜負良宵意興賒，吟燈作態自

開花癡兒却被阿娘騙，半夜不

眠望月華。

俗典

(逸梅)

翻譯。隋書經籍志。漢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齎經至洛。翻譯最為通解。

一團和氣。性理大全。程明道先生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出娘肚皮。傳燈錄。從娘肚皮裏出來。便好作獅子吼。

窮凶極惡。漢書王莽傳。贊滔天虐民。窮凶極惡。

窮凶極惡。漢書王莽傳。贊滔天虐民。窮凶極惡。

五洲大藥房發行 人造自來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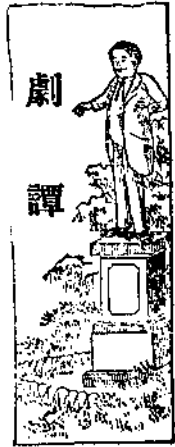
做藥房自製人造自來血發行數十載通銷五大洲歷時愈久信用愈著因是藥功能補血強身性和效速原名博羅德補血聖藥為英國皇家醫生所處方做藥房慎選材料遵方配置發行之初原名博羅德補血聖藥旋以行銷頗廣原名嫌贅特改名人造自來血曾經呈請內務部化驗批准立案上海英工部局衛生處醫官化驗給憑中西各國醫生化驗試用證明確為補血聖藥主治各症另詳仿單茲不贅列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徐家匯謹記路

五洲固本皂藥廠

做廠原址係前德僑所創辦之固本肥皂廠全廠占地廿餘畝廠內完全德國機器布置均合科學方法所有出品早已行銷全國去歲做藥房出資收買特改名五洲固本皂藥廠聘請著名技師依照從前成法加以改良所製肥皂選料純潔重用香料無論香皂粗皂莫不堅結耐用經暑歷久不變為國貨肥皂中第一良品本外埠五洲大藥房及各洋廣貨店各煙紙店均有出售

五洲固本皂藥廠
 五洲大藥房 謹啟



戲劇閒論

(春風)

伶界前途漸見衰敗。可爲深憂。老成有幾。每一凋謝。遂成絕響。所望其能追蹤繼起者。惟在今日之科班子弟。但就目前科班中所發生之現象。觀察大非吉兆。殊難如所期。其故由於教戲者。學戲者。聽戲者。三方程度均不逮往昔遠矣。容先論教戲者之大概。

青年科徒。按日登場。實地練習。法至美也。乃彩聲一起。略得時譽。而爲之師者。遽存大欲。百般矯揉。造作盡棄。其嚴正之規範。以曲合台下之心理。是尙習包頭者。無論爲青衣。爲花旦。要皆教之以佻蕩。是務無往而非淫靡。是導於是。唱

不講字。做不講情。藉綺羅脂粉。以作態。憑妖冶穢褻。以博采。甚且雜蘇白於京調。演舊劇而時妝。是誠可以伶妖目之。習鬢生者。亦不問所演爲何戲。所唱爲何調。又無往而不教之。以提高拔尖。藉博座客之驚異。殊不知尖高音。以幼童當之。雖童體衷氣富足。然而尖處不失之清越。卽高處失之渾厚。稍長。嗓近倒噲。難關卽時。時有一「碰」「碰」之慮。於是使其不得不使花腔。念侏字。以自掩其過。音節既非所解。其師又不許其嗓音稍留餘地。而至弱冠。倒噲期至。遂多不可回復。卽幸而免。茲則染外江之氣。習深也。是則又可以伶天稱之。蓋成名之童伶。大抵因此而天折也。他如教武生者。首重鬢。跌鬢打。終則造成其賣解派之把式。習花臉者。第一注重於類似傷風之鼻音。不顧其字之怯。與不怯。習

丑角者專務濫插似通非通之新名詞安計台下歡迎抑討厭若此而欲望其有成真轅南轍北浪負世譽者類多硜硜於包銀及行頭問題稍解向背者則又惟排演非驢非馬之滑頭新戲爲事試問其所造就應至幾何程度凡此種種皆削伐戲曲之斧斤也

教戲者既如前所述矣而學戲者又早承非法之誘導受無益之歡迎其自覺心久已坐以漸滅無痕方其在科未滿之際往往有因昨日得好於某種聲調或某種身段者今日乃復施之其對於所演之戲所去之角諸凡情節音調宜隨劇中人身分而異同實懵無所知即使略知一二亦難免胡扯強湊者矣一旦虛名浪得便爾驕盈狂妄自詡藝事超軼羣衆已臻至善之境對於加以糾繩而指摘之言罔不拂然屏絕

及待坐科既滿勢必變本加厲一意擴充其固有之弊病一種我已深得戲劇機微奧妙之况溢於言表孰再肯勤苦用功孰再屑虛心揣摩一味慕人之享大名拿大份爲念旦夕臨摹時伶惡習每裝身分以自重絕不思及己之所受艱辛實不逮前輩萬一己之所耗心神亦不足並前賢絲毫竊觀今之童伶無不以專注台下之眼光取悅目前爲意志於是咸具倣倖之懷遂各樹黨聲援夤緣時會不能達盜竊逾分之譽故所業明明是戲所習乃盡在戲外由此以得意者當世所謂名伶十人中有七八如此而彼二三人不爲此種惡習葬送則必潦倒風塵湮歿不彰證之以尙和玉與小蓮子之盛衰便可概見一切故童伶若能解苦中苦人上人之微義循規矩以期大成者闕無聞焉試觀

謹願守法不肯如人之浮放自顯者流鮮不嗒然若喪墮其深造晚成之志竟有并終其身願爲跑龍套而不得換言之吃得苦中苦者未必能爲人上人爲人上人者不必定從吃苦中苦之成規陳例得來由是學戲之童不專以台下目光爲尙者則又貽內外行『呆鳥』『笨伯』之譏誚焉此等現象若不從根本改良則其妨害於方來影響於目下之障礙力何如我人方以維持戲曲舊則之望屬之科班殊不知科班子弟適成敗壞戲曲之原則殆此道衰歇等於天喪斯文匡人所以能厄夫子者乎此非教者學者之過乃聽者之過矣故余力主『教』與『學』『聽』三方面應共同分責而均其功罪者也。至今日欲求戲曲改革之道初非無跡可尋茲列其定義於下。

A 凡戲曲知識雖由裏打出而其基始實由於外燦者則其本不立。

B 神奇變化須皆由規矩中來。

C 善無止境服善者自日有進步自滿卽以自賊應力戒之。

E 學人者宜先知現在之我與當日之人再本此以求未來之我歆羨與徼倖皆不成問題未可爲法。

綜此四端爲科班子弟之講演主題反覆詳導之俾使腳踏實地然後晉以現時人才之衰狀以與當年人才之盛況相比較而究其故則俗尙不革自革雅頌不興自興是在「教」與「聽」之雙方「學」者毫無干係也何日行之余實望之。

聽戲者之程度愈低演戲者之造就愈淺戲曲

之退化。乃愈速。此理易晰。毋庸余喋喋而申其意。是三者之恆相因果。卽上所述之「教」「學」「聽」三端有連帶關係之換言也。方今伶界不但新進之肆妄荒陋。卽舊人亦多迫而墮俗。例如馬連良固富連成著名弟子。乃亦加入對金瓶時行本戲中唱男起解。與小楊月樓同流。納污藉曰馬屬現之所謂科班子弟。而楊小樓之方員準繩。世所公認爲循蹈規矩之一人。何以小樓第二次至上海。亦插用蘇白與林樹森同其身分。面目嗚呼。是果誰之過歟。聽者之咎難逃。賢者責備也。因此提倡科班一事。不獨爲近今一般聽戲者所樂道。實亦應盡之義務。責無旁貸。不容間緩。或婉却而辭謝者也。願言提倡者。雖衆而有卓見。握厚望於其間者。誠如夫子所謂我聞其語矣。未見其人焉。大抵昌言提

倡者含有甲乙兩種普通性理。茲列如下。且略摘其失當之處。

(甲)失之於不及。此種人平日於戲曲上絕少深細之研究。對於觀察伶人演戲。但取其認真喜其火熾。此外優絀判分之點。則本人實無真知灼見。可以裁判之。夫場面至於火熾。唱作至於認真。誠亦戲曲上不可少之要素。但妙處胎於是而實不在是。譬如奸者之好。初不必因火熾而始好。劣者之劣。又往往因認真而益劣。若弗本藝術上之原則。加以具體之觀察。究其心理。爲看熱鬧而來。則所歎賞之火熾。勢必至牛鬼蛇神。多不在情理之中。所提倡之認真。更必至節外生枝。出乎矩矱以外。無論爲斷章取義之劇本爲首尾完全之劇本。皆不足以其所言之法爲法。

（關於此層原理申言之陳德霖唱孝義節
字。兩瘋。冷靜極矣。而妙處自在能吸引觀者
之好感。小達子反串黃鶴樓之張飛。在彼未
嘗不聚。蒼精神而爲之台下見者終覺非是
昔尙能欺三層樓之看客。今則并此而亦不
易受其欺。即可知戲曲之真正要素實不全
繫於場面火熾及唱作認真之原理。因世人
觀劇多不以藝術上着眼。咸具看熱鬧心理
所以小達子輩可以立足。狸貓換太子。濟公
活佛等劇。可以久演不敗。）科班童伶本藉
演戲爲實習性質。與票友之彩排相近。情節
非所諳。詞句非所解。所學不深。所守不固。母
怪其無定識。定力自然隨台下之毀譽爲轉
移。設聽者專務似是而非之「火熾」。認真
「兩端以衡其良窳。我以此求彼。以此應乃

積漸而備棄。規矩毀棄。鈎繩之弊生矣。遂使
伶多舍正路而謀捷徑。人人如常春恆之唱
白玉崑之舞。劉筱衡之身段。台步均至不可
救藥地步。此皆爲「資格不及」之聽者有
以造成之故。雖日聽科班日言提倡於戲曲
前途。直無絲毫裨益。猶之握兩助長。祇見其
枯萎不能望其收穫也。

（乙）失之於太過。此種人雖非此中人而
於戲曲智識上誠有見解。勝人之處。對於演
者真正優劣之點。亦能一二語道破。然其觀
察力。每蔽於所阿好。故其評判。恆囿於感情
方其始也。因期望過殷。而多所原諒。繼而姑
息過甚。遂多所諛諛。馴至以演者處處皆合
聽者處處應捧。乃待之如愛妻。驕子。於好處
則廣爲延譽。惟恐不足。盡其美於壞處。則曲

爲文辯惟恐不能掩其失。竟認現在之成就爲想像中之將來。技能於是童伶非但莫收他山之助。且因之驕妄自滿。或始詆之而終譽之。厥狀亦若是。試檢袁寒雲君之評梅蘭芳馬小隱君之論余叔岩。皆其明證也。雖梅余爲成名之伶。與科班童伶歧異。然著文者之旨趣於斯見焉。夫論科班伶藝。直須別具一副眼光。既不宜引責備賢者之義。沿吹求之習。以隳其奮勉自愛之心。絕其遠大自期之希望。然無往而不加以揄揚。無在而不用其迴護。則施之者已犯獎過飾非之嫌。實失旌能勸善之旨。受之者適因之自昧其憬悟之聰覺。張其驕盈之志。泯其服善之性。塞其造詣之源。以此而曰提倡。則又非徒無益已也。不亦過乎。聞之善養花木者。刪其繁枝。摘

六
其蕪葉。溉以濁水。壅以沃土。不失其時。蓋所以厚其本而潤其生也。何嘗以刪削爲摧折。穢垢爲嫌忌。耶。今有膠液香湯。培以金泥玉屑者。珍重不爲不至矣。乃不念及失宜過當。非所以滋其生。蕃實所以速其枯死。卽此種「資格太過」之聽者。所毀譽伶人之切。噲如此。提倡適成愛者實害之原理。其戕賊戲曲冥冥中與資格不及者之爲害同途。異轍者也。

綜觀上述之甲乙兩派。姑弗論甲派差勝於乙派。或甲派較惡於乙派。總之有妨於伶界人才之興盛。則一其不足與言提倡二字。亦一就事實比較。余尙未有一字述及「捧角」與「作用」兩端之意。義苟有此兩端。則愈不足言提倡之道。譬如毀譽綠牡丹之文字。無論若人一

見。卽。微。晒。不。置。可。否。蓋。已。明。知。毀。者。必。屬。綠。黨。之。敵。譽。者。必。出。綠。黨。之。手。不。願。判。其。優。劣。所。以。綠。黨。亦。止。於。此。他。若。因。推。廣。銷。路。而。行。菊。選。或。效。忠。於。一。二。女。伶。卽。無。私。而。亦。有。弊。此。則。并。不。能。列。入。甲。乙。兩。派。之。內。以。談。劇。事。也。布。景。一。事。在。新。劇。中。爲。要。素。在。舊。戲。上。之。爲。用。實。等。贅。疣。苟。舊。戲。而。欲。注。重。布。景。則。此。戲。必。爲。竊。舊。劇。皮。毛。吸。新。劇。之。骨。髓。無。疑。蓋。新。劇。論。幕。不。論。場。一。幕。既。終。再。閉。再。布。其。間。台。上。可。以。空。無。所。有。鴉。雀。無。聲。觀。者。並。不。嫌。其。枯。寂。演。者。亦。不。以。冷。場。爲。過。也。舊。劇。則。場。場。銜。結。既。不。容。有。一。刻。之。間。斷。亦。不。能。一。景。而。數。用。自。行。布。景。以。來。之。舊。劇。往。往。演。者。多。削。足。就。履。有。時。身。在。景。中。忽。焉。置。身。幕。外。有。時。布。景。爲。夏。令。而。演。者。則。方。表。現。黨。家。紅。爐。暖。閣。之。事。實。有。時。布。景。有。門。有。室。而。演。

者。在。室。外。作。開。門。姿。勢。諸。如。此。類。笑。柄。百。出。種。種。蹙。扭。之。狀。非。一。言。可。盡。思。之。又。堪。發。噱。卽。新。劇。雖。有。借。重。布。景。之。名。云。是。事。事。寫。實。殊。不。知。以。有。限。之。地。有。限。之。人。豈。能。布。無。限。之。景。狀。無。限。之。事。况。其。設。備。萬。難。完。全。民。鳴。社。之。西。太。后。劇。布。景。人。所。稱。道。者。然。多。蕪。陋。不。符。仍。未。足。以。濟。劇。中。需。要。更。談。不。到。『。逼。真。』。二。字。至。於。演。前。朝。之。事。布。當。代。之。景。如。懸。近。人。書。畫。設。歐。美。陳。設。武。松。吃。酒。用。玻。璃。杯。方。卿。細。辨。吳。昌。碩。中。堂。高。邕。之。單。條。眞。僞。在。在。皆。是。此。雖。不。通。而。猶。爲。極。微。細。者。大。者。若。天。地。之。時。變。男。女。之。瓌。褻。則。尤。萬。不。能。逼。眞。而。示。現。者。新。劇。於。此。舍。一。代。表。『。寫。意。』。之。外。將。何。術。以。求。其。逼。眞。者。耶。吾。以。爲。不。論。新。舊。既。同。名。爲。戲。又。均。稱。曰。演。唱。實。在。不。必。定。主。逼。眞。如。謂。不。然。則。仿。濟。公。活。佛。

之布景例皆從虛處着墨。可耳。倘若天蟾舞台五本狸貓換太子。包拯以電鞭救活黃小憐。竟將鐵面龍圖演成爲撒豆成兵。翦紙爲馬之左道妖人矣。他如戰爭之劇。誓曰逼真。則槍林彈雨。烽火瀾漫。不獨演者之無以自全。其軀。卽聽戲者近在咫尺。生命危險。等於草間朝露。無論男女老少。均難逃劫。數靡有子遺。此聽戲者非陶情而來。實厭世自戕而來矣。試問此等劇。欲逼真事實能乎。不能通乎。不通。

舊劇沿革較爲久遠。故其印合常人心理。亦較深切。其最足以感人之處。尤有其固有之非理之理。非法之法。不但歌舞韻致爲其特長。卽其一擦袖一捋鬚。亦多具莫大之作用於其中。有足使見者之領會不盡。故入舊戲場而覘其座客神態。雖多不解詞句。而可知其所欲言比多。

不明情節。而皆知其所欲爲。笨伯不解動口。歷代冠服。不能一律。是宜以時而易。言語行動。不能叶以音調。合之節奏。是宜改唱爲說。此言雖似近理。其議卽使可用。迺等於世之所謂文明新戲形式。未完真意。全失語言行動。誠無有挈金鼓。弦索以自隨者。然不若是。便不足盡戲劇之能事。此則卽余所謂非理之理。非法之法也。吾以爲火候到家之好角色。一出台。景物亦已隨之俱出矣。蓋觀者聆音察理。人人想像中。莫不有當時之景物。此爲感觸作用。至神經一覺悟。便已層層示現。井可以隨時因戲情而變幻。其意思無窮。其景物亦無窮。初不必假借於布景。且反嫌布景之呆滯也。旣無開幕閉幕之煩瑣。取厭又不爲一隅舞台所局。就此無形之上。好布景隱伏於名角之身心。此無他。蓋名角能

着想設身處地在在揣摩入微聆其音調中有景物唱念中有景物推而至於神情身段中亦莫不含有景物演者意赴見者神往斯爲想像中之無限景物意思中之逼真寫實正無用朱塗墨畫紙紮布裱一扇二扇之布景試以觀影戲之理反證之何以却潑倫羅克輩之動作聲勢宛在座前見者莫不盡張笑口卽此故耳讀游觀筆記看名勝照片不如身歷其境一日身歷其境則又覺不若示現我意想中隨「時」「隨」「地」「隨」「心」無「盡」無「窮」無「礙」之景物較有趣味反之觀所謂新奇布景者紙糊木板之單面房屋布綳絹紮之透視牆壁益以隨風擺動之畫幔（所謂軟片）一蹴便圯之山嶺毫無意趣何所見而能以逼真自豪如十九本濟公活佛中之龍宮闔瑞生中

之。余山游泳適形陋樸所能逼真者則惟黑籍
冤魂中之人力車塔子溝中之眞馬上台然皆
家居必需之品日常習見之物以此而思避去
「簡單」「呆木」之譏其可得乎

孫菊仙嘗對人言唱戲不是容易事欲求神情
唱念恰到好處第一步須明白一出場便將已
身忘却此非深悉個中三昧者不克臻斯化境
汪笑儂有言程長庚唱戲「腦」「喉」「腔」「三
音並用汪桂芬得天獨厚極雄渾高華之致是
得長庚之勁拔腦音者孫菊仙徐擒疾放傳長
庚之浩瀚腔音者譚鑫培喉音靈活有時輔以
腦腔之音是兼長庚之美而未能如長庚之善
嗚呼唱生角之難祇就運用聲音已有如是之
界別矣

票友王君直京津著名者一日於席間唱確碑

老伶何九自告奮勇為配七郎詞句較時行者多倍徒時何年已七十而真力瀾滿可裂金石終後又嫌不足更歌山門以盡與聲震屋瓦梁塵紛墜歌竟復曰唱七郎較魯智深為難要知七郎為性如烈火之人又歿於仇家之手所以聲調務必悲壯激越不能浮不能花須使氣力不是連腔調可謂至論何畢生推重劉永春而鄙薄金秀山謂劉工夫純實合格唱時多獨到之處金則尚花腔而濫使鼻音專以取悅俗耳一不慎便似傷風聞者感歎為名論後世習淨者未講字面先需練習鼻音作俑者乃四喜班之穆鳳山秀山則尤而效之不過穆之運使鼻音尚不背字之正音如草橋關之擺隊相迎迎歸銀字音天水關之聽俺一令令歸賃字音傳其衣鉢者祇一女伶王金奎金之使用鼻音則

銀令不分碰碑駕陰風之風字與奪取豐沛之豐字亦從京音風豐不分故其見輕於同業不單為其晚間唱灤州影鑽桶子之故其藝亦無以使人仰佩金已不佳今之淨角則并金不若郝壽臣董俊峯皆務浮滑安樂亭增長勝更無足道并探陰山中柳金蟾之「蟾」字亦硬使鼻音念成臣字音可謂每况愈下何以皆能立足於劇界何九欽佩之劉永春反噉飯無地此則可見今世之觀劇者亦迥非昔比矣

翠鳥

(石予)

一徑繞清溪。溪水何激澗。翠鳥水面飛。照影偷自豔。

黎元洪 徐世昌

快看前後
兩大總統
之歷史

黎元洪 徐世昌

兩種合購
照碼六折
半月為限

黎元洪又上臺矣。還我使君。再濟蒼生。其生平之軼事奇行。頗多足述者。本局特請貢少芹李定夷兩君。編黎黃陂軼事。業已出版。記黎元洪之一舉一動。自少年時代以至復位為止。纖微靡遺。有二百餘篇之多。定價每部大洋六角。又徐世昌之祕密。係新學印書局出版。現亦經本局代售。自出版以來。銷行甚速。書已將罄。足見內容之佳。原此書為前公府諮議黃君所作。是祕密笈。是鬼魅圖。是燃犀草。是鑄姦錄。欲知徐世昌十年來之祕密史。不可不讀是書。欲知民國十年來之衰弱根源。尤不可不讀此書。全書計七十章。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上海四馬路
中國華書局發行

上海國華書局出版

特部價千 尺牘辭典補編 照碼折六

本局發行尺牘辭典一書深蒙海內各界歡迎自上年出版後僅八個月已將初版一萬部售罄今應各界需用起見特於三月間趕緊再版已於五月二十日出書業經逐登新申兩報布告矣惟本局增刊尺牘辭典編一書乃係延請海內名家撰之稿凡正編或有未盡各門類悉在補編中列入之兩種並讀堪成完璧足稱尺牘典中破天荒之鉅作也不論政界學界商界工界農界以及僧道尼巫各界關於往來酬酢尺牘應用各辭典無不收羅入編即學界作爲參攷自修之用均可隨意所欲任便採擇真所謂要什麼就有什麼誠活用各種典故之無上善本也全書都七萬言現已出版洋裝一册定價六角特價一月照碼六折外埠郵費每部另加七分半東洋倍收西洋再加倍郵票十足通用惟以一分至二角爲限外國郵票不用茲將目錄摘後

●尺牘辭典補編目錄

類語類五十種歲時類廿五種地輿類卅二種政界類廿五種學界類九種商界類卅一
種工界類四種各業類卅四種閩閩類十五種慶賀類廿九種學界類九種商界類卅一
種邀約類七種餽遺類九種薦舉類八種慰託類五種請人類十種作伐類八種懷敘類十
七種贊助類七種慶賀類十四種答謝類十四種息訟類六種說項類五種挽留類七種家
類四種答謝類十五種答謝薦舉類六種規戒類十四種答謝問候類八種答謝邀約類七種
謝餽遺類十五種答謝薦舉類六種規戒類十四種答謝問候類八種答謝邀約類七種

附告

凡購買再版尺牘辭典正編一部者敬贈本書補編一部不取分文惟單購補編者照價核算凡蒙惠購正編預約諸君請即持券來局領贈特此通告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啓



豔詩

憐心外集

題范君博新新百美圖 (天目)

抱嬰

璇閨歲月疾於梭轉瞬嬌兒解笑歌擊向膝前行一遍看伊姿態仿誰多

理妝

曉窗兩美互梳妝圓滿家庭樂未央能使柔鄉多豔福輪他影裏一情耶

汲水

伊人生小太聰明初學當家事精汲水煮茶

親試驗兩泉比較是誰清

下樓

一雙秋水護頗黎待到妝成日漸西扶着闌干思舊事耶心宛轉似胡梯

弄貓

佳期屢誤錦衾孤準備絞綃蓄淚珠佇立小亭相待久癡心悔不嫁狸奴

停餐

獨兒相伴意闌珊六扇屏風護嫩寒有約不來緣底事憂心如擣暫停餐

徘徊

欲行又止且徘徊怕見園花次第開一片傷心無說處竹籬扁豆送秋來

倚橋

短裙韶勒素圍巾癡倚橋闌待遠人不及幾行

枯。抑。線。無。多。時。日。又。逢。春。

撐傘

兼。馥。秋。水。兩。蒼。蒼。所。謂。伊。人。在。那。方。差。喜。迷。途。猶。未。遠。撐。將。絹。傘。敵。驕。陽。

啓門

窗。檻。花。樣。似。弓。彎。陌。上。歸。來。自。啓。關。提。着。革。囊。頻。屈。指。閒。游。約。費。一。時。閒。

倦睡

拋。書。曲。臂。掩。流。蘇。夢。境。依。稀。怨。枕。孤。半。响。朱。櫻。微。破。處。相。逢。可。是。那。人。無。

捧香

願。教。南。北。弭。兵。戎。親。捧。爐。香。叩。碧。穹。週。歲。嬌。兒。初。學。步。令。旗。在。手。便。威。風。

彈琴

人。間。何。處。覓。知。音。畫。裏。應。無。鳳。可。尋。古。調。獨。彈。

還。獨。賞。白。頭。誰。和。卓。家。琴。

水邊

垂。柳。含。烟。雨。乍。收。葵。花。半。臂。不。禁。秋。可。憐。一。片。灘。頭。水。纔。是。清。流。又。濁。流。

戲嬰

雕。欄。圍。處。石。臺。高。乳。臭。擎。旗。自。足。豪。休。笑。阿。娘。衣。左。袵。熱。心。國。事。讓。兒。曹。

惆悵

不。堪。惆。悵。又。經。秋。慧。黠。狸。奴。較。婢。優。料。得。意。中。人。欲。至。故。銜。裙。角。教。回。頭。

張蓋

玲。瓏。扇。子。手。中。持。絹。傘。親。擎。障。玉。姿。風。日。兩。般。都。不。礙。置。身。高。處。下。來。時。

拈花

石。闌。干。外。竹。叢。叢。桂。府。樓。臺。曲。折。通。拈。着。花。枝。

微。一。笑。問。誰。同。入。此。門。中。

寫真

璇。閨。獨。處。易。懷。春。聊。借。丹。青。寫。色。身。多。事。免。兒
裙。下。伏。偷。窺。妙。筆。狀。何。人。

弄舟

柳。梢。月。上。碧。波。柔。纖。手。持。篙。理。釣。舟。信。是。湖。中
風。景。好。宜。晴。宜。雨。作。清。游。

豔聯

贈海上各校書聯語

(冷落少年)

西福致一 杏林紅

杏花如有意 紅豆最相思

八。月。十。八。日。宴。於。福。甯。里。小。林。黛。玉。家。主
人。胡。君。爲。予。紹。介。一。局。曰。杏。林。紅。住。西。福
致。一。術。及。見。面。卽。前。三。馬。路。之。陋。室。樂。餘。

二。術。之。隱。廬。夙。所。過。從。諧。謔。嬉。戲。已。非。一
朝。彼。此。皆。笑。以。其。舉。止。脫。略。言。詞。爽。朗。無
障。袖。抹。脂。習。氣。以。後。每。叫。局。必。及。之。紅。亦
甚。習。余。如。小。鳥。依。人。纏。綿。備。至。年。十。六。歲
本。地。產。姿。首。平。庸。然。柔。情。媚。態。可。昵。也。余
得。間。輒。過。其。家。相。與。作。兒。童。捉。盲。之。戲。以
爲。笑。樂。贈。聯。初。用。司。空。表。聖。詩。品。紅。杏。在
林。碧。桃。滿。樹。二。語。張。其。色。豔。紅。以。不。關。情
好。乙。之。令。重。作。因。復。得。此。聯。云。

其二

語。密。深。宵。春。心。欲。透。雙。蓮。炬。
眼。明。狹。路。隱。語。難。參。一。指。禪。

紅。旣。習。予。見。面。輒。絮。絮。情。話。語。次。有。倚。玉
之。意。余。輒。以。他。語。亂。之。一。日。又。言。余。不。能
却。訂。以。次。夕。及。期。不。踐。約。自。此。數。日。不。去。

紅大恨恨。一日相值於清和坊。途次見予。猝呼曰。止。熟視半响。無一語。但以一指指予而去。

其三

費盡情絲。鴛央豔錦。初成匹。難瞞妬眼。惹苒明珠。誘偶然。

一夕天雨。紅堅留下榻。乃乘余於酣睡時。其計竟售。余久觀色。界偶效樊川。自視非沈溺烟花之比。初不料復有青樓之遇也。紅既與予情好。日篤。視外間人無足與者。其跟局大姐。妬恨彌甚。由是大致怨聲。紅不顧也。

新清和二 紅情軒

一見詎甘休。端為佳人難再得。相思從此種。本來詞客半離憂。

紅情軒甬江人。年十六。眉目姣好。服飾靚雅。蘊藉風流。允為後起之秀。工京劇。唱青衣。且應絃合節。無一絲游滑氣。初老友金君聞余誇其色藝。欲為余力致之。余不可。曰。書生福薄。恐三生慧業為柔鄉折盡也。然中秋節後。無日不徵其局。甚有一日而再三局者。屢讌客其家。報効和酒。外間人咸莫測余之意也。

自壽

去日苦多偷得閒。身花底活會心不遠。飛來眉語鏡中參。一日過紅情軒。值主人新睡。方起倚沙。發而坐斷紅映肉。嬌慵如畫。客來例有招接。見予但以一笑代之。侍兒以盃進。誠予勿動。勿嬉戲。第靜坐觀理妝。不則施夏楚。

勿懼。余曰諾。美人芳旨。敢不謹遵。第坐地。請接近羅衣。俾聞薝澤。主人以秋波在鏡中。報曰。可。余亦目語謝之。相視失笑。鏡台高二尺許。瑩潔無纖塵。臉波映照如秋水。之浸紅霞也。戲以一謔語挑之。果中算。散髮投懷。作逆鱗之批。於時膏沐未施。脂粉零脂。觸鼻猶馥。而睡衣未卸。肌香中人。尤意銷也。明日告吾友曰。昨看三娘梳頭。屏邊鏡底一顰一笑。無不自如化境也。爰作聯以自壽云。

和楚萍爲鄰女作

(岳麓)

玉貌王郎豪氣多。千杯飲罷顏漸酡。
欲爲鄰女畫娥綠。甘捨波斯萬斛螺。

客中送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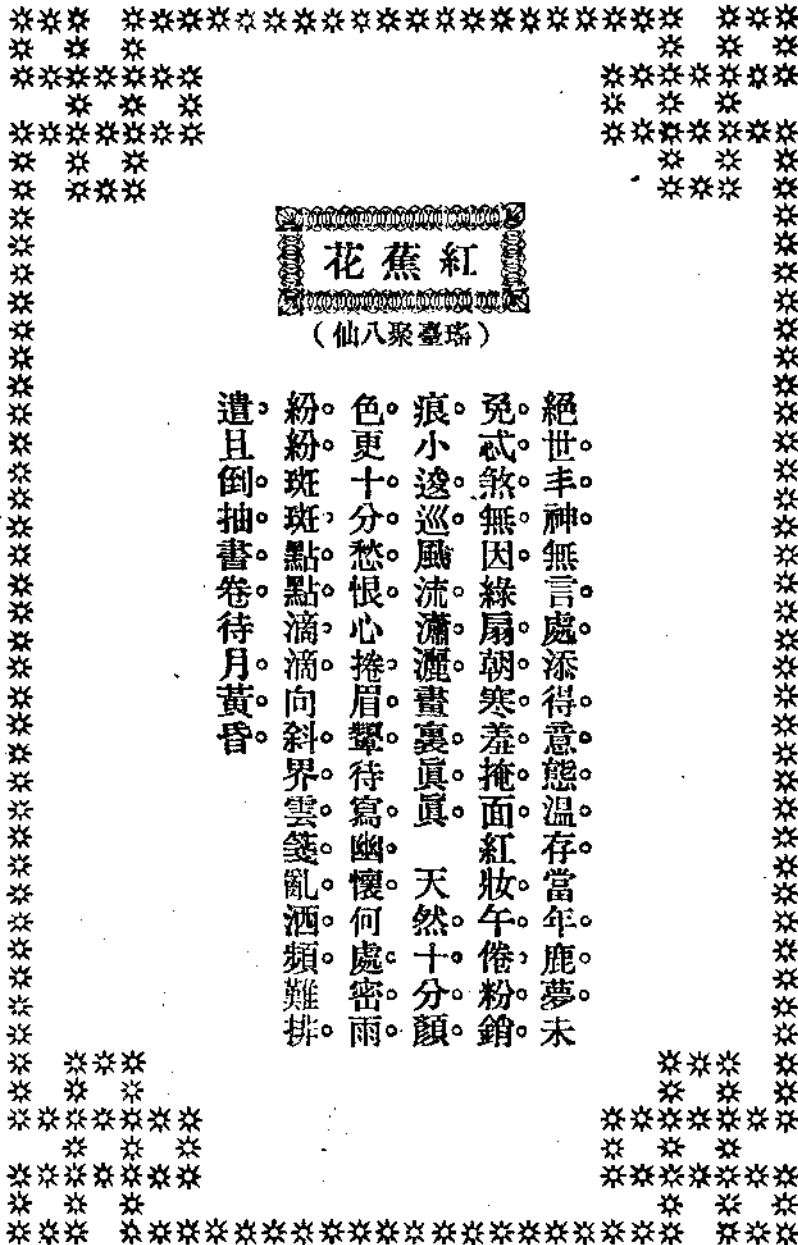
(羅學海)

愁雲漠漠草萋萋。悵望天涯路欲迷。
惱恨鷓鴣聽不得。枝頭只管盡情啼。
回首家鄉興欲飛。無如舉足又多違。
客中暗自增惆悵。誰料春歸我未歸。
行旌欲動勢難留。萬紫千紅一筆勾。
只有東風無管束。隨他飄蕩不回頭。
憑空惜別淚雙痕。祖道惟持酒一樽。
着意送春春不見。模糊已過綠楊村。

花蕉紅

(仙八聚臺瑤)

絕。世。丰。神。無。言。處。添。得。意。態。温。存。當。年。鹿。夢。未
 免。忒。煞。無。因。綠。扇。朝。寒。羞。掩。面。紅。妝。午。倦。粉。銷
 痕。小。透。巡。風。流。瀟。灑。畫。裏。真。真。天。然。十。分。顏
 色。更。十。分。愁。恨。心。捲。眉。顰。待。寫。幽。懷。何。處。密。雨
 紛。紛。斑。斑。點。點。滴。滴。向。斜。界。雲。箋。亂。洒。頻。難。排
 遣。且。倒。抽。書。卷。待。月。黃。昏。



諸君

數

陶齋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侯官

嚴幾道

先生

預約券

詩文鈔

壹千部

▲文學家不可不讀

▲哲學家不可不讀

▲政治家不可不讀

▲教育家不可不讀

侯官嚴又陵先生復學貫中西文踵秦漢允稱當
 代文學大家早為世人所公認曩譯天演論及原
 富等書均曾銷售數十萬冊惟生平著述除逐譯
 西書外詩文集殊屬罕見茲由容蔣太華先
 生竭十餘年之心力蒐集詩文百數十首皆是歷
 年侯官得意之傑作且為外間所不經見者末附
 桐城吳擊甫致侯官書七通尤足以賅先生詩文
 之價值刻全稿已歸本局出版並重名著起見
 特用三號字排分連史紙及有光紙二種精印
 全書分訂六厚冊外加布套一函連史紙每部
 定價大洋二元有光紙每部定價大洋一元四角
 準於陰曆七月底出版前因優待顧客起見特發
 行預約券一千紙自登報之日起至出版前一日
 為止凡購預約者一律照對折出售外埠如
 匯兌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洋惟每元須貼水五
 分寄費每部外加二角茲已出版特價千部照碼
 概售七折期以一個月為止凡崇拜先生文字者
 幸勿失此便易機會也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啓

何海鳴書贈對聯

海鳴粥書例。楹聯四尺三元。六尺四元。八尺七元。限五字句。磨墨費加一。遠道紙郵費外加五毛。茲爲優待小說新報閱者起見。特送潤金一元優待券。於此

券

撕下此券求海鳴先生法書者可抵潤金一元每聯祇能搭用一券其餘照潤例將潤金及磨墨紙郵費補足收件處北京崇文門內五老胡同何宅

何君另辦有僑務旬刊一種。是書載華僑事件的。訂閱全年。大洋四元。附贈四尺聯一付。六尺另加一元。八尺另加三元。須寄北京直接訂購。右券也可再搭一紙。



諧文

哀蟻員文

(賊菌)

花國之中。蟻院在焉。院分爲二。各有蟻員。蟻附腥羶。是其特性。選舉有權。權在番餅。有錢書名。無錢被擠。較論價值。言之斤斤。內閣人名。有同意權。云何同意。卽銅意權。青銅不得加入。閣員。閣員不得加以。搗亂。嗚呼。蟻員。爾真可醜。專車特拜。結隊而走。登堂祝嘏。拜手稽首。自稱神聖。不啻走狗。最高問題。祕密交涉。開口索價。銀圓五千。老板搖頭。價須特廉。一字千金。僅值兩千。若照要價。有意侮我。十倍其數。爲二百五大獸。

特獸名加諸我。是何居心。受此挖苦。蟻員無語。不敢侃強。茲事鉅大。容再商量。緩則易成。來日方長。乃歸京華。且歇一躺。假裝得意。改組大黨。實則論價。尙未停當。怕向虎頭大敵。竹槓怕虎。反撲擊以巨掌。最高問題。且緩一步。銅意有權。提前先說。同意無銅。須加閣員。大黨總長。嘗鼎一臠。小黨須索。簡任職員。或索局長。或關監督。各有目的。其欲逐逐。張王李趙。無所不可。只要滿意。同意可署。烟霧瘴氣。一場糊塗。撐拳努力。相爭如虎。包辦不成。急煞大吳。空誇大口。統治力無如此。蟻員如此。蟻院名利。自私人民。嗟怨花天酒地。麻雀撲克。汽車嗚嗚。馬蹄得得。妓女姨太太。手戴鑽石。金錢無數。儻來之物。總統閣員。錢從何得。吸民之脂。敲民之骨。分其潤餘。報爾大德。億兆小民。恨爾入骨。爾輩蟻員。利慾薰心。

金錢入橐肆意驕淫民意代表送民歸陰花園
人民運命不幸嗚呼蟻員行爲若此人而無恥
胡不遄死

嫖歸來辭（仿歸去來辭）（一明）

嫖歸來兮金錢將無胡以歸既自不歸爲樂境
奚躑躅而徘徊悟已往之失足知去者之難回
溺愛河其魄蕩經孽海而賙歸神燿燿以清爽
氣燦燦而不迷行康莊之大道依軌轍之徐馳
乃歸錦里復作良人婢僕歡迎鷄犬在門荆顏
雖改丰韻猶存攜之入室有酒同斟絃天倫以
自樂享人事以怡顏倚妝臺以調笑審正式之
清閑眉日畫以成趣額頰點而常歡慶家庭之
和睦時惱悔而沈瀾嫖非錢以難久人無戀而
自還日悠悠以慢度撫琴瑟以盤桓嫖歸來兮
請絕迹於青樓妓與我而不宜留連兮焉求悅

閨房之情話弄兒女以消憂閨人告余以客至
將偕玩於花疇或同散步或蕩孤舟既尋芳而
拾翠亦瀟洒而風流請吟詩以助興閒拍曲而
消愁喜懸崖之勒馬登寶筏以回頭已矣乎大
好光陰有幾時等閒白了少年頭故爲忙忙無
所之挾妓非吾願平康不可棲嘆繁華而不再
嗟花月以難羈恨昔日以闊綽灑洋蚨以如泥
願黃梁以早醒樂夫鐘鼓復奚疑

今日議員之西廂記（蘭言）

前番幾次都胡侃證果是今朝這一箇議員
之得特任總長狀
不知他那答兒對付我議員要求入閣
若能夠湯他一湯早與人消磨災障希望選
舉總統票重價出售
一個羞顏一個怒發一個悄悄冥冥一個絮絮

答。答。民六議員與民八議員之爭執。這些時坐又不安立又不穩。王楊之爭參院院長吳大頭口口聲聲包辦最高問題。將他來別樣親把俺來取次看。不得時之議員對於益友社政學會等紅政團之論調。爲甚禁住隨何進定陸賈叉手恭身如聾似啞。兩院恢復毫無建白。恁的般惡搶白。議長謾罵總理。吓原來銀樣蠟槍頭。議員彈劾總統及通過。張閣同意案。

諧詩

七陽內閣吟并序

(賊菌)

民國十一年中內閣總理之姓舍顏以外韻。皆七陽亦可謂巧合矣。陽九之厄苦哉小民。

然而未被兵燹之地黃童白叟雖身無衣而腹無食而曝於朝陽之下如着黃棉襖子猶揚揚然有自得之樂而當陽正位之梨娘賠煞小心仍有左右做人難之苦立朝無朝陽之鳴鳳聚斂有不仁之陽虎內閣現象幾同於海市蜃樓縱有一二庸中佼佼之流亦不容其獨清獨醒矣嗟乎陽關屢唱爭位置者不鑒乎前車陽秋不褒秉直筆者深嫉乎下駟吾恐中華內閣總理之人才雖舉七陽韻中之姓一一試之而一蟹不如一蟹絕無起死之藥能回已絕之元陽也陰錯陽差吾爲此懼乃作七陽內閣吟藉消塊壘豈足云篇什乎。

燕子飛來戀畫梁玉釵飛擊到東洋扶桑日暖藏身穩依舊黃金滿橐囊

天南未老有馮唐。未敢驅車向北方。欲斬亂絲無利刃。藏身且住水雲鄉。
 書生不比虎頭王。津保耽耽似餓狼。何事大頭偏作對盧前。王後戲收場。
 潭水桃花不及汪。豈知人送更勿忙。陰陽變理成春夢。十日駒光似電光。
 雉尾初開翠扇張。疎通津保費商量。僧多粥少難酬應。愁煞前途太渺茫。
 纔去前王又後王。為人過渡暫登堂。笑看青鳥歸來日。捲起珠簾曝夕陽。
 包圍左右逼梨娘。怨死嗟生幾斷腸。一樣珍珠兩行淚。上林風景太淒涼。

諧 訊

女客串聲中之趣聞 (退庵)

上次小世界鳴盛公司為振興營業起見。特請向為律師譯徐叔孫之母徐老太太。以及其女媳與楊定甫夫人會同客串成績甚佳。各報輿論大抵揚美無用。余贅今所紀者。皆屬此次女客串聲中之軼趣。多種題外文。章聊博諸君一粲。幸毋譏明日黃花也。
 徐老太太乃老美女。自徐老太太客串廣告。露布有不識徐老太太為何如人者。誤為徐凌雲君之母。蓋因凌雲素長崑曲。膝前二子。年尚幼稚。已盡能串演一門風雅。遂多誤認。此徐老太太為凌雲之太夫人也。及會串第一夕。始知徐老太太者。即歷屆客串必至參觀之鬢插紅花。身穿紅馬甲。藍旗袍。小脚着紅鞋之老美女也。考老美女為一種雪茄烟之牌名。烟味甚佳。故徐老太太之戲味亦不弱也。

騷大姐之手套。客串呂一琴君諱名叫「騷大姐」一向串貼旦以騷大姐資格而串貼旦自然絲絲入數不過呂每逢演劇不肯去手套以至責難讞起竟有人謠傳其生癩疥瘡者此次於女客串聲中加入男客串呂將手套除去其兩手固潔淨無癢誠如西樓記拆書折中趙伯將所謂「勃療頭纔弗生一個」於是生瘡之謠不禁自息。

張生原來拆白黨。呂一琴與曹叔衡合串拷紅行頭完全私產而且時妝風頭比較從前蘇州的金鳳上海的金牡丹老七（此二人皆著名之大姐）還要勝些班底中去鶯鶯小姐者僅一領湖色綢衫披體分外相形見絀有人說奴欺主君臣不相稱滑稽家謂鶯鶯衣服被張生拆白去了大家恍然大悟本來上海地方誰

不知大拆白黨閻瑞生洛陽張珙也是生字輩拆白呂君須要留心不要張生拆過了小姐再拆大姐那時身上行頭要宣告戒嚴除非先患預防保險才是一笑。

楊貴妃用銀台面。女客串第二天是楊定甫夫人和徐老太太合串小晏驚變所有椅披桌圍均屬楊氏私彩酒壺酒杯皆爲銀製并陳設無數古玩人言貴妃當日宮中亦喜用銀台面奇怪。

七五三之小生。余伯陶君串小生爲嗓音及音帶關係與京伶芙蓉草同病唱時頭頸必歪而收音必拖啞啞之聲其數或三或五或七不等因此咸呼余爲七五三小生七五三者音樂中一種敲鑼之符號也余在台上開口台下時有拍掌以記其啞啞之音不知者疑爲表示歡

忱其實爲之記開七五三數目焉。

杜麗娘之年齡問題 女客串第三夕劇目爲學堂遊園先由徐夫人去杜麗娘後則徐老太繼之考戲情學堂與遊園相距不過一日而杜麗娘之年齡已相差二三十年韶華易逝白髮催人可感也。因此問題曾見某報有調笑令詞一闋咏之曰看戲看戲始信人生似寄無情却是春風看到梅花憶空空憶空憶紅粉白頭瞬息佳作也。

陳最良大唱雙簧 是夕學堂中之陳最良乃楊定甫君所串此角頗重楊苦生疎故由沈錫卿在其身後檢舉抬手動足楊皆聽沈之指揮因此座客盡指陳最良並非教書乃在台上串雙簧有人謂陳氏本世業雙簧其裔孫陳子田在大世界獻藝年餘而今甫去後來與蔡憲成

搭擋之陳子貞仍爲最良之後人云。

客串聲中之咏歎者 此次女子客串成績既佳號召力亦不淺識者皆爲豈曲前途賀儀徵張丹斧高郵孫癩蟻均有詩紀之張詩云象服委蛇領衆仙後堂無分拜彭宣管絃忽訝流金石冠帔猶能想帝天王母吟謠逢嗣響兒曹顧誤得真銓起居八座尋常見一曲陽春直萬錢孫詩曰比邱尼亦解懷春一齣思凡幻似真誰爲現身親說法起居八座太夫人蓋皆咏其第一夕之思凡也偶讀近人銷金窟說部中述一閨媛擅崑曲未識較徐母孰勝也。

諧談

花萼樓諧乘

(民哀)

友人張某生性懶惰無論遇何重要事輒坦然

置。之。其。妻。弟。胡。某。天。性。卡。急。與。姊。丈。行。事。適。得。其。反。余。嘗。以。楊。朱。墨。翟。稱。二。人。焉。張。胡。初。匪。相。識。兩。家。締。婚。後。始。常。往。來。胡。自。知。浮。燥。債。事。深。羨。姊。丈。之。懶。因。請。之。曰。懶。亦。有。術。乎。苟。蒙。賜。教。厚。酬。不。吝。也。張。謂。懶。自。有。術。子。欲。習。之。須。備。盛。筵。款。余。經。三。人。以。上。之。作。證。方。授。子。以。唯。一。之。祕。訣。胡。如。命。設。備。記。者。亦。是。時。授。懶。證。人。之。一。胡。張。筵。三。次。末。次。其。姊。丈。方。來。胡。責。其。前。兩。日。之。爽。約。張。謂。一。招。卽。至。失。去。懶。人。資。格。矣。胡。默。然。席。半。胡。卽。以。當。衆。宣。布。懶。惰。方。略。爲。請。張。初。不。則。聲。胡。申。請。數。四。張。蹙。額。曰。莫。怪。人。以。冒。失。目。汝。何。性。急。乃。爾。但。懶。法。非。能。口。授。須。俟。余。返。舍。後。詳。誌。於。冊。而。寄。君。胡。謂。姊。丈。今。日。歸。後。不。知。何。日。可。以。懶。法。新。書。寄。我。請。卽。席。先。約。略。書。示。懶。之。初。學。規。範。張。謂。無。紙。胡。曰。以。請。客。票。代。

之。張。謂。無。筆。硯。胡。卽。招。呼。館。役。以。多。承。盤。來。張。指。硯。池。枯。涸。須。令。館。役。取。清。水。來。胡。高。聲。曰。姊。丈。何。若。是。之。講。求。耶。硯。池。乏。水。或。殘。酒。或。茶。瀝。卽。不。然。借。助。口。涎。皆。可。相。代。奚。必。清。水。者。吾。實。不。耐。矣。張。聞。斯。語。投。筆。起。揖。曰。君。誠。敏。捷。非。余。所。及。能。思。得。以。口。涎。代。水。其。懶。較。余。益。甚。復。何。必。再。學。懶。法。哉。胡。赧。然。闔。座。大。曠。由。是。知。燥。急。過。度。與。懶。無。異。俗。語。所。謂。四。六。廿。四。三。八。亦。是。廿。四。也。

有。套。讀。書。四。時。樂。章。法。成。句。以。調。侃。吸。鴉。片。煙。者。曰。醉。夢。醒。來。日。滿。廊。忽。聞。隔。壁。燒。烟。香。鳩。形。鵝。面。皆。朋。友。風。雲。吐。納。成。文。章。蹉。跎。不。覺。韶。光。老。人。生。惟。有。吸。烟。好。吸。烟。之。樂。樂。何。如。爐。火。功。深。癮。不。除。涉。筆。成。趣。黑。籍。中。人。見。之。想。亦。啞。然。失。笑。

冬烘學究。惟口腹是圖。苟東家酒饌稍薄。卽形之筆墨。且有借四子作歇後語。以嘲笑者。兩般秋雨。盒筆記所載。拋却刑未寡。來看未喪斯。卽其先例也。夫子有知想亦哭笑不得。有塾師就館於富室。因主人每食。所供舍素蔬。外僅肉骨。肉皮一巨盞。實不堪下箸。師乃卽席詠曰。滿碗盡是勞其筋。並無一片庖。有肥中間數塊。射不主細觀。多屬犬羊之其東。見之乃令庖人稍治。豐肴飼之。師大悅。又欲索酒。庖人憤乃供以水。酒一器。師飲之。破腹乃再作五律。歇後詩。以自嘲。曰。夜飲丹之治。朝來不可徒束修。今也則禮貌甚矣。吾對此以羊易。真堪從獸。無明年子。騫曰。餓煞造端。乎讀之皆堪絕倒。

效力同時。伶人呂月樵。忽因某巨公妾捲逃之。嫌爲官廳科。以淫惡罪而被逐。出京。李伯元聞之作詩以紀曰。一爲渾蛋一時髦。財色場中各逞豪。縱使風流遭薄譴。劇台怎比柏台高。官場腐惡可見一斑。

吾鄉有貧士以善於詼諧著遠近。一日赴米肆購米。會當午飯。肆夥正持碗爭食。故向貧士曰。急於糴飯入肚。暫停白米出糴。但君有笑話大。王稱苟說一本地風光笑話。使闔座發噱。卽破格出糴。貧士曰。腹內餓空何來笑話。適來此於路聞身上。蝨夫妻相罵。卽以此告君等。如何聞者已覺好笑。咸曰。蝨何來夫妻。何以會相罵。貧士正色曰。蝨會讀阿房宮賦。書會讀。豈有不。會相罵。蝨分雌雄。猶人之有男女。雌雄相處。非夫妻而何。聞者益忍俊難禁。因詢以因何而鬥口。

貧士曰：雄蟲識字，就館外出。雌蟲不耐，獨宿與米。蛀蟲通姦，蟲腹遂大。雄蟲歸，見駭，然指雌蟲與蚤，蚤通情腹中，必爲黑種。雌蟲大哭以死。自明，雄蟲謂眼前姑且不論，待養出來試驗，便知其不跳的。（跳、糶、同音）便是我的兒子……店夥初未思及，接口曰：米蛀蟲也不會跳的。貧士閒閒曰：米蛀蟲本來祇會糶米入肚，那裏會跳（糶）呢？至是店夥始知受愚，同習促狹。貧士曰：汝輩點明要本地風光，那麼米蛀蟲除掉了，糶糶問題還有什麼本地風光呢？

頑徒問其師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這二句用白話解釋，應如何解法？師曰：「君子」就是有道理的人，「於其所不知」就是遇着不曉得的事情，「蓋闕如也」闕就是空着，不去理會他，徒大笑不止。師詢其故，徒曰：我白相，經絡多，曉得祇有書不曉得，所以我效學君子，丟在腦後，不去理會他，怎麼先生到天天逼着我讀書，動不動就要打我，先生既然解釋得出這二句書以後爲了不讀書打我，就是打君子，君子有道理的人，難道先生好打的麼？真是野蠻到極點，師怒斥之，然無如之何，頻習白話，文害人而已。

主人告誡一新來之僕曰：我昨日停歇之僕，因爲常常偷我雪茄烟，所以停歇汝，萬不能學彼之樣。新僕鞠躬對曰：主人放心，一根二根決不偷竊。我在舊主人處得來之雪茄尚有四箱，有餘，一時吸不完也。

醉漢倒臥路側，途人不知，一人過而小遺，正怒濤傾瀉如三峽倒流之際，醉漢忽有所覺，向上搖手曰：我自己會喝，你不要這客氣，儘着灌我。

難道你真要喝醉我麼

某甲娶妻十年不育擬再娶妾商於婦婦初不
答詢問數四婦忽曰爲後嗣母怪君然但十年
不育究不知伊誰之過今君欲娶妾儂亦覓一
二夫彼此分道試驗如何

鄉人娶妻後正值農忙未得時諧魚水其妻獨
宿難忍因具稟訴之官曰成親已有三月從未
同床一歇若然誤了人工國內人丁絕滅其夫
聞之亦具狀辯訴曰成親雖是三月偏遇蒔秧
時節若教誤了田工賦稅何從徵得官將兩造
陳詞閱後援筆判曰待過農忙時節應該歸家
休息罰他一夜三回以補此時之缺鄉婦見判
復陳曰青天老爺判畢小婦非常感激若加白
晝三回福絲綿綿不絕官怒判曰因憐目前枯
寂想出兩全法則如何猶嫌未足吩咐差人趕

出。

夢中答娟娟仙子一首

(明 翼)

細掃苔痕護落花未妨門外
天涯鳳簫吹罷煙初破
曉夢回時月半斜嬌汗額前侵
綠黛香津口裏嚙紅霞
私情幽怨何人見鸚母休爲掩絳紗

太華

文苑

言情
小說
雙梓碑

歡娛之詞雖工愁苦之音易好詩文如是小說亦然年來小
說盛行出版之作多於恆河沙數惟陳陳相因作者每苦
郎才盡閱者亦覺索然寡味實則世間不能出類拔萃者即
之材不盡祇須作者深思力索何虛不能出類拔萃者即
容庶乎近之作者燕雙飛館主人爲滬門名記者歷主日知
報等筆政學北京新報大報日與書中主人時報大亞洲
報不自署真名是書哀感纏綿詞情悽惻嗚心作字濡血成
故不離人低徊欲絕全書分章紀甲乙兩女爭奪一壞雙
籍讀之令人低徊欲絕全書分章紀甲乙兩女爭奪一壞雙
遙隔萬里雙方又各不知其結果則均失敗黃土一壞雙
佳人其間之離離合變化不測洵極說部之能事也定價
大洋四角照碼七折郵費七分半

醒世
小說
南北浪游記

坊間社會小說駁矣顧皆道聽塗說之談而山作者經歷其
間者蓋如也本書爲小說名家羅隱生之作作者浪遊南
北歷於開見乃舉其所知之奇聞異事撰爲是書舉凡世情
之冷熱社會之鬼域兒女之纏綿風俗之罕異無事不有約
略舉之如某法官某知事之勢利萬狀官場現形記也北
京禮士胡同之榮南北京南京飯店之火等社會現形記也
至於所敘漢口北京等處之種種奇異情形則描寫風俗又
無所不至更如蘭花館之醜聞非尋常社會小說比也定價
五角照碼七折郵費七分半兩種合購特價六折郵費一角
一分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發行

翁印若書畫潤例自題七絕二章

性情剛復不宜時天與愚夫筆一枝稅取硯田方寸地好將饒粥慰栖遲
破銅爛鐵爲官貧福命齏鹽不可爭贏得虛名清白吏祇餘殘墨贍餘生

書 例

統摺扇冊頁每件三元 對聯每尺一元 屏條每尺一元半 立軸每尺二元

堂扁每字四元 金箋篆書均加一倍

餘件另議

畫 例

統摺扇每件六元 冊卷每尺八元

屏條 每尺四元 五尺以外每尺六元 立軸 每尺六元 五尺以外每尺十元

青綠點景金箋均加一倍 工細加二倍

書畫隨封均加一成 先潤後件 劣紙不應

壬戌年五月五日吳江翁綬琪識

寓上海梅白格路鑫益里五百十二號

蘇申各大箋扇店均代收件



詩

東李觀瀾

(石泉)

此。生。既。作。讀。書。人。朱。陸。無。妨。兩。路。分。詩。到。言。情。
應。讓。我。學。能。見。性。每。輸。君。好。遊。共。有。山。林。癖。入。
世。羞。同。燕。雀。羣。出。岫。閑。雲。歸。更。早。莫。教。重。賦。北。
山。文。

我。生。廿。五。年。所。識。惟。李。子。亦。知。寡。交。遊。時。口。大。
不。理。豈。不。憚。孤。特。此。意。良。有。以。比。如。人。讀。畫。插。
架。皆。所。喜。愛。博。心。遠。馳。得。此。復。遺。彼。豈。惟。不。得。
力。反。爲。書。所。使。何。如。守。一。編。由。表。徐。及。裏。生。死。
與。之。依。得。其。益。而。止。然。亦。須。自。立。此。終。不。可。恃。

抗。心。希。古。人。不。在。鑽。故。紙。矢。志。爲。丈。夫。不。必。仗。
同。侶。所。以。聖。人。云。君。子。求。諸。已。觀。瀾。讀。此。詩。得。
勿。笑。不。已。信。如。是。所。言。仍。一。竹。舫。耳。

喜雨

(石泉)

養。苗。如。養。兒。不。雨。缺。所。乳。縱。極。培。養。勤。元。氣。苦。
無。補。造。物。乃。知。之。惟。恐。澤。不。普。漠。漠。雲。下。垂。沉。
沉。雷。暗。鼓。風。初。涼。到。窗。氣。直。潤。入。礎。須。臾。雨。一。
聲。亂。拋。絲。萬。縷。我。時。把。卷。坐。當。門。殊。快。觀。花。木。
亦。精。神。鵠。立。不。肯。俯。

自箴

(石泉)

竹。本。無。花。節。愈。堅。出。奇。原。不。在。爭。妍。書。非。必。讀。
何。須。買。詩。爲。陶。情。豈。更。傳。獨。立。志。休。隨。俗。轉。能。
爲。事。莫。讓。人。先。同。心。安。得。都。同。世。孔。孟。相。離。一。
百。年。

春在

(石泉)

春在山家久。天疑分外長。土堅新笋破。花落遠枝揚。染翰衣留墨。藏書紙半黃。雲陰知欲曉。起覺微涼。

晚步

(石泉)

萬疊松陰嶺半遮。夕陽紅透綠交加。牧童貪著山花好。却放黃牛自返家。

李子觀瀾至自京師相與暢遊兩日隨其境之所歷補綴成詩不復計其倫次也

(石泉)

隨着山根到野村。幾叢蘆葦蕩池濱。風來逼水高於岸。柳下垂絲綠就人。數尺斷橋斜插水。一間古廟四無鄰。我來只願尋幽境。回首歸途記不真。

閒雲無定處。信步過山隅。野食隨途買。秫稽當杖扶。遙山逢樹隱。秋草着霜枯。村外一池水。青

青尙有蘆。

屋旁栽樹木。籬外插荆榛。山遠不連地。溪清能照人。石撐山露骨。水啣岸成唇。樵子彎躬立。腰

鎌自束薪。

晚稼盈場晒。農家樂有年。幽泉鳴石底。野鳥落松巔。樹怪皮連岸。溪清底是天。山村皆不遠。聲氣自相連。

自過重陽後。狂遊第一遭。霜寒將葉染。風怒助松號。樹老皮俱裂。村低路漸高。山中逢道士。意氣頗雄豪。

李君湛初學爲詩頗有新意以唐詩三百

首贈之並繫以詩

(石泉)

前村溪水後村山。無限新詩着此間。今日贈君三百首。他年加倍要君還。

漁

(石泉)

雲烟淡淡月濛濛。獨上江邊理釣鐘。一尾鯉魚新釣得。隔船拋入竹籃中。

樵

(石泉)

磨好新鎌試幾回。明朝準備上山隈。兒童牽著衣襟囑要割。荆薪帶棗來。

耕

(石泉)

良田數畝傍山阿。一半桑麻一半禾。稚子也知年歲好。柳陰獨自唱田歌。

牧

(石泉)

常在溪流水石間。途中得伴更安閑。一人高唱一人和。隨着羣牛踏過山。

歌

放燈歌

(東園)

買燈買燈市中燈。市揚州今古同。燈市買燈

燈價崇金錢。頃刻滿筠籠。千門萬戶紅燈紅。柳

巷梅街走祝融。樓臺照耀光熊熊。自十三夜始

至十五夜終。上燈時節時節樂無窮。燈期三夜

去匆匆。又籌百萬銅幣銅放燈。放燈淮浦東。一

燈一燈蠟淚濃。火樹銀花點綴工。星橋鐵鎖盡

開封。與歌鼎沸人海叢。鼓樂到處聲鑿鑿。綠衫

鈿笛挾兒童。舞衣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密密

縫。氣佳哉鬱鬱而葱葱。離奇變幻奪天功。火齊

之珠銜燭龍。一鱗一甲橫。復縱破壁飛去騰。長

空放燈放燈佳節逢。朝愁雨暮愁風。無雨無風

祝碧翁

新年四樂府

(東園)

炸麻串

麻串麻串千貫萬貫千貫萬貫麻串麻串麻串

紫串串無片段麻串麻串金不換海上人家成

習慣每逢除夜將半麻串燒齊繞田畔剝剝
 啄啄如爆竹礮礮碎碎如炸彈閃閃爍爍南阡
 北陌萬花散鄉人好事者名之曰炸麻串揣鄉
 人之說說發鄉人之祕訣意謂可以弭蠹螿可
 以辟螟蟻可以召祥和可以驅癘疫可以卜豐
 年魚夢預占無弗吉可以炸水魴深溝淺洫使
 無滂麻串之明如玉燭之昭昭可以炸旱魃高
 原低隰不為虐麻串之光如溫犀之灼灼吁嗟
 乎炸麻串鄉人不以為荒誕吁嗟乎炸麻串鄉
 人不以為怪幻吁嗟乎炸麻串以之禦災吁嗟
 乎炸麻串以之捍患吁嗟乎炸麻串炸麻串災
 竟為之禦患竟為之捍

貼桃符

貼桃符貼桃符適當舊歷之歲除千門萬戶如
 懸火齊珠仙雲一片急模糊左描鬱壘右繪神

茶一切魘魅魍魎咸急遁而遠驅桃符桃符金
 碧輝煌瑞兆圖前夾巷後通衢熊熊光絳平平
 蕩蕩之辰樞民衆祇知遵舊歷舊歷正月初一
 日邑邑相望賀歲書家復翦宜春帖紫陌塵
 迷爆竹聲黃封酒煖屠蘇色轟轟烈烈蓬蓬勃
 勃淮東千里依舊六街三市桃符貼桃符貼新
 年多少佳時節

搶財神

財神財神是否人神我亦不知其為何代人廟
 貌歷千百世而為新俗傳正月初五日云是財
 神之誕辰其然其然其傳之非其真黍稷爾陳
 籩豆爾饗馨香爾格格明禋踰踰濟濟肩摩踵
 接通都大邑之黎民紅男如雨綠女如雲黃童
 載笑白叟載奔其趨若驚其集若鶩最可笑者
 青衿舊學之彬彬周旋規折旋矩步彼林林總

總。之。後。塵。纔。擬。韓。昌。黎。之。送。窮。句。又。廣。柳。子。厚。
之。迎。富。文。殷。殷。勤。勤。麝。蘭。薰。蠟。炬。焚。酒。一。樽。躬。
未。鞠。心。先。熏。夜。嚮。晨。搶。財。神。

石灰包

新。年。謠。石。灰。包。陽。歷。近。花。朝。舊。歷。遇。元。宵。家。
門。印。石。灰。包。一。包。一。包。印。滿。路。途。坎。紆。徐。曲。折。
轉。三。橋。三。東。占。麥。苗。東。蓄。春。熟。萬。擔。挑。橋。南。響。
桔。桿。南。畝。秋。成。十。倍。叨。銀。花。火。樹。光。搖。搖。灰。中。
種。粒。隨。風。飄。意。謂。天。雨。金。天。雨。玉。天。雨。珠。天。雨。
粟。不。耕。而。穫。無。用。民。力。勞。富。來。富。來。左。券。操。石。
灰。包。卜。豐。饒。卜。豐。饒。石。灰。包。石。灰。包。新。年。謠。



消暑

(何潔人)

飛。盡。楊。花。晝。轉。長。如。爐。赤。日。煽。
炎。光。濃。陰。半。點。空。庭。靜。招。得。閒。
風。早。晚。涼。

知。是。何。人。次。第。栽。碧。桃。謝。後。絳。
榴。開。定。因。怕。聽。瀟。瀟。雨。不。向。牆。
陰。種。竹。來。

椿。萱。蔭。好。且。怡。神。那。遣。牢。愁。病。
此。身。料。得。故。鄉。今。夜。裏。豆。棚。雜。
座。說。游。人。

俗典

(鄭逸梅)

走江湖。

蘇軾詩。人人走江湖。

阿郁。

顏氏家訓。阿郁痛而諱也。

某甲。

史記。某子甲何為不來乎。

鑿糟。

天祿識餘。俗語以不潔為鑿糟。按霍去病傳。鑿皋蘭

下注。以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鑿糟。又謂鑿戰。義雖不

同。却有所出。

肉痛。

南史。齊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截。

報餘

君博

精選古今名人情詩三百首

詩三百篇不廢鄭衛言情之詩由來尚矣魏文侯聽古學
 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人性之習於綺豔自古
 即然於今為甚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詩本所以陶
 情故寫情之詩尤易於工雄雌相和之章螺寡自悼之作
 類皆文生於情可歌可泣其妙造之處寧在宋豔班香下
 耶是書分七絕七律五絕五律五古七古六類乃仿蘅塘
 退士唐詩三百首之例也凡八十餘家言盡屬名家之作
 有吳梅村尤西堂龔定庵唐伯虎袁子才魏子安諸先輩
 之精構有樊山實甫夏敬觀胡長木袁雲百衲吳東園
 李定夷諸當代名家之傑作有侯夫人隋煬帝妃顏待月
 白樂天妾清鄭妃聖祖妃李香君馮小青袁紫卿諸女詩
 人之佳著有黃夫(黃仲波)文宗之室(秦湘蘭)柳眉卿
 蘇慧卿高素姜才女諸當代女才子之手筆其中名士與
 閨秀各得其半閨秀之作大半採自海內孤本或未刊之
 稿此書之成參攷書幾及百種遠搜徧擷無不取洋
 乎洵大觀也近人好讀香豔之作若是編乃香豔體之精
 華花晨月夕維誦迴環真覺薰香摘豔無此佳味紅粉佳
 麗詩句顯明人盡可讀無虞高深附刊詩學要訣五編足
 為學詩者之指南能將此書研究之雖不能吟詩者亦可
 得其門徑也

▲洋裝一大冊 ▲定價大洋五角

告廣書新局書華國

洋裝

兩冊

新上海現形記

上海繁華 甲於全國五方雜處難免良莠不齊報紙上之

本埠新聞大半為社會罪惡史然採訪或有

未週或知之而有所 **絕大暗幕** 非

顧忌致其他種種 世人所能深悉者不有紀述何知此中黑暗

是書 **報紙外之遺聞** 就 **老**

專搜 **上海** 而探 **探微索隱** 兼筆直

揭 **真相畢露** 為上海 **確實**

開 **事情** 奇形怪狀 **隱事秘聞** 包

至富筆誅墨伐直同鑄鼎燃犀世道人心於

斯可兒况撰述 **定夷** 先生文章聲

者為小說名家 價薄海咸知

則是書之受社會歡迎自在意中也書已出

定價 七角

洋裝 一冊

千金一笑錄

滑稽著作宜雅不宜俗庸手雖極意描摹

覺淡而無 **信手拈來都成**

妙 **文** 蓋吐屬之清濁惟視作者之

學 **巨子** 定夷指嚴少芹秋水瀾雲明

共同撰 **數年心血** 僅得四百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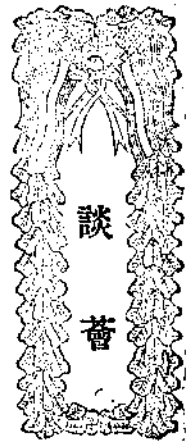
著聚本 **語妙天下** 已覺名貴本局意猶

未滿復刪腐存新 **摘取精華** 行問世有言皆趣無意

不新道人所不能道 **談笑新資**

料固非平庸笑話所可同日語 也業已出書寄費七分半

定價 四角



紀瑤瑯玕玲軒主人

(民 哀)

我鄉有邵荔舟者爲邵伯英通政之族姪其家世業六陳荔舟生而期艾十一畢五經十二游泮水十六食廩餼十七中副車七赴秋闈皆出房未售後改直隸州州判終其身因是荔舟持才傲物玩世不恭一生所爲皆是令人忍俊難禁者其家有齋名夏玉軒邵因別署爲瑤瑯玕玲軒主人見此名已可概其行爲之滑稽也茲彙錄其趣事數則皆可補入笑林廣記者

瑤瑯玕玲軒主人生平最恨和尙其比鄰有小

刹住持僧名性空嘗與主人論道不合彼此造言相謗積不相能刹側有莊屋一江淮客民袁二居焉袁二以售零碎食物爲生俗名挑十景擔者是也袁妻雖亦江北產而頗妖冶屋本寺產袁夫婦則新自北城遷來西隅一月未滿故袁妻未稔四鄰面貌而四鄰亦僅知袁二蠻悍而已主人聞之欣然曰性空遇事折余余得報復之策矣一日午後主人偵知袁二挑擔赴市性空則方短褐赤足操作於後圃且需時須竣主人乃潛入僧室竊其衣帽而着之利用袁婦之初來不能明辨僧貌逕造袁室而調謔其婦婦號主人始趨出仍入刹脫衣歸去俄頃袁二返家婦以實告袁大怒奔至刹中尋釁性空方踞案晚餐袁一言不發直前批其頰性空怒擲箸叱曰汝爲房客納爲房主何事相讎敢如此

無禮。袁厲聲曰：「何事耶？」問汝出家人，乘余不在家，至吾家何事？耶豈房主，應如是待遇房客者乎？言已，又復敬以老拳。性空大號，鄰右聞聲，集視主人，初不入。繼見僧已飽受毒毆，始入爲排解。詢袁何以故而欺出家人，袁乃述妻言，謂性空無禮，不守清規，苟妻爲不貞之婦，余則一頂綠頭巾，多謝禿驢奉贈矣。性空無故受毆，又遭誣篋，極口呼冤。主人曰：「僧人甚多，或者匪性空上人，試招袁嫂來公叩，其究竟皂白，立分矣。」性空亦贊成此說，乃邀袁妻至，詢以狀貌。袁妻謂惶急間，貌莫辨，惟憶其衣，帽作何色。右袖下面有一手掌大小之香洞，衆檢視之。性空袖下果有此洞，於是袁二咆哮益甚。卒仍由主人調停，罰性空三月不收房金，以謝過。性空無奈，從之。資財名譽兩受損失，且平空飽受一頓毒打，皆

出主人之賜也。

主人家有橘園，每當秋深，橘實纍纍如綴金團，令人望而涎垂。園之後牆外爲西城，出入要道。一日有鄉間少婦數人，結伴經園外，見橘實欸牆色美，可愛，徜徉指玩，流連不忍去。正思設法偷摘之，會邵偕友自他道歸，遙見之，卽與友約曰：「吾能使此數婦皆與我接吻，友不信，乃以盛宴爲賽。邵急由前門入，疾趨後戶，拔關呼曰：「汝等竊取吾橘六七枚，尙不遁而思盡擄之，胆何大焉！」婦皆面頰忸怩，曰：「儂等不過指玩而已，何嘗竊。汝橘邵曰：「胸前纍纍者非橘而何？」諸婦解外衣以示。邵曰：「汝等均已竊而食之矣。」婦等憤曰：「食君橘爛喉舌。」邵曰：「旣言未食，容余一嗅之，果未竊食，則唇齒間無橘味。」婦等不肯。邵曰：「是必偷食，吾橘果皆虛心，不敢從吾法，祇有招

坊長來處治矣。婦等不得已，遂以次張口。任邵嗅辨而後放行。邵笑謂友人曰：「如何？余固早有術，數使彼等與余行歐美禮而勝君之一席盛宴也。」

邵之近鄰有蕩婦，名滿天星者，閱人多矣。一日邵忽過訪該婦，與談風月。繼曰：「聞愛汝者，言汝已得安貴妃三少術有之乎？」婦曰：「有之。君盍一嘗異味。」邵曰：「固所願焉，不敢請耳。」婦乃引之入臥房，嚴陣以待。而邵從容不迫，如盲人捫壁，驍將摩壘，拊內外，殆遍婦慾熾，難禁哀其從速解。決邵忽怫然曰：「欲速則不達，夫子之訓也。」况余初以汝如希世之珍，有特殊於常人者。今摩挲片刻，則與山妻無異，則又何必玷污卿身而傷陰隲哉？言已披衣逕出，婦破口大罵。邵如不聞，出語人曰：「今日爲生平得意之事，較魯男子柳。」

下惠尤勝一籌，或詢其故。邵具道，所以聞者莫不絕倒。

某年邑大饑，士紳設平糶局以濟貧民。分東南西北四局，西局管理事務者爲一醫生盧姓之。父平居以太爺自負，邵姓有族姪家赤貧，亦往購平米。盧老大爺云：「邵姓乃邑之望族，不應食平米，堅不允出糶之。」邵姪乃就近懇主人往爲說情。主人因同宗關係，勉赴局作說客。盧百般作難以報主人。平日傲視於彼之故，主人大憤。思有報之。盧詢主人近日在府作何消遣，主人云：「閱野三國志，盧異而擊曰：『三國志何分朝野？』」主人曰：「此書所載與陳壽三國毛宗崗所批三國皆微有不同。故曰『野三國志』。盧晉而問其不同之點，主人曰：『趙子龍亦知爲何物？轉世盧曰：』」不知主人曰：「野三國志載乃玉皇大帝面前之。」

琉璃燈轉世生平身經百戰從未見過一滴血。蓋琉璃燈不容有半道裂痕故趙雲身上亦從無一絲創癢迨隨諸葛孔明初出祁山之後班師回蜀其妻忽與之戲以繡花針在其指上一刺見血一星趙雲立即身死琉璃燈爲其截碎故而立刻身亡。盧大笑更問其他主人曰周倉勇過關公十倍關公無法降服之因思得一計難周曰汝能一拳打死一螞蟻否周試之十拳而蟻仍不死關公乃以一指碾之蟻立斃又曰汝能以一根稻柴擲至隔岸否周如言試之連擲十餘次皆墮入河中關乃取稻柴一捆順手一拋已在對面岸上周大驚曰我十拳不能斃一蟻公祇須一指了之我一根柴不能擲至對岸公一捆而能達彼岸其力勝我百倍乃降服之。盧曰此均聞所未聞尙有否主人曰有雖有

恐君多疑盧力白決不猜忌主人乃曰世人但知劉玄德躍馬檀溪殊不知張桓侯亦有此事。在兵進東川時候張飛與許褚夜戰力乏曹操大兵已至張無奈退兵急切間其坐騎烏騾馬暴斃祇得於軍中選騎老騾乘之退至洛河無船可渡張思效學乃兄檀溪故事一再加鞭騾仍長嘶蹬足豎耳不前張飛無奈向騾說情曰可憐現在性命交關騾（騾驢同音）老太爺也應該發個慈悲不要再搭畜生架子跳得也要跳跳不得也要跳的了（跳躍同音）旁聽皆笑不可仰盧且忿且恚然有言在先未便爲難急命從者允邵姪平糴強笑曰老騾肯跳了主人曰若非老張心直口快這畜生不知道何時才肯發善心哩。里有土倡與主人之至友爲素識其夫雖爲元

緒公而好淫。亂常挾其妻皮肉錢。以鬻下等伎女之皮肉。故院中時聞詭譎聲。主人乃作詩嘲之曰。丞相兼爲夜不收。俗呼烏龜爲水晶宮丞相。行蹤時在白門樓。白門樓爲吾邑四等伎女聚會所。問誰賤貨留他住。那有閒錢儘你丟。舊日頑皮猶怕打。而今餓臉不知羞。會常剝去煎膠板。鎖向龍宮做縮頭。見者皆爲失笑。又有詢土倡之狀況於主人。主人口占百字。令以答之曰。章台偶歷祗房間。亭子僅能容膝。沙發一張破爛久。滿地烟灰狼藉殘。燈如豆漏屋似篩。情緒無聊極。癡頭吃足碰和以。永今夕聽所說。客人上樓二少高呼門戶呀。然闌白板中風全不管。蔦地推牌起立大。姐倉皇娘姨碌亂燒水泡茶急相逢。無語紙窗坐待發白細玩此詞。則此伎之一無可取盡在此中矣。

仁壽花（陌上花）

婆娑疎影欹闌傍。檻驚風不定。
錦瑟年華似向紅塵消。盡回顧。
意蕊含苞。候一度一絲。隱恨漫。
教誇國色霜天。月地。宛然銀鬢。
賸芳心依舊。秋光任老。抱慧。
含元。堪信。明是松筠。操却別有。
忱悃。荷花若與同生。日。桂子蘭。
孫。勸飲寶幡。偏更乳鶯。離燕。歡。
呼相慶。

九月二十三郭君耘孫茂才花燭之喜予因病未往爰倚

賀新郎人月圓兩闋藉伸賀悃

黃菊。花開正喜。盈盈心苗同放。臂紗初褪。道見生疎。羞不語。却也溫存兒性。
比碧玉。青琴尤稱。燭影搖紅人未散。請先生。着意將聲。禁憑小語。防人聽。
未央。夜色何須問。便深山。鯨鏗失曉。老僧入定。別有自鳴鐘。一架怕不瑋瑋。
響甚。休作態。芳心自警。舌劍唇鎗。鋒本利。但虛心。莫浪香腮。搵詞一闋。聊相
慶。春濃翠幄。雙栖穩。秋思在。誰家。分明風雨。何曾慣。愁損桃花。香羅鳳
尾。仙人游戲。神女生涯。嬌羞難說。朝來妝罷。細認宮紗。



詩話

小瘦紅閣詩話

(癩 媛)

黃岡杜于皇(濬)卽世所稱爲茶村先生者。明
 亡後嘗游吾郡。與王阮亭最相得。其送阮亭詩
 有曰。官廉忍分俸。自笑余何求。干請誠則拙。談
 藝固其優。感君適野性。飲啄勤相周。送酒必醇
 醪。推食必精饍。勝境必我招。佳句必我投。燠時
 貽我葛。寒時貽我裘。記逢人日雪。造我吟窮愁。
 豈獨棄案牘。居然忘貴游。亦可見其相與之厚
 矣。按漁洋感舊集亦錄是詩。特其中字句小有
 異處。漁洋詩話則曰。杜茶村僑居金陵。貧甚。屢
 客廣陵。甲辰人日大雪時。鎖印無事。予造訪之。
 清言竟日。乙巳七夕。予北上。京師諸人祖於禪。

智寺卽席賦五言。茶村有句云云。蓋卽指是詩
 也。茶村生平論詩極嚴。於時人多所詆訶。有富
 於財者。重價購其集。焚之。鄉人某搜得遺稿。梓
 以行世。卽今所傳變雅堂集。蓋已不及十之三
 矣。變雅堂詩錄入漁洋感舊集者。凡二十一首。
 陳其年篋衍集亦錄數首。外此佳作尙多。古體
 如捷兒從江陰歸金陵云。今秋喪汝兄。悲緒非
 一端。出淚防眼枯。忍淚傷心肝。八月望汝來。直
 至十月殘。來時已絕望。徒然劇辛酸。繞膝一月
 餘。共苦非承歡。早冬水道絕。意外謀歸鞍。誰無
 歲暮心。汝父歸獨難。節序久不知。世事吾何歎。
 老骨挫霜雪。復念稚子寒。孤孫尙乳臭。哀慕豈
 足歡。天涯十八口。寄書誠加餐。宛轉過梁谿。從
 此路漫漫。旅卦慎童僕。今又危。弗安奔迫爲先。
 人遙恤衣裳單。汝歸念汝父。何以對椒盤。樵青

歌爲黃仙裳作云。當時同學十數人。兩人引頸先朝露。一人萬里足重繭。一人入海隨烟霧。三人滅迹逃空門。四人牆東長閉戶。一人賣藥不二價。一人佯狂以自污。黃生計盡無復之門前。便是青山路。昆吾寶劍千金直。改鑄腰鐮應有數。黃生終日無蹤迹。上山清晨下山暮。有時昏黑猶在山。痛哭身當猛虎步。不知爲樵定何意。黃生安肯言其故。但聞有一海陵樵。時時偷訪鍾山樹。關山月云。上有關山月下。有隴頭水月。照行人不記年。流水無情流不已。月淒清水鳴咽。非秦非漢。腸斷絕。近體如寺樓雨中。同亦史翼微來鶴桐初作云。與客上高樓。蕭蕭海雨愁。甲兵全未洗。行李又須留。烟合疑無樹。山空但有秋。此時同抱恨。不待話離憂。落木庵同蒲道人。噉茗云。苦茗平生好。逢師此共斟。綠江無盡

意。白首有同心。山月照逾澹。松風吹使深。黃鸝知飲慳。枝上送佳音。十二月十五夜至瓜渚。宿魏氏榮露堂。與其喬梓卽席共賦云。獨樹今爲客。來敲月下門。寒天猶逆旅。落葉不歸根。冰雪春時盡。江山戰後存。銜杯慚已老。未敢議酬恩。蘇嶺書齋逢陳北固表弟。卽送還里云。闊別忘年代。相逢道姓名。一時中表會。三紀故鄉情。晚節存高蹈。歸帆過舊京。後期方袞袞。春酒話長生。送友云。天末衰遲眼。十年望故人。相逢不長聚。後會復何辰。獨困方知拙。難言始是貧。良時多好語。忍淚盼行塵。前民生日云。三十今過幾。詩名孟浩然。道甯同我拙。顏肯向誰低。白髮循資到青錢。取次搗飲場。行處好。二月草萋萋。贈友二首之一云。分袂從隋苑。尋盟到武塘。如何江上客。不返漢之陽。計拙違知己。途窮入大荒。

故人憐屈宋。此地卽三湘。弔曹秋岳二首。題曰
 輓嘉禾友人云。君才丁丑盛文章。壬午論君在
 帝鄉。一別再期祇涕淚。兩登八座亦淒涼。隴頭
 水咽。疑人語。粵嶠猿啼。斷客腸。指點昔年游宦
 地。不知何處不沾裳。日日論文意未宣。還從別
 後寄長箋。請纒策。黜餘何用諛。墓金多。但可憐。
 紅板橋頭重握手。南倉渡口幾迴船。元文罷刻
 關天意。猶感忠言到九泉。(自注。謂公欲刻元
 文。因余言而止。)送王孫茂(于一子)之廣
 陵云。爍石燎原劫火屯。何人剝啄響柴門。殷勤
 喚我聲猶昔。臥起看兒眼倍昏。故里有樓歌帝
 子。殊方無地飯王孫。橫經家學傳三百。只恐蒿
 蕪漬淚痕。壬戌初春訪朱林修偶成云。春風扶
 杖遠相存。新柳絲多罩一村。前有梅花後流水。
 淹留容易到黃昏。今夜云蕭寺孤燈雨滴苔。老

夫一出旋歸來。呼兒且莫忙。沽酒今夜懷人。不
 舉杯。梅花云。數尺霜根幾載移。一樽深賞向南
 枝。平生只是知慚愧。逢著梅花不作詩。題朱林
 修屋外樓圖云。芳草無邊似綠江。高樓臨眺客
 愁降。向東一面尤奇絕。盡放鍾山入小牕。蓋視
 漁洋迦陵兩家所甄取者。有過之無不及也。茶
 村初名詔先。一名茶星。又號西止。沒後葬金陵
 燕子磯東麓。其地名梅花村。遼陽楊鍾義守江
 甯時。嘗爲修葺。補種梅桃三百株。亦可謂韻事
 矣。

秋興 (金 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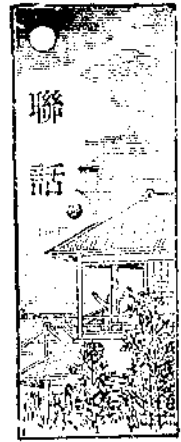
梧桐蔭石綠生簾。正是池塘雨
 後天。讀罷南華無一事。北窗支

枕聽秋蟬。

紫藤花葺豔綴

(張慶霖)

中表瘦蘭君。嘗作閨情五律十首。好句如珠。香生紙上。頗令人有百讀不厭之概。茲錄其最佳妙之句。如青鞞憐一寸。紅暈褪雙渦。影瘦憐三月。鞋尖惜半弓。別長嫌夢短。催醒恨春風。楊花都有主。梅子不含酸。無人剛半夜。私語倚闌干。瓊珮返牆東。初逢乍語通。呼耶同看月。嬾著碧紗裙。又全首云。欲起嬌無力。時時掠墜鬟。倚耶扶步小。倩壻畫眉彎。染指堆雲淺。兜鞋半日閒。下堦羅襪剗。含笑折花胎。



還自笑廬諧聯叢話

(何丹初)

泗洲楊文敬公士驥。風概豪爽。倜儻不羈。尤喜
 談諧。撫魯時幕中有胡姓兩人。年少者。僕役咸
 以小胡先生稱之。公嘗有老而不死。小胡先生
 之妙對。又一日宴客。首席爲統制馬龍標。馬係
 回教。故菜皆牛羊雞鴨之類。公於席間謂馬曰。
 余有一對。久思未得。今日見君。必須借用。馬詢
 之。公曰。雞鴨雜三字。以尊姓大名作對。何如。圍
 座莫不大笑。顧公有季常癖。初置一姬。貌頗姣
 好。夫人瞰其亡而畀諸轅弁。別避一不揚者。以
 充下陳。亦從未一令薦枕。告朔餼羊而已。公嘗

聯話

譔聯自輓云。『平生愛讀游俠傳。到死不聞羅
 綺香。』歿後。其弟杏城先生命人繕而懸諸靈
 右。曰。此吾兄恨事也。公生平嗜戲劇。若命酒酣
 耳熱。輒高唱入雲。宣統己酉四月。值公壽辰。時
 在直督任。徧召京津名伶集署中演唱。適譚鑫
 培方臥病家居。公遣人以巨金促之至。親點李
 陵碑。洪羊洞兩劇。識者心惡爲不祥。未踰月。果
 病中風卒。有好事者戲以文敬二字爲聯云。『
 何謂文。曲文戲文。聲出若金石。』『惡乎敬。冰敬
 炭敬。用之如泥沙。』
 桂林某翁。讀書不倦。年已古稀。猶應童子試。學
 使詢其經傳。亦多不復記憶。滑稽者戲譔一聯
 贈之云。『行年七秩。尙稱童可云壽考。』『到老
 五經。猶未熟不愧書生。』上下聯末一字各具
 別解。語妙無倫。

「四萬萬同胞，一箇箇昏蛋。」此清季杭人魏某所署門聯也。又民國四年，有寄寓濟南會署棲霞縣知事汪某者，自題其大門聯曰：「勵精圖亂，發憤爲雌。」兩聯均極奇特，豈生今之世，不能無此憤語乎？

清咸同間，髮捻並起，其黨中頗有人物，如石達開、李秀成、洪大全、苗沛霖、聶爲尤、著石之文字最爲優美。洪於臨命時，尚吟咏自若。至李當臨難之前，在囚中草口供，洋洋數千言，哀然巨帙，尤昭昭在人耳目。惟苗則少所表見。陳君冷蝶，昨自穎上寄示一聯，乃苗於初稱兵時所作也。其詞云：「假奉天主教，妄稱天父天兄，喪天倫，滅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攪得天昏何時伸天討。天威天縱有眼，這些地方官盡是地痞地棍，暗地鬼明地人可憐，福地名區鬧成地獄到處。」

抽地丁地稅地也無皮。出語雖未及石李諸人之吐屬永雋。然苗氏當日起義之原因，與其憤憤地方官之專橫暴斂，已顯然可見矣。

豐潤張佩綸，脅肩諂笑，附勢趨炎。閩文介王文勤嘗面嗤其短。張毫不介意。光緒甲申，馬江一役，張聞砲先潰，喪師失地，尤爲舉國所唾罵。後雖奉旨褫職遣戍，法越事定，復蒙賜還。其時合肥李文忠方以伯相建旄畿輔，愛其才，辟諸幕府。李有女，年逾三十，蠱媚吟咏，猶待字閨中。復使執贄焉。張年近花甲，喪偶未及朞年，續絃之念甚熾。一日，李詣書齋，張極稱讚其女弟子敏慧不已。李慨然曰：「小妮子質原不鈍，惜蹉跎至今。鏡臺未下，君盍留心代爲物色何如？」李言甫出，張卽伏拜。自陳鰥居，求聘並稱壻，申謝者再。李愕然，然迫於勢，不得不允。張乃剃鬚納采於

是由主賓而爲翁婿矣。于晦若先生式枚時同客幕中。謾聯譏之云。『老女配幼樵（張號幼樵）無分老幼。』東牀卽西席不是東西。』調侃殊妙。張不以爲恥。於此可知小人之善於迎結權貴。其術實有可畏者。張死後。或輓以聯云。

「三品功名丟馬尾。」

（馬江本名馬濱江亦作馬頭江。又稱馬尾。）

一生癡福仗蛾眉。』張初娶逸中丞女。此十四字已將張之一生歷史概括靡遺矣。

清制。殿試一甲二甲進士。賜進士出身。三甲進士。賜同進士出身。凡賜進士出身者。除一甲一名。卽授職翰林院脩撰外。其餘入翰林院者。皆授職編脩。惟三甲進士入翰林院則授職檢討。曾文正卽以三甲進士授職檢討者。文正以爲生平第一恨事。有言及者。輒自怫鬱。一日文正

至友人處。正值友人覩其如夫人濯足。文正戲謂之曰。看如夫人洗脚。請君屬對。友人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非妙對乎。文正大慚恚。

上虞陶芝生茂才。馥自稱哈哈子。晚歲又號嚇嚇老人。喜戲謔。遇事詼諧。又嗜酒。飲不間刻。與同邑楊淵門孝廉龍章相友善。孝廉亦癖於飲。顧家貧。舌耕終歲。恆苦不給杯中物。年未四十。以抑鬱死。茂才輓以聯云。『倘無館坐君須返。若有酒沽我亦來。』出以諧語。而情趣逼真。喪家爲之破涕。

南通張峯石居士。積學耽文。著作宏富。嘗將平生所撰聯語詩鐘合編一冊。曰雕蟲集。其中頗多峭麗新奇之作。予最愛其戲贈前清知府知縣兩聯。至今猶膾炙人口。爲錄於此。贈知府云。『見州縣則吐氣見藩臬則低眉。見督撫大人

茶話須臾只解得說幾箇。是是是。『有差役爲爪牙。有書吏爲羽翼。有地方紳董袖金賄贈。不覺的笑一聲呵呵呵。』贈知縣云。『下官拚萬箇頭向上司磕去。爾等把一生血待本縣絞來。』揣摩一班貪官末吏。有聲有色。不必以其俗而少之。

雕蟲集內有題店肆各聯。寄託遙深。亦爲雅俗所共賞。如錢店云。『此何物耶。餓不能喫。他冷不能穿。他看英俄德美意奧比葡及吾國人民。死死生生。還要爲他糜血戰。』是真健者。有錢的媚你無錢的求你。合順康雍乾嘉道咸同與今皇年號。巍巍赫赫。更教替你署頭銜。』米行云。『一世經營爲人口腹。』萬家飽餓在我心頭。』藥鋪云。『願處處都成病。世界笑年年。做了苦生涯。』此外佳製甚多。不殫錄。

鄉人戚介民孝廉敦復。性質直。不因人熱。隨遇而安。嘗譏一聯懸於座右云。『倩人抓背上些。上些再上些。知痛癢還須自己。』對客猜拳。是了是了。定是了。真消息原在他心。』可謂道破世情矣。

粵俗以元宵後一夕爲老鼠嫁女期。是夜燃燈牀下。閉戶早寐以避道。並用米粉作小枕等物爲奩資。壁上懸老鼠嫁女圖。爲房屋宴會執事之象。皆鼠形而衣冠者。新甯劉季欣先生嘗戲擬賀聯云。『迨吉筵。同人有禮于歸。誰謂汝無家。』侯官林樹人先生亦擬一聯云。『不比人無禮。翻憐汝有家。』兩聯同一典雅工切。林作感慨尤深。

戊戌政變。六君子被難。康梁倖免。先是義甯陳寶箴巡撫湖南。其子吏部主事三立。佐之力行。

新政。宛平徐編脩仁鑄。故善康梁。懲其父待讀
學士致靖疏薦。又屢上封章。言變法。八月事變。
陳徐父子與六君子暨康梁諸人。同時被議。寶
箴三立仁鑄均革職。永不敘用。致靖竟坐長繫。
（仁鑄曾上書乞代父囚。不允。庚子外兵入。得
出。）都人爲聯云：『不孝男徐仁鑄。陳三立罪
孽深重。弗自殞滅。禍延顯考。』昧死。臣康有爲
梁啓超。末學新進。罔識忌諱。干犯宸嚴。』以訃
文前數語對殿試策末數語。切合事實。妙若天
成。惟近人筆記。多謂此聯爲輓瀏陽譚嗣同而
作。且僅及訃文與殿試策六句。不知譚已受戮。
聯中弗自殞滅一語。殊與事實不符。意者。殆故
爲長素卓如兩人諱耳。

武進焦荔丹孝廉葆。喜誠諧。嘗築室數楹於城
之西北隅。自署聯云：『德不潤身。貧偏潤屋。全

反。聖人之道。『食無求飽。居必求安。半留君子
之風。』亦可見其風趣矣。

西湖岳王墓前。有鐵鑄跪像四。右爲張俊。萬俟卨
高。左爲秦檜。王氏。其鑄像始於明正德間。指揮
李隆。初本範銅爲三像。至萬歷間。范徠又增以
張俊。游人展謁。王墓。莫不施以扑擊。一快胸臆。
經歲既久。遂漸消鎔。清嘉慶初年。阮元撫浙。乃
重鑄之。改爲鐵像。同治中。浙撫蔣益澧。又鑄之。
近所存之反縛四像。則光緒二十三年。浙藩使
某所新鑄。（曩游武林。見墓旁有楊文瑩所書
碑誌。述之甚詳。）然亦損壞大半。且遺矢洩溺。
穢惡淋漓。而以秦檜夫婦像前爲尤甚。哲民言。
嘉慶間。鐵像初鑄成。杭人有好事者。嘗戲謔一
聯。製兩木牌。題之上。聯繫於秦檜項下。下聯繫
於王氏項下。句云：『咳。僕縱喪心。有賢妻。未必

若此。『啐婦雖長舌無鄙夫何至如斯』作夫婦怨懟口吻豈死猶狡猾伉儷間亦相詆譎耶可知姦細誤國雖千百年後仍有痛加辱罵者快意一時萬年遺臭今之媚外者可以悟矣李申甫先生布政湖南時有屬吏梅某頗見信用同僚有銜之者戲爲聯云「螻食尙留井上果鴉聲啼殺墓門花」臺諫撫入彈章因是坐免先生名榕劍州人道光進士雅有文才留心經濟爲曾文正所深器特以通脫不羈銳身任怨爲人所構識者惜之

某名士題華陀廟聯云「試看遍地曹顛何爲未孽」惜無擎天關臂空說能醫」言下大有感慨又廣州九曜坊華陀廟有一聯云「愧當代以醫名未能爲奸雄破腹穿胸把他心腸易換」慨沈疴非藥治願各從平日脩身積善默

邀神鬼扶持」亦頗沈著痛快

崑山歸玄恭先生莊明亡。佯狂肆志。與顧亭林齊名。時號歸奇。顧怪家貧。所居在叢冢之間。扉破。至不可闔。椅敗。至不可移。則皆以緯蕭縛之。大書一匾曰「結繩而治」。並榜其門曰「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鷲鷲然曰」。又除夕。署一聯曰「一鎗戳出窮鬼去。雙鈎搭進富神來」。其不經多類此。

浴室聯不多見。且無一出色者。頃聞哲民述一聯云「到此皆潔己之士。相對乃忘形之交」。尙覺超脫入妙。

江都汪容甫先生。性迂怪。不求進取。治經宗漢學。於清代諸儒。最服膺於顧甯人。聞百詩梅定九。胡東樵。惠松崖。戴東原。六人。於時彥不輕許。可見負盛名者。必譏彈其失。與袁子才尤不

相能。席間選之。輒齟齬。子才短。子才遜。謝而已。一日。先生聞隨園書齋揭一聯。『爲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是能得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一二語。以子才夜郎自大。思有以折之。先馳書約期相見。及期往。子才辭以疾。先生知其有意規避也。語其僕曰。爾主人告痊後。吾將假其所讀之墳典索丘一觀也。先生去。僕以告子才。子才亟命撤其聯。予謂先生此舉。可爲豪放自負。言過其實者戒。

未免令人難堪。句云。『喪乎。婚乎。悲喜交集。』血耶。淚耶。上下同流。』語非不痛快也。然而劉四之善罵。終不如東方之善諱。湘潭王壬父先生閩運。治樸學。有前清乾嘉老輩風。海內羣推爲碩果。第先生亦雅好詼諧。游戲文字。時有傳播。清季武昌柯逢時爲八省膏捐督辦大臣。駐漢口。凡川滇黔湘等省權煙員。皆所委任。歲得公費羨餘甚巨。竟以致富。先生嘲以聯云。『逢君之惡罪不容於死。』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額云。伐柯伐柯。集經語如鐵鑄成。又民國三年。先生入都任國史館總裁。或詢脩史之大要。先生答以聯云。『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額云。旁觀者清。未幾政事堂落成。徐世昌出爲國務卿。先生又成一聯戲之云。『數點梅花亡國淚。兩朝開』

濟老臣心。一額云清風徐來。集句亦各極其妙。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非歟。先生卒年八十八。世多譏先生之備周媽者。不知八十非人不煖。亦屬古制。今人不讀禮。妄加非議。播爲趣談。陋矣。

錢牧齋易節後。動輒受人譏訕。當時有兩朝領袖之譴。予前已記。君恩深似海矣。臣節重如山。乎一聯入叢話矣。近閱海虞邵一民所著寄懷軒瑣記。有一則云。牧齋入清官禮部侍郎。旋引疾告歸。自署所居曰逸老堂。有好事者私貼一聯於其門曰。一逸居無教。則近老而不死。是爲一牧齋見之。大悲。至杜門謝客者累月。予謂牧齋身躋膺仕。猶復投順異族。既已偷生墮節。又欲以逸老自命。反覆無常。實不足齒於人類。此等毒罵。痛快已極。雖曰太過。終屬侮由自取也。

吳縣吳大澂官翰林日。數上封章論時事。後爲湖南巡撫。尤喜於紙上談兵。光緒甲午中東失睦。復自請督師赴前敵。翁同龢又力保之。政府壯其志。授幫辦北洋軍務。其傳檄有云。迨彼軍三戰三北之時。本大臣自有七擒七縱之計。負能仗氣。一若外患指日可平者。而贊襄戎幕諸人。則曾廣鈞黃自元之流。皆湘中文士。及部署就道。其氣已餒。前隊方抵田莊台。遽與敵遇。甫交綏。卽奔潰。吳乘騾車。逃至溝幫子。驚魂始定。輜重盡爲敵有。至今中外傳爲笑柄。後吳自劾。部議革職。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已而令還撫湘。蓋悉翁力言官爭起彈之。始開缺。時翁在都中。喜參鶴。一日有鶴越藩而出。一去不返。翁親書訪鶴二字。張於城闔。時人愛其字。揭之去。三易而三揭之。終成黃鶴。都人爲聯云。一翁同龢三

次訪鶴。吳大澂一味吹牛。一句頗諧妙。按翁時以軍機大臣辦理軍務。於敗耗頻聞。軍書旁午之際。竟有此閒情逸舉。無怪乎爲清議所非。至吳以一書生。乃敢侈陳兵事。清廷且信其空言。委以軍旅重任。則又安得不敗。此法孝植所謂君臣皆失者也。

自海禁開而譯事萌芽。道光間粵省譯有博物新書五種。其以新理想介紹於學界者。當以此爲嚆矢。厥後有侯官嚴幾道先生所譯之天演論原富等書。亦足以喚起國民之思想。近廿年間士之負笈航海遊學於東西各國者。日不乏人。譯書層出。而以東京爲輸出新智識之孔道。其當轉輸之大任者。則宜首推橫濱新民報社。予曩見其論說與夫記事所用新名詞。悉取和文而用爲漢文也。風氣所推。各地報館書局。又

從而做行之。激揚之奇詞異語。遂放出今日文學上之大光明。而成爲廿世紀變遷之大勢。洋洋乎沛然莫之能禦矣。近人尤喜用新名詞於聯語。以冀推陳出新。顧填砌滿紙。寡味者多。頃見兩聯。俱覺新穎可誦。一爲雲間楊了公賀鈕惕生中將續娶云。『不破壞焉能進步。大衝突乃有感情。』語談理切。自是聰明人語。一爲金陵王硯君賀同學某某新婚云。『鑽研新得殖民地報告。須防旁聽人。』信手拈來。亦殊風趣。吳縣繆嘉穀先生於某歲春遊庠。題爲夫人自稱曰小童。秋間卽登賢書。是科題爲君子不以言舉人。南皮張文襄戲譏一聯贈之云。『上巳以前猶是夫人。自稱曰。』『中秋而後居然君子。不以言。』用縮腳語。妙若天成。其運意之巧。真有令人不可思議者。

丹徒郭繡谷先生飲餞最健喜奕清同光間大江南北無出其右者其卒也同邑茅松門先生輓以聯云『橘叟智謀精縱神算先機也要到華陽轉劫』『蓉城煙火少恐錦心繡口不甘赴蓬島餐霞』語意極雋

秋日雜興 (金兌)

秋來只有睡功夫。水檻風涼近石湖。却笑溪邊老漁父垂竿終日一魚無。
無事柴門識靜機。初晴樹上掛蓑衣。花間小燕隨風去也向雲霄漸學飛。

鐵線蓮 (雜花)

生成麗質何事心焦含態羞無語繁華如許偏天付鬱鬱幽幽情緒銷華不御但宋玉牆東延佇相思樣約略舒娘諳盡蓮心苦因念六郎丰度是凝脂傅粉南威不數爲誰憔悴懨懨意似病茂陵秋雨此生如寄莫錦瑟年華辜負愁暫拋玉宇瓊樓尋箇開懷處



花史

花間小語

(老匏)

伎有名。雲媿者。昔榜雲第。嘗垂青於新世界。伶人。金景萍。金爲杭縣旗籍。以宦家子弟。淪爲優人。其較昔之德珺如後之黃潤卿情形。尤苦蓋德與黃積資豐厚。因愛劇勝於生命。由頑票而下海。與隸亦舞台之朱琴心。由學生而爲伶人。同一嗜癖。而出此金則爲家計所困。不得不然。隸新世界時。與馬崑山。賽麒麟。輩相處一堂。要皆江湖名角。人多以趕集赴廟會。角色視之。愈可憐也。然景萍於此際。得知已三人。男二女一。男爲廣陵韓天。受卽與尤半狂。舒舍予。君等齊名之評劇家。登樓老人。又無錫畫師張光宇。韓

固豪門子弟。與金友愛。決非如常人之訂交。觀其識金後。特別署「護評館主」四字。可知也。若張則時方爲生生美術公司助手。所入甚微。所有作品。尙未博美譽。其與金交也。固含猩猩相惜之意。且與韓亦至交。三人大有桃園弟兄誓同生死之狀。此金未得意時之二男知己也。女知己卽爲雲第。雲言閱伶多矣。此君之雋秀較黃端生（卽綠牡丹）尤甚。遑論趙君玉之滿面烟容。賈璧雲之滿身俗氣。馮子和之癡肥臃腫。小翠花之騷形怪狀。白牡丹之尋生討事等。可比耶。但金方在倒噲時。節其師管束嚴厲。雲第雖加憐惜。不過相視以目。相知以心。如賈寶玉之見寶釵。玉臂徒興。何不生在林妹妹身上之感。可望不可卽也。無何金受滇南之聘。將去碧馬金鷄。間遂與雲第牽衣惜別。從此壺中

紅。淚。彈。罷。燈。涼。江。上。峯。青。曲。終。人。散。不。須。展。江。
耶。傑。作。已。都。黯。然。欲。絕。如。是。睽。闕。者。三。載。金。歸。
矣。受。大。世。界。之。聘。易。名。曰。碧。豔。因。在。演。演。唱。演。
人。士。以。北。梅。南。雪。叻。金。金。得。積。資。近。萬。金。盡。以。
添。置。服。飾。不。忘。演。人。之。惠。故。易。斯。名。以。紀。念。之。
其。在。劇。場。上。之。地。位。亦。非。新。世。界。時。代。可。比。雖。
亞。於。賈。〔翰卿〕。趙。〔芙蓉艸〕。趙。〔君玉〕。
劉。〔筱衡〕。而。一。般。人。視。之。等。高。〔秋聲〕。王。
〔靈珠〕。馮。〔子和〕。趙。〔文連〕。矣。昔。被。抑。於。
小。楊。月。樓。今。則。反。將。彼。抑。也。雲。第。聞。之。喜。不。成。
寐。欣。然。告。人。曰。儂。固。早。知。蛟。龍。匪。池。中。物。今。何。
如。耶。於。是。夙。好。重。圓。共。話。契。闊。枇。杷。樹。底。相。招。
此。日。之。春。風。豈。惹。梢。頭。鈿。認。舊。時。之。明。月。道。家。
所。謂。數。由。前。定。佛。家。所。謂。事。有。夙。緣。者。是。也。冶。
倡。解。語。花。者。身。不。滿。四。尺。而。心。淫。萬。夫。初。拾。瑞。

雲。之。遺。與。陳。月。樓。私。繼。乘。兜。風。之。便。與。汽。大。人。
狎。卒。至。兩。虎。相。遇。糾。糾。用。武。幾。釀。成。巨。禍。託。人。
調。解。勉。寢。其。事。忽。焉。屬。意。於。金。百。般。豔。惑。會。有。
貴。陽。元。龍。公。者。清。末。曾。開。府。北。直。政。變。後。蝮。伏。
海。上。雖。爲。遺。老。其。癖。性。異。於。程。德。全。沈。寐。叟。余。
誠。格。之。耽。情。禪。悅。亦。非。朱。古。微。况。夔。笙。陳。散。原。
鄭。海。藏。之。精。究。詩。詞。書。畫。金。石。更。非。康。有。爲。楊。
壽。枏。錢。幹。臣。之。熱。心。利。祿。日。向。伎。院。買。笑。以。求。
擁。抱。偎。依。之。樂。本。有。嫖。界。怪。物。之。稱。無。端。醉。心。
雲。第。強。佔。之。於。是。金。雲。間。之。情。波。忽。作。緣。慳。崔。
護。桃。尋。去。日。之。踪。曲。愴。韓。榭。柳。折。他。人。之。手。偏。
此。老。怪。物。通。蹇。修。於。洛。女。不。辭。供。錢。樹。之。勞。念。
搔。癢。於。麻。姑。日。共。睹。紅。氈。之。唱。在。金。則。傀。儡。登。
場。傷。心。淚。落。在。雲。則。屢。屢。未。繫。情。懷。難。解。語。
花。遂。得。乘。隙。而。入。奪。彼。樽。俎。爲。我。甌。釜。紙。迷。金。

醉風蕩雲飛。幸金知人之愛惡。能辨情之真偽。覺雲之遇已爲情解之待已爲淫淫有盡時。情則無底。決計絕解而望雲之墜。歡重拾雲聞之大感泣。願奉箕帚終身。初不料辯子軍從中梗阻也。雲養母本村嫗。聞女之將謝貴人而事伶本不爲然而怪物。又頻以怪講噪聒嫗耳。側且云願出萬金。鬻汝女。於是金雲將合。遽爲此罡風吹散。幸金得林屋山人之介紹。執弟子禮於項城寒雲公子門下。聞此事。山人公子咸爲不平。迺共箸文以討老怪。怪初抱笑罵。由他好官自爲之志。屹不少動。後爲同輩所聞。僉云出老醜於風塵。至如此地步而不悟。吾輩亦羞與爲伍矣。怪知將不齒於人類。始怏怏舍去。雲得脫樊出阱。還我自由。方欲選吉日合。登而其養母又宣言非得若干金。小妮子不得自行擇配。雲

淒然告金而金方出大世界而入天蟾所入。愈豐默計嫗所索不過三月包銀。遂毅然向賬房商借。付雲以填嫗慾壑。後假一品香行正式婚禮。卽由寒雲公子證婚。公子以第字欠風雅。改命易媿字一對璧人見者莫不嘖嘖欣羨。成婚之後一日解語花忽藉端要挾。伺於天蟾後台門首。大類土匪之綁票。雲聞信往助。金殊不知解已預約。土痞多人一對新夫婦幾爲所困。幸賴天蟾同人救之出險。從此愛河不波。情海無浪。文鴛繆夢。海燕雙樓。諒可諧白首星盟矣。越中余姓客初眷青鳳。後復移情於民慶里寄塵。寄塵者卽向之天籟也。舊有糖醋蘿蔔之稱。蘿蔔者喻其身材之短小。應酬工夫甚佳。其言甜如拌蜜。性喜撚酸。無論有否關係之客。凡徵其侑酒者不能同時召他人。苟爲見之。必作色

諷刺使人難堪。老於花事者言此亦工夫之一種。使客迷戀神志。意謂卿真愛我。所以如是。此言頗信。故蘿蔔之上冠以糖醋二字。譚雖確切。未免促狹。余爲錢莊幫中之有名人物。其家計若何不得而知。不過在上海市面上頗能活動。寄塵一見卽刮目相看。知其曾眷青鳳。咋舌曰：青爲老手。君匪其敵。豈正當商人亦願爲青幫幫匪耶？（青幫二字爲包天笑君戲以題贈邵仲輝姚鶴雛諸君者。因邵等不徵局則已。徵則必爲青鳳。而青鳳一來至少當筵轉局五六次。蓋與邵等同事者無不以之爲糾酒錄事。同時又有一幫客專叫洪第者。於是包卽拈青紅二幫雅譚贈之。殆後徵白牡丹者爲白黨。徵紅雲者爲紅黨。皆昉此例。若天笑自召笑笑。痕成三笑姻緣。則又別爲一格。）願君以後弗更過。

青鳳家。余陽諾之陰寶。周旋齊楚之間。左宜右有。自詡極人生擁抱之樂事。無何又因寄塵房侍之。薦任兩度召同里之平江。洪卽何氏下堂婦。第三眉花國副座。黑棗子秦樓。又爲有名人物。平江洪老四固未曾細偵。余爲何如人。北里中向與何人有舊。皆未知也。日者余允寄塵之請。張筵招客。客有稔其素好者。坐席時已代書調水符雙召兩老四矣。（青鳳亦行四）未幾青四先至。黑四接踵而入。寄四（天籟舊稱老六。近則亦更四矣）見有青四在。勃然怒形於色。頰作隱語刺青。而諷余。余不則聲。寄四則佯爲撒嬌。斥其無志氣。而批其頰。余亦祇嘻皮厚臉。容忍而已。青四異寄四之無狀。明知其對已而發。老娘亦非善相與者。故婉辭以鬥。寄寄幾不敵。余至是大感。今朝左右做人難之苦。深恐

兩造皆非拙詞息事之流萬一各走極端如直奉之開釁則已勢必成東海觀音之進退維谷也自悔適不經意爲友人孟浪飛箋釀成黎黃陂補足任期遂至大殭特殭局面詩所謂自貽伊戚差幸黑四在側彼如第三者旁觀地位恐其誤會加入戰局故舍寄青二四不願獨與黑四作喃喃軟語而寄青雙方再接再厲漸至中營地步寄倚在已妝閣諺云靠家託大語益無狀其目的固射青而不涉黑者初不料黑棗子亦多疑慮而此時余偏與之獨形親熱故誤以寄言係因已而發觸此感覺則愈覺所言刺耳不覺磨齒而起加入漩渦一場間壁醋官司彼此短兵相接血肉橫飛遂至不可收拾地步座客遂不敢再加挑撥皆以魯仲連自居分頭排解歷時許稍靜是役也寄四雖爲主軍藉坐以

待來之利然衆寡不敵受青黑之兩路夾攻致轍亂旗靡敗不成軍青黑咸含盛氣登車皆呼「觸霉頭」不止而去寄則嗒然若喪避入後房飲泣或人笑謂余曰准備粗皮膚一頓打然誰使君俯拾卽是今夕之事可謂自尋煩惱也有舉以告不佞急書之以爲好留痕跡之嫖客戒

民和里好第係姚第美第合組之局面也姚第行三膚色白皙面圓如月譁者以曹操稱之其與美第之感情相交十年矣言笑宴宴連枝不啻時見彼二人攜手出入於劇場菜館也邇來若二人之蹤跡忽疎見於交際場中深知內幕者言姚第已有藏嬌之客故此次芳標搖去毫不爲念而自合併以來生涯未必落寞無如開支浩繁今收場已有限期曹操可以無礙後盾

有人美第不得不力事振作以圖晚蓋美第貌
 僅中人身材又短小若水滸傳中之矮脚虎何
 以惑之者實繁有徒且不與之發生特殊情愫
 則已有則莫不整頓全神自甘永為妝臺牛馬
 走而不生他念是操何術而能惑人至於若是
 外傳美第工內媚觀於此而或信姚老三昔曾
 為山梁中健將居白克路一躍而入長三仗院
 福命殊無讓素貞擊卿貝錦翬焉客秋由一律
 師介紹得與一廂長相識廂長自娶湘娥嬖王
 寶玉以來其在嫖界資格固已赫赫有名不僅
 嶄露頭角已也但其人生長北方蠱豪性成舉
 止多樸野不諧滬俗所謂滿身不脫土氣息也
 自識姚三後日必一臨存三每以晉點膳為請
 廂長輒曰「旁的不要上四馬路公義居替我
 購上二十個鍋貼帶醋」屢屢如是於是廂長

又多一二十個鍋貼之雅篆又有言曹操吃鍋
 貼尚非此之謂其間別有深意則非余所知矣
 小花園素黛玉之主政即舊日之憐儂老五也
 年華老去塗飾尤工好與少年男子遊一陸姓
 一李姓則為其馬前張保馬後王橫時刻不離
 者陸李二少年年雖與五懸殊而情感則頗融
 洽大有願老此鄉不作他想但二少年拙於詞
 令每於稠人廣眾前雅不願聞人道及彼等與
 五之情況恐遺笑柄也而五不見則已見則必
 娓娓作情話辭流於褻聞者神動受者慙然無
 地自容而五行所無事焉著者曾與陸李同局
 行戰局半五來商事陸李不許五故態復作著
 者不禁仰天狂笑陸曰此老蚌舍摩登外別無
 長技然聞陸成親之際五忽逼其署二千金債
 券作人來證由李作保現成交涉豈無長技哉

書新理地產農國全

是書為無為王汝通先生著先生是西洋農產專利畢業之先進人物返國後曾任吉林等省實業廳長是以對於農一產門富有實地之經驗對於種種學理又多卓特之發明先生著作此書係積十數年游歷各省親自調查之所得是平生耗心血發舒抱負之宏製又將書中產區種類每省均繪一圖共三十六圖又精繪全國農產地理總圖一大幅又標本圖物產表等一概附訂本書之內故是書之材料學理與坊間所出農書較實有獨立不羈之概不論政界學界農家商界以及實業大家等讀之皆有益在之裨益凡有志富國強民擴充生計之四萬同胞均應人手一編苟能按圖索則各省各界諸同胞無不立躋於富庶之地位也全書分二十六章所有各省水利地勢土質氣候以及種種地植礦產等分圖列表一概詳細說明開卷一讀即若明星為近來出版界最有益社會生計有關國家富強有助青年學識之秘籍全書都十餘萬言先由本局刊就樣本分贈各界即蒙黎大總統頒賜題字暨海內實業大家各界名流各賜序文題字茲將名氏謹按百次列下足見此書之內容也今已如期出版復因優待顧客普及實業起見特再提出五百部發售特照碼六折額須售十元幸海內研求農產實業者勿失此良好機會也洋裝金字定價二元八角特價大洋一元四角四分郵費每部兩角惟蒙古青海新疆川邊等省照西法例每部郵費八角東洋台灣朝鮮南洋羣島每部郵費四角如郵匯不通各地可用郵票代價十足通用外國郵票不用謹將卷首題字序文依照頁次列下

黎大總統賜題

富國之源

韓省長賜題

大利歸農

張總長賜題

利國民富

錢省議長賜題

致富民燈

王亭一先生賜題

富國利民

張張嚴王王季軼家文汝直歐熾典通先應應先自生長長生自序序序序

●謹將篇內賜題分省夾頁依照省分大序列下

(一)京兆直隸省張仲仁先生題(二)山東省王一亭先生題(三)山西省陸純伯先生題(四)河南省陸叔同先生題(五)江蘇省魏念先先生題(六)安徽省孫椿鏡先生題(七)江西省永福村先生題(八)浙江省陳壽先生題(九)福建省錢強先生題(十)湖北省張丹斧先生題(十一)湖南省海鳴先生題(十二)陝西省大山先生題(十三)廣東省江大傑先生題(十四)四川省蕭立先生題(十五)廣西省潘老樹先生題(十六)廣西省蕭立先生題(十七)雲南省周樹片先生題(十八)廣州市李定夷先生題(十九)粵天省石公先生題(二十)吉林省吳慶重先生題(廿一)黑龍省周樹片先生題(廿二)新疆省朱義方先生題(廿三)熱河省哈爾濱總商會容先生題(廿四)川邊朱丙一先生題(廿五)西藏青海貢少祥先生題(廿六)外蒙朱朱先生題(廿七)封面瓶字陳錦先生題

●全國農產地理新書目

- 附全國農產五彩地圖一大幅附分省農產區域圖二十六幅第一章京兆直隸(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二章山東(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三章山西(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四章河南(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五章江蘇(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六章安徽(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七章江西(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八章浙江(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九章福建(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十章湖北(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十一章湖南(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十二章陝西(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十三章甘肅(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十四章四川(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十五章廣東(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十六章廣西(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十七章雲南(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十八章貴州(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十九章奉天(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二十章吉林(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二十一章黑龍江(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二十二章熱河(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二十三章外蒙(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二十四章西藏(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二十五章青海(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二十六章新疆(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二十七章川邊(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第二十八章南洋羣島(附產區圖一標本圖二)
- 全書分洋裝平裝兩種洋裝一厚冊每部二元八角平裝兩冊每部二元四角茲為優待起見出惠願諸君出版之後特價五百部洋裝平裝每部祇售六折本埠以月半為限外埠以六月底截止逾期概售八折絲毫無讓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啓